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隋唐五代

已出书

译注 贾二强

审阅 黄永年

大慈恩寺  
三藏法师传选译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77788

Z121.7  
16:35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大慈恩寺

三藏法师传选译



\*200322846\*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责任编辑：黄小石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插 图：徐恒瑜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贾二强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 9

字数144千

1990年8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000册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 元(50种)

2287/91



##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们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 前 言

“唐僧取经”是一个我国民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的故事。千百年来，经过多次创作加工，在明代形  
成了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在小说中，取经的  
中心人物从唐僧转变成孙悟空，此猴破石而生，学  
成七十二般变化，炼就一副火眼金睛，手持如意金  
箍棒，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入地上天，降魔伏怪。  
相形之下，唐僧的形象实在是暗淡无光，他徒有不  
避艰险誓取真经的一片赤诚，但除口念“阿弥陀  
佛”而外，却一无所长，离开徒弟，休说度过九九  
八十一难，就连一钵素饭也难以到口。面对妖魔，  
他或是滚下马鞍，战战兢兢，连呼“大王饶命”，  
或是闭目念经，安坐不动，俯首帖耳，任其宰割。  
不仅如此，他还颇为昏庸，真假不分，人妖不辨，念



念不忘以慈悲为怀，一厢情愿要感化魔怪，当妖魔即将丧身金箍棒下，他动辄念动紧箍咒横加阻拦，结果使妖魔安然脱身，自己也险些成为妖魔借以长生不老的灵药。

其实，历史上的唐僧——玄奘法师何尝不是如此昏庸无能，说实在的，这是歪曲了历史人物玄奘法师的真实形象。

历史上的玄奘法师俗姓陈，名祿，玄奘是他成为佛教徒后的法名。他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7年）<sup>①</sup>，十三岁时在洛阳出家，曾先后在国内十几位著名高僧门下求学。他发觉当时的佛教各宗学说互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而已经译出的佛教经典，又多是节本零篇，有些译文生硬晦涩，甚至错误百出，于是他下定决心要亲往西方，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访学问道，释疑解难，取回更多更好的佛经真本。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离开长安，踏上了万里征途，凭着坚毅不屈的意志，战胜了路途中的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意愿，这种精神千载之后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玄奘抵达中印度摩揭陀国那烂陀寺<sup>②</sup>。这里不仅是当时印度规模最

<sup>①</sup>关于玄奘的出生及生平重要年代，说法不一，这里采用了杨廷福先生的说法。 <sup>②</sup>中印度：当时的印度因地势而分为中、东、南、西、北五部，即“五印度”。

大的佛教寺院，也是一所培养佛教人才的最高学府，印度各地的求学僧徒纷纷汇集到这里。寺院的主持人戒贤法师是全印度最负盛名的佛学权威，他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外国学生十分器重，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亲自为玄奘开设讲席。五年中玄奘系统学习了主要的佛教经典，并广泛涉猎了婆罗门教的典籍以及其他各种学问。为了满足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还到印度各地巡礼求学，掌握了印度各地方言，成为当时最博学的大学问家。当时称霸北印度的羯若鞠阇国戒日王，为他在首都曲女城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学术辩论大会，即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曲女城法会，与会者还有东印度迦摩缕波国鸠摩罗王和印度各地的十八位国王，以及佛教僧侣和其他宗教徒共数千人。玄奘作为大会的论主，提出自己用梵文写作的佛学著作《破恶见论》为辩论主题，宣示众人。十八天中，竟无人能够提出一字异议，大小乘佛教徒都给他奉上崇高的学术称号<sup>①</sup>。玄奘身为一位外国留学者，十余年间就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真可说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回国以后，玄奘即以主要精力翻译带回的佛教经典。过去翻译的佛经，多根据西域传来

<sup>①</sup>大小乘佛教：佛教的两个主要派别，乘是运载的意思，大乘教义认为应“普渡众生”，小乘则首先追求自身的解脱。两者范围大小不同。

的本子<sup>①</sup>，并非印度原本，其中难免失实。玄奘从印度直接携回佛教经论六百五十七部，这就为高质量的译本提供了基本保证。玄奘在语言学上有着很深的造诣，他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在印度留学期间，又对佛教各派的学说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翻译既准确传神，又华美典雅，人们称赞他出口成章，助手们只要如实记下，就可成为观览诵读的精采文字（《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另外，南北朝以来为了适应大规模译经的需要，国家已开始设置专门的译经机构，叫作译场（也叫译院），玄奘进一步把译场的组织健全起来，他本人担任译主，下设证义、缀文、字学、证梵语梵文以及笔受、书手等专职僧侣，这批人集中了当时国内的一流人才，他们各有专长，分工细密，职责明确。译主玄奘还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更加严密的翻译理论，使译文更为准确，更为规范。

玄奘崇奉印度大乘有宗的佛教哲学，他忠实地把这一派的学说介绍到中国，从而创立了中国佛教的法相宗（又叫慈恩宗、唯识宗），成为唐朝前期极其显赫的佛教宗派。这一外来思想当然是唯心主

---

西域：我国古代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有两种含义，狭义大致相当于今新疆，广义指经过今新疆向西所能达到的地区，包括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这里所说的西域是前一种含义。

义的东西，但在当时也多少增添了哲学思维的活力，对唐代佛教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玄奘无疑包括在鲁迅先生所肯定的舍身求法的人物之中。

由于玄奘的地位和影响，当时就有好几位佛教徒给他撰写传记。其中最有名的是慧立、彦棕合写的十卷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外还有冥祥所写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以及道宣《续高僧传》里的《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但后两种文字都比较简略，远不如慧立、彦棕所写的详尽。慧立曾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奉召到长安协助玄奘译经，彦棕曾于贞观末年在太慈恩寺跟随玄奘学习，玄奘在译经之暇，时常与门人讲说生平经历，这实际上给撰写《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在玄奘逝世后，慧立先撰写了《传》的前五卷，认为还不完备，藏在地穴里，到临终时才叫门徒取出公布于世。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彦棕又将前五卷加以整理，并续写了后五卷，成为“沙门慧立本、释彦棕笺”的这

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彦惊擅长写作，“辞笔之能，殊超流辈”（《宋高僧传》卷四《彦惊传》），这部作品堪称古代传记文学不可多得的佳作。上面所讲的玄奘生平事迹，尤其是曲女城大会等激动人心的场面，都是这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下来的。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除了记述玄奘生平外，对唐初若干历史真相也作了颇有价值的描绘。如《传》中记述玄奘西行途经凉州时，看到那里商业繁荣，从西域以及中亚一带前来的客商络绎不绝。这说明虽然当时唐王朝西部边境地区不断遭到突厥侵扰，唐王朝也因此实行了严密的边界封锁政策，但是并未中断民间正当的交往，西域各国仍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交流。又如《传》中谈到玄奘前去印度，必须绕道碎叶面见西突厥叶护可汗，取得他的批准，可见当时西突厥势力之强盛。《传》中所记玄奘回国后受到太宗、高宗优渥礼遇的情况，反映出唐初统治者与宗教势力的关系。《传》中还提到太宗晚年常命玄奘随侍左右，谈论佛学，太宗去世时玄奘是身边陪侍的少数几人之一，这对认识这位皇帝晚年的思想状况也很有参考价值。

在慧立、彦惊写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之

前，玄奘本人还写过一部《大唐西域记》。这是玄奘回国之初谒见唐太宗时，太宗为了更详细地了解西域以至印度的情况，请玄奘撰写的。当时由玄奘口述，门人辨机笔录，全书十二卷，记述了玄奘所见所闻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等都有翔实的记载，成为今天研究中亚及南亚次大陆中世纪历史地理最重要的依据。它的影响比《传》大，读的人也比《传》多，《传》前五卷关于西域和印度的记载总的说来也不如《记》详细，但《传》仍有其优越之处，足以补《记》的不足。

首先，《记》中没有玉门关以西到高昌这一段记载。这是由于《记》写作时，高昌已经成为唐的州县，这里的情况用不着玄奘来提供。高昌以西各国，《传》是按玄奘西行路线依次记述，《记》则按地区排列，有时出现某些混乱，如《记》中关于玄奘从咀叉始罗国经僧诃补罗国至乌刺尸国一段行程的记载颇不合理，造成对僧诃补罗国地望方位考订的困难，而《传》中写道：“从此（咀叉始罗）东南七百余里闻有僧诃补罗国，”可知玄奘并未亲至此国，从而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另外有些地方《传》比《记》讲得更详细，如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上的一处重要渡口，是古代中亚

进入印度腹地的必经之处，当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远征印度曾从这里班师，玄奘往返都行经这里，但《记》仅有寥寥数字的记载，《传》则说：“河广三四里，流极清急，毒龙恶兽，多窟其中，有持印度奇货、名花及舍利渡者，船辄覆没。”玄奘回国就是在这里失落了部分经卷。《传》中记述玄奘经历时还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的某些侧面，如玄奘有次乘船沿恒河东下，忽然遇到强盗船只，玄奘被他们劫持，准备杀以祭神。这反映出当时社会并非十分安定，同时又说明还存在着杀人祭神的落后习俗，这在《记》中也是看不到的。《传》中关于印度宗教以及学术活动的记载，也往往比《记》详备，如玄奘就学的那烂陀寺，《记》仅记载了建造经过，而《传》中还详记了寺里的僧侣人数，他们的学习内容和方法，使后人能对这一佛教最高学府作全面的了解。那烂陀寺住持戒贤法师是当时印度的佛教权威，《记》中仅提到他的大名，《传》中则对其出身、学行、声望等都有所讲述。当时印度还有一位与戒贤齐名的学者胜军论师，玄奘曾在他门下就学，《传》中也有关于这位论师的记载。《记》中有些语焉不详之处，如提到摩揭陀国出产一种粒大味香的稻米，当地人称为“供大人米”，粗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传》中则说：由于这种米

只供给国王和那些学行高深的学者，所以有“供大人米”之称。至于玄奘家世以及出国前的经历，回国后的学术活动，当然更只有通过《传》才能了解而非《记》之所能涉及了。

可惜的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一部精采的传记，过去只是供学者们所使用，这当然是由于它是用文言文撰写的，因此，有必要把它译成白话文，使更多的人能够阅读。

这十卷传记大致可分作五个部分。第一卷记述玄奘的家世和出国前的经历，以及出国后到高昌的情况；第二卷和第三卷前半部分记载了他行经中亚进入北印度的经历；第三卷后半部分和第四卷记载了他怎样在那烂陀寺学习和怎样南下游学；第五卷是记载他参加曲女城学术辩论和钵逻耶伽无遮施舍大会的情况以及回国途中的经历；第六至第十卷记述了他回国后从事译经和其他宗教活动，最后讲到 he 逝世。总的说来，前五卷读起来远比后五卷有趣味，因此不作全译而节译，把前五卷中记述玄奘事迹经历之处以及一些有趣味的传说故事译了出来，其他过于琐碎的记载均作删节，后五卷则删节得更多，玄奘与统治者等往来酬答和宣扬佛教的大块文章一概不译，只译了玄奘在这些年头的一些主要活动。这样既保存了原作的精华，同时又使内容



变得更为精炼，便于阅读。除了译文外，对地名等专门名词术语也作了注释，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此外，由于本书是出于佛教徒笔下的佛教高僧传记，总难免夹杂了许多颂扬宗教甚至荒诞离奇的内容，但相信读者是能够鉴别的，不再一一在注释中指出。

现在通行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的点校本，这部选译就以这个中华本为底本。但这个中华本间或还有错字，则另据一九二三年支那内学院本和一九三二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影印《高丽藏》本径行改正。又这个中华本所分段落和断句都依照支那内学院本，其中颇有不确当和错误之处，因此选译时另行标点分段，不受中华本的约束。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 顾 问

周 林      邓广铭      白寿彝

## 主 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 编 委

(均按姓氏笔划多少排列)

马樟根	平慧喜	安平秋	刘烈茂	许嘉璐
李国祥	金开诚	周勋初	宗福邦	段文桂
董治安	倪其心	黄永年	章培恒	曾枣庄

(以上为常务编委)

王达津	吕绍纲	刘仁清	刘乾先	李运益
杨金鼎	曹亦冰	常绍温	裴汝诚	

(以上为编委)



# 目 录

前 言	1
卷一 起载诞于纛氏 终西屈于高昌	1
卷二 起阿耆尼国 终羯若鞠阇国	45
卷三 起阿逾陀国 终伊烂拿国	97
卷四 起瞻波国 终迦摩缕波国王诃	127
卷五 起尼乾占归国 终至帝城之西漕	152
卷六 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 终二十二年夏 六月谢御制经序并答	199

---

**卷七** 起二十二年夏六月皇太子制《述圣记》

---

终永徽五年春二月法师答书 215

---

**卷八**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译《理门论》 终显

---

庆元年春三月百官谢示御制寺碑文 229

---

**卷九** 起显庆元年三月谢慈恩寺碑成 终二年

---

十一月法师谢敕问病表 237

---

**卷十** 起显庆三年正月随车驾自洛还西京 终

---

至麟德元年二月玉华宫舍化 248

---



## 卷 一

### 起载诞于缙氏 终西届于高昌

法师讳玄奘，俗姓陈，陈留人也<sup>①</sup>。汉太丘长仲弓之后<sup>②</sup>。曾祖钦，后魏上党太守<sup>③</sup>。祖康，以学优仕齐，任国子博士<sup>④</sup>，食邑周南<sup>⑤</sup>，子孙因家，又为缙氏人也<sup>⑥</sup>。父慧，英洁有雅操，早通经术。……有四

①陈留：在今河南开封东南。 ②太丘：在今河南永城西北。长：县的行政长官。仲弓：东汉陈寔的字。 ③上党：今山西长治及周围地区。太守：郡的行政长官。 ④国子博士：国家教育机构国子监中负责教授儒家经典的官员。 ⑤食邑：中国古代诸侯分封给所属贵族的世袭食禄的田邑，盛行于周代。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受封者在封邑内逐渐失去统治权利，食邑只指征收封邑内民户的赋税。周南：指今河南西部地区。 ⑥缙（gōu勾）氏：在今河南卫师东南。

男，法师即第四子也。

幼而珪璋特达，聪悟不群。年八岁，父坐于几侧口授《孝经》，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问其故，对曰：“曾子闻师命避席，某今奉慈训，岂宜安坐。”父甚悦，知其必成，召宗人语之。皆贺曰：“此公之扬乌也”①。其早慧如此。自后备通经典，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不交童幼之党，无涉阘阘之门②，虽钟鼓嘈啍于通衢③，百戏叫歌于闾巷，士女云萃，亦未尝出也。又少知色养，温清淳谨④。

其第二兄长捷先出家，住东都净土寺⑤，察法师堪传法教，因将诣道场⑥，教诵习经业。俄而有敕于洛阳度二七

①扬乌：西汉扬雄之子，幼年以聪慧著称。②阘阘(huàn huì环会)：闹市。③嘈啍(zā 杂)：声音喧闹。通衢(hú渠)：四通八达的大街。④温清(qièg庆)，冬温夏清的省称。温是说温被使暖，清是说扇席使凉，泛指子女奉养父母之道。⑤东都：隋炀帝以洛阳为东都。⑥诣(yì义)：前去。道场：佛教称举行礼拜、诵经、讲经等活动的场所为道场。隋炀帝曾下令改称天下寺院为道场，所以此后道场有时又是指寺院。



僧，时业优者数百，法师以幼少不预取限，立于公门之侧。时使人大理卿郑善果有知士之鉴<sup>①</sup>，见而奇之，问曰：“子为谁家？”答以氏族。又问曰：“求度耶？”答曰：“然。但以习近业微，不蒙比预。”又问：“出家意何所为？”答曰：“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果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谓官僚曰：“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sup>②</sup>，洒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失。”……

既得出家，与兄同止。时寺有景法师讲《涅槃经》，执卷伏膺<sup>③</sup>，遂忘寝食。又学严法师《摄大乘论》，爱好愈剧。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众咸惊异，乃令升座复述，抑扬剖畅，备尽师宗。美闻芳声，从兹发矣，时年十三也。

其后隋氏失御，天下沸腾。帝城为桀、

---

①大理卿：中央审判机构大理寺的长官。 ②翔翥（zhù铸）：飞升。 ③膺（yīng英）：胸。

蹈之窠<sup>①</sup>，河、洛为豺狼之穴。……乃启兄曰：“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今闻唐主驱晋阳之众<sup>②</sup>，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兄从之，即共俱来，时武德元年矣。

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sup>③</sup>，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法师深以慨然。初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来者，皆一艺之士，是故法将如林，景、脱、基、暹为其称首。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sup>④</sup>，知法之众又盛于彼。法师乃启兄曰：“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兄从之。又与兄经子午谷入汉川<sup>⑤</sup>，遂逢

---

①窠（jiē节）：最末一个夏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跖（zhī直）：传说中春秋末年的“盗”，被称为“盗跖”。②晋阳：今山西太原。③孙吴之术：孙，孙武，春秋军事家。吴，吴起，战国军事家。古代常以孙、吴之术来代称用兵方略。④绵蜀：绵，绵州，今四川绵阳东一带。蜀，蜀郡，今四川成都及周围地区。⑤子午谷：在今陕西长安南秦岭山中，是历史上关东到陕南的重要通道。汉川：今陕西南郑。

空、景二法师，皆道场之大德<sup>①</sup>，相见悲喜。停月余，日从之受学，仍相与进向成都。

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听基、暹《摄论》、《毗昙》及震法师《迦延》，敬惜寸阴，励精无怠，二三年间，究通诸部。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法师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吴、蜀、荆楚，无不知闻<sup>②</sup>。……

法师兄因住成都空慧寺，亦风神朗俊，体状魁杰，有类于父。好内、外学，凡讲《涅槃经》、《摄大乘论》、《阿毗昙》，兼通《书传》<sup>③</sup>，尤善《老》、《庄》，为蜀人所慕，总管鄯公特所钦重<sup>④</sup>。至于属词谈吐，蕴藉风流，接物诱凡，无愧于弟。若其亭亭独秀，不杂埃尘，游八纮<sup>⑤</sup>，

---

①大德：佛教对年长僧人或菩萨的敬称，常用来泛指高僧。②吴、蜀、荆楚：吴指今江苏南部、浙江东部，蜀指今四川，荆楚指今湖北，都是当时的习惯用语。

③书传：指当时通行的《尚书》伪孔安国传。④总管：隋及唐初在各州设置的最高军政长官。鄯（zān）公：总管实位的封爵。

穷玄理，廓宇宙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匡振隤纲<sup>②</sup>，苞挫殊俗，涉风波而意靡倦，对万乘而节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也。然昆季二人懿业清规，芳声雅质，虽庐山兄弟无得加焉<sup>③</sup>。

法师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sup>④</sup>。坐夏学律<sup>⑤</sup>，五篇七聚之宗<sup>⑥</sup>，一遍斯得。益部经论研综既穷<sup>⑦</sup>，更思入京询问殊旨。条式有碍，又为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与商人结侣，泛舟三峡，沿江而遁，到荆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风斯久，既属来仪，咸请敷说。法师为讲《摄论》、《毗昙》，自夏至冬，各得三遍。时汉阳王以盛德懿亲，作镇于彼，闻法师至，甚欢，躬申礼谒。发

---

①八纮（hóng洪）：古人所说天的八根维系，常用来作为宇宙的代称。 ②隤（tuī颓）：坠落。 ③庐山兄弟：相传周武王时匡俗兄弟七人隐居庐山，世称匡俗兄弟。 ④受具：受具足戒的略称，佛教徒接受戒律的一种仪式，出家人受持具足戒后，就取得了正式僧尼资格。 ⑤坐夏：也叫夏坐、夏安居，佛教规定每年有二个月禁止僧尼外出，在寺内坐禅修学，接受供养。在中国安居期为夏季，开始阶段叫结夏，结束叫解夏或解安居。 ⑥五篇七聚：佛教僧尼戒条的总称。 ⑦益部：今四川成都一带。

题之日，王率群僚及道俗一艺之士，咸集荣观。于是征诘云发，关并峰起，法师酬对解释，靡不辞穷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胜。王亦称叹无极，俛施如山，一无所取。

罢讲后，复北游，询求先德。至相州<sup>①</sup>，造休法师，质难问疑。又到赵州<sup>②</sup>，谒深法师，学《成实论》。又入长安，止大觉寺，就岳法师学《俱舍论》。皆一遍而尽其旨，经目而记于心，虽宿学耆年不能出也。至于钩深致远，开微发伏，众所不至，独悟于幽奥者，固非一义焉。

时长安有常、辩二大德，解究二乘，行穷三学<sup>③</sup>，为上京法匠，缁素所归<sup>④</sup>，道振神州，声驰海外，负笈之侣从之如云。虽含综众经，而遍讲《摄大乘论》。法师既曾有功吴、蜀，自到长安，又随询采，然其所有深致，亦一拾斯尽。二德并深嗟赏，谓

---

①相州：今河南安阳。 ②赵州：今河北赵县。 ③三学：佛教用语，指学佛者修持的戒、定、慧，三学概括了全部佛教内容。 ④缁（zī兹）素：缁是黑色，这里指穿黑衣的僧徒；素是白色，指穿白衣的老百姓。

法师曰：“汝可谓释门千里之驹，其再明慧日当在尔躬，恨吾辈老朽恐不见也。”自是学徒改观，誉满京邑。

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又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sup>①</sup>，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于是结侣陈表，有诏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

既方事孤游，又承西路艰险，乃自试其心，以人间众苦种种调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启请，申其意志，愿乞众圣冥加，使往还无梗。

贞观三年秋八月<sup>②</sup>，将欲首途，又求祥瑞。乃夜梦见大海中有苏迷卢山<sup>③</sup>，四宝所

<sup>①</sup>法显、智严：法显，东晋时高僧。智严，东晋、刘宋时高僧，二人都曾远至印度取经求法。<sup>②</sup>玄奘动身西行的年代有贞观三年和贞观元年两种说法，以后说较为可信。<sup>③</sup>苏迷卢山：也译作须弥山，意为妙高山，是印度古代神话中的山名，被佛教采用，山顶上是护法神帝释天的居所。

成，极为严丽。意欲登山，而洪涛汹涌，又无船筏，不以为惧，乃决意而入，忽见石莲华踊乎波外，应足而生，却而观之，随足而灭。须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试踊身自腾，有抟飏<sup>①</sup>飙至，扶而上升，到山顶，四望廓然，无复拥碍。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时年二十六也。

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涅槃经》<sup>②</sup>，功毕返乡，遂与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随去兰州。一宿，遇凉州人送官马归<sup>③</sup>，又随去至彼。停月余日，道俗请开《涅槃》、《摄论》及《般若经》，法师皆为开发。

凉州为河西都会<sup>④</sup>，襟带西蕃、葱右诸国<sup>⑤</sup>，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时开讲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宝，稽顙赞叹<sup>⑥</sup>，归还各向

①抟飏(tuān biāo团标)：向上卷的暴风。②秦州：今甘肃天水。③凉州：今甘肃武威。④河西：指今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地区，包括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⑤西蕃：指今新疆一带。葱右：葱岭以西之地。⑥稽顙(qí sāng言噪)：古代的一种跪拜方式，要屈腰下拜，以额触地。

其君长称叹法师之美，云欲西来求法于婆罗门国<sup>①</sup>，以是西域诸城无不预发欢心，严洒而待。散会之日，珍施丰厚，金钱、银钱、口马无数，法师受一半然灯，余外并施诸寺。

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sup>②</sup>，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时李大亮为凉州都督<sup>③</sup>，既奉严敕，防禁特切。有人报亮云：“有僧从长安来，欲向西国，不知何意。”亮惧，追法师问来由。法师报云：“欲西求法。”亮闻之，逼还京。

彼有慧威法师，河西之领袖，神悟聪哲，既重法师辞理，复闻求法之志，深生随喜<sup>④</sup>，密遣二弟子，一曰慧琳，二曰道整，窃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sup>⑤</sup>。时刺史独孤达闻法师至<sup>⑥</sup>，甚欢喜，供事殷厚。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

---

①婆罗门国：我国古代对印度的一种称呼。 ②疆场（yì易）：疆界。 ③都督：唐朝前期州的军政长官。

④随喜：佛教用语，指见到善事，随之产生欣喜之情。

⑤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 ⑥刺史：州的行政长官。



“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sup>①</sup>，下广上狭，洄波甚急<sup>②</sup>，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sup>③</sup>，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sup>④</sup>，伊吾国境<sup>⑤</sup>。”闻之愁愤<sup>⑥</sup>，所乘之马又死，不知计出，沉默经月余日。

未发之间，凉州访牒又至<sup>⑦</sup>，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州吏李昌，崇信之士，心疑法师，遂密将牒来呈云：“师不是此耶？”法师迟疑未报，昌曰：“师须实语，必是，弟子为师图之。”法师乃具实而答，昌闻，深赞希有，曰：“师实能尔者，为师毁却文书。”即于前裂坏之，仍云：“师须早去。”

自是益增忧惘。所从二小僧，道整先向

---

①瓠（hú 胡）芦河：即疏勒河，在今甘肃西北部。

②洄（huí 回）：水回旋而流。 ③玉门关：故址在今甘肃安西双塔堡附近。 ④莫贺延碛：又名沙河、流沙，就是现在的大戈壁沙漠。 ⑤伊吾国：今新疆哈密。 ⑥愤（kui 愧）：思虑混乱。 ⑦牒（dié 迭）：公文。

敦煌，唯慧琳在，知其不堪远涉，亦放还。遂贸易得马一匹，但苦无人相引，即于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愿得一人相引渡关。其夜，寺有胡僧达磨梦法师坐一莲华向西而去，达磨私怪，旦而来白，法师心喜为得行之征，然语达磨云：“梦为虚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场礼请，俄有一胡人来入礼佛，逐法师行二三匝<sup>①</sup>，问其姓名，云姓石字槃陀。此胡即请受戒，乃为授五戒<sup>②</sup>，胡甚喜，辞还。少时赍饼果更来<sup>③</sup>，法师见其明健，貌又恭肃，遂告行意，胡人许诺，言送师过五烽。法师大喜，乃更贸衣资，为买马而期焉。明日欲下，遂入草间，须臾彼胡更与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马相逐而至，法师心不怪<sup>④</sup>，少胡曰：“此翁极谙西路<sup>⑤</sup>，来去伊吾三十余返，故共俱来，望有平章耳。”胡公因说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遇无免者，徒侣众多，犹数迷失，况

①匝(zā扎)：环绕。 ②五戒：佛教在家修行的教徒应终身遵守的五条戒条。 ③赍(jī积)：带着。 ④怪(yì义)：喜悦。 ⑤谙(ān安)：熟悉。

师单独，如何可行？愿自料量，勿轻身命。法师报曰：“贫道为求大法，发趣西方，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师必去，可乘我马。此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师马少，不堪远涉。”法师乃窃念在长安将发志西方日，有术人何弘达者<sup>①</sup>，诵咒占观，多有所中，法师令占行事，达曰：“师得去。去状似乘一老赤瘦马，漆鞍桥前有铁。”既睹胡人所乘马瘦赤，漆鞍有铁，与何言合，心以为当，遂即换马，胡翁欢喜礼敬而别。

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胡桐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法师既渡而喜，因解驾停憩<sup>②</sup>，与胡人相去可五十余步，各下褥而眠。少时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法师，未到十步许又回，不知何意，疑有异心，即起诵

---

①术人：会巫祝占卜的人。 ②憩（qì气）：休息。

经，念观音菩萨，胡人见已，还卧遂睡。天欲明，法师唤令起取水盥漱，解斋讫欲发，胡人曰：“弟子将前途险远，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但一处被觉，即是死人，不如归还，用为安稳。”法师确然不回，乃俯仰而进，露刀张弓，命法师前行，法师不肯居前，胡人自行数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忤也！”法师知其意，遂任还，胡人曰：“师必不达，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师报曰：“纵使切割此身如微尘者，终不相引。”为陈重誓，其意乃止，与马一匹，劳谢而别。

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顷间忽见有军众数百队满沙磧间，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象及旌旗稍纛之形<sup>①</sup>，易貌移质，倏忽千变<sup>②</sup>，遥瞻极著，渐近而微。法师初睹，谓为贼众，渐近见灭，乃知妖，

①稍（shuò朔）：长矛。纛（dào道）：军用的大旗。

②倏（shū书）忽：瞬息之间。

鬼，又闻空中声言“勿怖，勿怖”，由此稍安。

径八十余里，见第一烽，恐候者见，乃潜伏沙沟，至夜方发。到烽西见水，下饮盥手讫，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飒来，几中于膝，须臾更一箭来，知为他见，乃大言曰：

“我是僧，从京师来，汝莫射我！”即牵马向烽，烽上人亦开门而出，相见知是僧，将入见校尉王祥<sup>①</sup>。祥命爇火令看<sup>②</sup>，曰：

“非我河西僧，实似京师来也。”具问行意，法师报曰：“校尉颇闻凉州人说有僧玄奘欲向婆罗门国求法不？”答曰：“闻承奘师已东还，何因到此？”法师引示马上章疏及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艰远，师终不达，今亦不与师罪，弟子敦煌人，欲送师向敦煌，彼有张皎法师，钦贤尚德，见师必喜，请就之。”法师对曰：“奘桑梓洛阳<sup>③</sup>，少而慕道，两京知法之匠，吴、蜀一艺之僧，无不负笈从之，穷其所解，对扬谈说，

---

①校尉：唐代的低级军官。②爇（ruò若）：点燃。

③桑梓（zǐ子）：故乡。

亦忝为时宗，欲养己修名，岂劣檀越敦煌耶①？然恨佛化，经有不周，又有所缺，故无贪性命，不惮艰危，誓往西方，遵求遗法。檀越不相励勉，专劝退还，岂谓同厌尘劳，共树槃涅之因也②？必欲拘留，往即刑罚，玄奘终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祥闻之，惘然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师，敢不随喜，师疲倦且卧，待明自送，指示途路。”遂拂筵安置。至晓，法师食讫，祥使人盛水及粍饼自送至十余里③，云：“师从此路径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骨，姓王名伯陇，至彼可言弟子遣师来。”泣拜而别。

既去，夜到第四烽，恐为留难，欲默取水而过，至水未下间，飞箭已至，还如前报，即急向之，彼亦下来，入烽，烽官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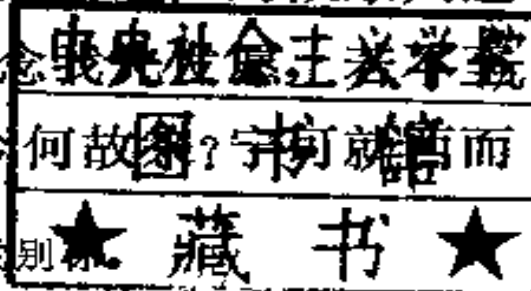
①檀越：佛教对向寺院施舍财物、饮食的世俗信徒的称呼。又祇作施主。②槃涅：佛教名词，有多种不同称呼，如泥洹、灭度、寂灭、圆寂等。指佛教全部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境界。在佛教书籍中，通常也作为死亡的代称。③粍（chǎo）饼：一种用炒熟的米或面粉制成的干粮。

问，答：“欲往天竺<sup>①</sup>，路由于此，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过。”彼闻欢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马、麦相送，云：“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异图，可于此去百里许有野马泉，更取水。”

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悯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

时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资，一朝斯罄，又失路盘回，不知所趣，乃欲东归还第四烽。行十余里，自念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

<sup>①</sup>天竺：我国古代对印度的别



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旋轡<sup>①</sup>，专念观音，西北而进。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sup>②</sup>，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不复能进，遂卧沙中默念观音，虽困不舍，启菩萨曰：“玄奘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来耳。仰惟菩萨慈念群生，以救苦为务，此为苦矣，宁不知耶？”如是告时，心心无辍。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马亦能起，体既稣息，得少睡眠，即于睡中梦一大神，长数丈，执戟麾曰：“何不强行，而更卧也！”法师惊寤迸发，行可十里，马忽异路，制之不回，经数里，忽见青草数亩，下马恣食，去草十步欲回转，又到一池，水甘澄镜彻，下而就饮，身命重全，人马俱得稣息。……即就草池一日停

---

①轡(pèi配)，驾驭牲口的缰绳。②魑(chī痴)，鬼怪。



息，后日盛水取草进发，更经两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

既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汉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带，跣足出迎<sup>①</sup>，抱法师哭，哀号哽咽不能已，已言：“岂期今日重见乡人！”法师亦对之伤泣。自外胡僧、王悉来参谒，王请屈所居，备陈供养。

时高昌王麹文泰使人先在伊吾<sup>②</sup>，是日欲还，适逢法师，归告其王。王闻，即日发使，敕伊吾王遣法师来，仍简上马数十匹，遣贵臣驰驱，设顿迎候。比停十余日，王使至，陈王意，拜请殷勤。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过<sup>③</sup>，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磧，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

时日已暮，法师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请进，数换良马前去，法师先所乘赤马留使后来。”即以其夜半到王

---

①跣（xiǎn 显），赤脚。 ②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麹（qū 屈）：姓。 ③可汗浮图：今新疆吉木萨尔以北的护堡子。

城，门司启王，王敕开门。法师入城，王与侍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入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拜问甚厚，云：“弟子自闻师名，喜忘寝食，量准途路，知师今夜必至，与妻子皆未眠，读经敬待。”须臾，王妃共数十侍女又来礼拜。是时渐欲将晓，言久疲勤欲眠<sup>①</sup>，王始还宫，留数黄门侍宿。方旦，法师未起，王已至门，率妃已下俱来礼问。王云：“弟子思量磬路艰阻，师能独来，甚为奇也。”流泪称叹不能已。已遂设食解斋讫，而宫侧别有道场，王自引法师居之，遣阁人侍卫。彼有彖法师曾学长安<sup>②</sup>，善知法相<sup>③</sup>，王珍之，命来与法师相见，少时出，又命国统王法师，年逾八十，共法师同处，仍遣劝住，勿往西方，法师不许。

停十余日，欲辞行，王曰：“已令统师咨请，师意何如？”师报曰：“留住实是王

---

①勤(yí义)：疲劳。 ②彖(tuàn 团去声)：法师的名字。 ③法相：佛教名词，泛指宇宙一切事物的形象、性质、名称、概念及其含义等等。

恩，但于来心不可。”王曰：“朕与先王游大国，从隋帝历东西二京及燕、代、汾、晋之间<sup>①</sup>，多见名僧，心无所慕。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伏愿察纳微心，不以西游为念。”法师谢曰：“王之厚意，岂贫道寡德所当。但此行不为供养而来，所悲本国法义未周，经教少缺，怀疑蕴惑，启访莫从，以是毕命西方，请未闻之旨，欲令方等甘露<sup>②</sup>，不但独洒于迦维<sup>③</sup>，决择微言，庶得尽沾于东国，波沓问道之志<sup>④</sup>，善财求友之心<sup>⑤</sup>，只可日

---

①燕代汾晋：泛指今河北、山西等地区。②方等：佛教名词，也叫方广，是一切大乘经的总名。佛教认为其中的道理方正平等而广博，故名。③迦维：古印度迦维罗卫国的省称，也称作劫比罗伐窣堵、迦毗罗伐窣睹城、迦毗罗等，是佛祖释迦牟尼出生之地。佛涅槃后，大迦叶与一千罗汉曾在这里第一次结集佛教经典。④波沓：佛教萨陀波沓菩萨的省称，意译为常啼菩萨。曾经为求般若（智慧之意）啼哭七日七夜。⑤善财：即善财童子，佛教菩萨之一。曾接受文殊的指点，参访了五十三个善知识（名师）而成为菩萨。

日坚强，岂使中途而止，愿王收意，勿以泛养为怀。”王曰：“弟子慕乐法师，必留供养，虽葱山可转，此意无移，乞信愚诚，勿疑不实。”法师报曰：“王之深心，岂待屡言然后知也？但玄奘西来为法，法既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辞，愿王相体。又大王曩修胜福<sup>①</sup>，位为人主，非唯苍生恃仰，固亦释教悠凭，理在助扬，岂宜为碍。”王曰：

“弟子亦不敢障碍，直以国无导师，故屈留法师以引迷愚耳！”法师皆辞不许。王乃动色，攘袂大言曰<sup>②</sup>：“弟子有异途处师，师安能自去，或定相留，或送师还国，请自思之，相顺犹胜。”法师报曰：“玄奘来者为乎大法，今逢为障，只可骨被王留。识神未必留也！”因呜咽不复能言。王亦不纳，更使增加供养，每日进食，王躬捧盘。法师既被停留，违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浆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

---

①曩(náng囊土声)，从前。 ②袂(mèi妹)：衣袖。

觉法师气息渐憊<sup>①</sup>，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云：“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法师恐其不实，要王指日为言。王曰：“若须尔者，请共对佛更结因缘。”遂共入道场礼佛，对母张太妃共法师约为兄弟，任师求法，还日请住此国三年，受弟子供养；若当来成佛，愿弟子如波斯匿王、频婆娑罗等与师作外护檀越<sup>②</sup>；仍屈停一月讲《仁王般若经》，中间为师营造行服。法师皆许。太妃甚欢，愿与师长为眷属，代代相度。于是方食，其节志贞坚如此。

后日，王别张大帐开讲，帐可坐三百余人，太妃以下王及统师、大臣等各部别而听。每到讲时，王躬执香炉自来迎引，将升法座，王又低跪为蹬<sup>③</sup>，令法师蹑上<sup>④</sup>，日日如此。讲讫，为法师度四沙弥

①憊(chuò綽)：同辍，停止。 ②波斯匿王：也称钵遗犀那特多王，意译为胜军王。频婆娑罗：即频婆娑罗王，意译为影坚王、影胜王。二人是公元前六世纪古印度的国王，与释迦牟尼同时代，是佛教的热情赞助者。外护，佛教出家者的亲族眷属供给其所需以保证修成道业叫外护。 ③蹬(cèng堯)：台阶。 ④蹑(niè聂)：踏。

以充给侍<sup>①</sup>；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sup>②</sup>；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sup>③</sup>；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sup>④</sup>，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sup>⑤</sup>，并书称：

“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sup>⑥</sup>……

发日，王与诸僧、大臣、百姓等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师恸哭，道俗皆悲，伤离之声，振动郊邑。敕妃及百姓等还，自与大德以下各乘马送数十里而归。……

---

①沙弥：俗称小和尚。佛教指七岁至二十岁受过十戒的出家男子。②面衣：防寒所带的面罩，当时人死后也用面衣，这是活人远行时用的。手衣：防冷用的手套。

③可汗：古代突厥等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④屈支：也作龟兹（qiuci秋词），今新疆库车一带。⑤绡（xiāo消）：丝织品的一种。⑥邬落马：当是一种良马的名称。

本卷从法师在缙氏诞生讲起，讲到法师西行到达高昌。

法师法名玄奘，俗姓陈，河南陈留人，是汉代太丘长陈寔的后裔。曾祖名钦，在北魏做过上党太守。祖父名康，凭学问在北齐做过国子博士，食邑在周南，子孙因而定居这里，所以又成为了缙氏人。父名慧，才华英发，举止风雅，年轻时就通经术，……他有四个儿子，法师是第四子。

法师幼年就人品出众，聪慧超群。八岁时，父亲坐在几旁向他传授《孝经》，讲到其中曾子避席一节时，他忽然整好衣服，离座肃立。父亲问他干什么，他回答道：“曾子接受老师的教诲时要离开坐席，我如今听父亲的训导，又怎能安坐不动呢？”父亲十分高兴，知道他一定会有成就，请来族里的人讲了这件事。人们都向他祝贺说：“这是您的扬乌啊。”法师就是这样的早慧。以后他通读经典，爱古尚贤，不是正经的书不看，不是圣哲的行为不学，不和别的儿童混在一起，不去喧闹的场所，即使大街上钟鼓震响，坊巷里百戏喧嚣，男女云集，他还是连门都不出。对父母法师也从小就懂得体察心意，小心侍奉。

他的二哥长捷先已出家，住在东都净土寺，看到法师可以传授佛法，就带他到道场，教授他诵习佛经，不久朝廷下令，要在洛阳剃度二十七名僧侣，当时学业优秀者有数百人，法师因年龄幼小没有入选，站在公衙门边。当时被委派主持此事的大理卿郑善果善于识别人才，见到法师神态不凡，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法师回答了自己的家族。郑善果又问：“你是要求剃度吗？”法师回答：“是的，只是由于修习为时短暂，学业肤浅，没能获准参加这次选拔。”郑善果又问：“你出家为了什么？”法师回答道：“我想继承如来的业绩，在当今光大佛法。”郑善果对他的志向极为欣赏，又看上他的器度相貌，因而破格录取了他。并且对旁边的官员们说：“诵读好佛经容易，象这样的风度气骨实在难得。如果剃度了这位少年，他一定会成为佛门的大器，只怕我与诸公看不到他飞升云霄，普济天下了。何况他又系出名门，决不能把他漏掉。”……

法师得以出家之后，和二哥同在一寺。当时寺里有景法师讲授《涅槃经》，他俯案捧读，废寝忘食。又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更为爱好。听过就掌握要旨，再看一遍就完全理解。大家感到惊异，就让他升座复述，他的语调抑扬，剖析流畅，



与老师毫无出入。嘉名美誉，从此播扬，当时法师年仅十三岁。

此后隋朝统治崩溃，天下大乱。东都成为桀、跖的巢穴，河、洛成为豺狼的洞窟。……法师对他二哥说：“这里虽是父母之乡，但是已丧乱至此，怎能坐而待毙？我听说唐主已率晋阳之众，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投奔父母。我愿意和你一起前去投靠。”他二哥同意了，就和他一起到长安，这时已是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了。

当时唐朝草创，忙于用兵，孙、吴之术是当务之急，儒、释之道还无暇顾及，因此京中未开讲席，法师深为感叹。当初隋炀帝在东都建立了四个道场，召集天下名僧，所来者都有专长，所以人才济济，景、脱、基、暹四位法师尤为杰出。炀帝末年大乱，供应断绝，这些法师都西去绵、蜀，绵、蜀又成为高僧集中之地。于是法师对他二哥说：“这里不讲佛法，不可虚度光阴，该去蜀中求学。”二哥听从了他的建议。两兄弟经过子午谷，来到汉川，遇到了空、景两位法师，都是道场高僧，相见后悲喜交集。两兄弟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向这二位法师问学求教，然后前往成都。

成都集中了许多高僧，大开讲席。于是法师又

听了道基、宝暹法师讲授的《摄论》、《毗昙》，震法师讲授的《迦延》。他珍惜时光，苦学不倦，二三年里，就精通了各部经典。当时天下饥荒动乱，只有蜀中丰收宁静，四方僧侣多来到这里，讲座下面的听众常有几百人。法师的智慧才学都远远超过他们，吴、蜀、荆楚都知道他的声名。……

法师二哥留住在成都空慧寺，也是风度俊爽，体魄魁伟，如同其父。兼好佛学、儒学，能讲授《涅槃经》、《摄大乘论》和《阿毗昙》，又通《尚书孔传》，对《老子》、《庄子》尤其喜好，为蜀人所仰慕，总管郗公襄诞对他十分看重。而且谈吐高雅，举止安详，在待人接物，开导愚凡方面，都不亚于法师。但法师已经脱俗，神游天地，妙极玄理，志通宇宙，追踪圣贤，志振佛法，匡救世俗，经历风波而意志不倦，面对人君而节操逾高，这就不是他二哥之所能企及了。总之，兄弟二人的懿业清规，美名洁质，就是比之于匡俗兄弟也毫无逊色。

法师年满二十，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在成都受具足戒，坐夏学习戒律，五篇七聚的宗旨，一遍之后就都领悟。蜀中所传经论研究探讨已毕，又想到京城求问更高深的学问。因受朝廷条令的约束，又为二哥所劝，没能如愿。于是私下和商人结伴，乘船穿三峡，沿江而下，来到荆州天皇

寺。当地僧侣士庶早已知道法师的大名，现在法师亲临，就都请他讲经。法师给他们讲说《摄论》、《毗昙》，从夏天讲到冬天，各讲了三遍。当时汉阳王李瓌（guī 规）是李唐宗室，德高望重，坐镇荆州，得知法师来临，十分欣喜，亲自拜谒。开讲之日，率领属下官员和僧俗懂得佛理的，都来观看。当时听讲者提出种种疑问，法师答疑解难，提问者无不辞穷心服。其中有真领会要旨的，更为之感泣。汉阳王也极为称赏，施舍的东西堆积如山，法师一件也不领受。

讲论结束，法师又去北方游学，访求先辈高僧。到达相州，拜见休法师，质难问疑。又到赵州，谒见深法师，从学《成实论》。又入长安，住进大觉寺，跟岳法师学《俱舍论》。都是一遍就能穷尽要旨，过日就牢记在心，僧侣中即使饱学高年者也比不过他。至于深入探讨、宣发要旨，常人所未看到而为法师所领悟出来的深文奥义，更何止一处。

当时长安有法常、僧辩两位高僧，深解大小二乘，精通佛教三学，是京师法门宗匠，为僧俗所归依，道振中国，名播海外，求学者云集门下。这二位博通众经，专讲《摄大乘论》。法师在吴、蜀已下过功夫，到长安后又追随二位询问采择，对二位

的独到之处也就全部吸取。二位法师极为赞赏，说：“你真称得上是佛门的千里驹，重振佛法就得靠你了，遗憾的是我们年迈恐怕看不到这一天了。”从此求学者对法师刮目相看，法师誉满京师。

法师既遍谒各位大师，广泛吸收了各家的学说，经仔细推求，发现各有所主，按之佛经，有合也有不合，无所适从。因此发誓亲自到西方向人求教疑难之处，同时取得《十七地论》来解众疑，这《十七地论》就是如今的《瑜伽师地论》。法师还说：“过去法显、智严也是一时英杰，都能西去求法以救渡众生，怎能使他们的高迹无人追踪，他们的清风就此断绝？大丈夫应当继续他们的业绩。”于是他与志同道合者联名向朝廷上表请求西行，朝廷下诏不许。其他人都不干了，只有法师不为所屈。

他既然准备单身远行，又得知西去道路艰险，于是先磨炼意志，设想人间种种苦况，感到自己都能承受而不退缩，然后才进入佛塔表明心愿，恳请众圣于暗中保佑，使他往来不要遇到阻碍。……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八月，法师准备出发，再次祈求祥瑞。夜里梦见大海之中有苏迷卢山，为四种宝物结成，极为壮丽。自己想要登山，但波涛汹涌，又没有渡船，自己并不畏惧，决意投

身入海，忽然看见有石莲花从波浪中涌现，脚踏下去就涌现一朵，而回头看到，脚抬起后石莲花又消失。很快来到山下，又峻峭无法登攀，尝试向上跳跃，有一阵向上卷的暴风把自己托上到山顶，四望辽阔，毫无障碍。法师高兴得醒了过来，立即动身西行。当时法师年二十六岁。

这时有位秦州僧人孝达在京城学习《涅槃经》，完成学业后准备回乡，法师就与他结伴同行。到秦州停留了一晚，遇到兰州人作伴，又同行到兰州。又停宿一晚，碰上凉州送官马返回的，就跟随着到达凉州。停留了一个多月，僧俗请法师讲授《涅槃》、《摄论》及《般若经》，法师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凉州是河西的重要都市，控制西蕃、葱右各国，商人往来，络绎不绝。在开讲那天，商人们来了很多，都施舍珍宝，礼拜赞叹，回国后还向他们的君主称颂法师的好处，并说他要西去婆罗门国求法，因此西域诸城无不作好准备，欢迎法师光临。法师讲毕散会之日，施与丰厚，珍宝、金钱、银钱、马匹不计其数，法师接受了一半，用于燃灯供佛，余外都施舍各个佛寺。

这时大唐基业初创，疆界尚未拓展到远方，朝廷严禁百姓出境入蕃。李大亮时任凉州都督，已奉

到禁令，因此防范特严。有人向李大亮报告说：

“有个僧人从长安前来，要去西国，不知想干什么。”大亮十分紧张，把法师找来追问来由，法师回答说：“要去西方求法。”大亮听说后，逼令法师返回长安。

当地有位慧威法师，是河西地区的佛教领袖，此人聪明睿智，看重法师的文辞哲理，知道他一心求法，十分喜悦，秘密派遣二个弟子，一名慧琳，一名道整，送法师西行。从此他们不敢公开露面，白天躲起来，黑夜才赶路，这样到达瓜州。瓜州刺史独孤达知道法师来到，大为欣喜，从厚款待。法师探询西去的路程，有人说：“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条瓠芦河，下宽上窄，水流湍急，深不可渡。河边设有玉门关，西行必经此关，是大唐西境的门户。关外西北还有五个烽，住有军队守望，各烽之间相去百里，其间绝无水草。五烽之外是莫贺延沙碛，才到达伊吾国境。”法师听后极其忧愁，所乘的马又死了，一时无计可施，只得在这里默默停了一个来月。

法师还没有动身，凉州追访的公文又来到了，上面写道：“有个僧人名叫玄奘，要去西蕃，各州县应严加搜捕。”瓜州有个州吏叫李昌，崇信佛教，对法师产生怀疑，私下把公文拿给法师看，并

问道：“法师是不是此人？”法师迟疑没敢答复，李昌又说：“请法师说实话，如果真是，弟子当为法师设法。”法师于是如实相告，李昌听后，对法师这种非常人所能企及的行动极为赞叹，说道：

“法师真是这样，我为法师销毁文书。”当面把公文撕掉，并说：“法师务必要及早动身。”

从此法师更为忧虑。跟随他的两个小僧，道整已先去敦煌，只有慧琳还在，法师知道他经不起长途跋涉，也让他回去。然后法师买了一匹马，只是苦于无人引路，就在所住寺中弥勒像前祈告，希望能得到一位引路人带他渡过玉门关。当夜寺中有一位胡僧叫达磨的梦见法师坐在一朵莲花上向西而去，心中诧异，一早就来告诉了法师，法师心喜获得了西行的征兆，但表面上却对达磨说：“梦是虚妄无稽的，不值得说。”于是又到寺里礼佛请求庇佑，随后有一个胡人也进来礼佛，跟着法师走了几圈，法师问他姓名，他说姓石字槃陀。这个胡人请受戒，法师授他五戒，胡人很高兴，告别而去。很快又带着饼果回来，法师看他明达事理，身体强健，态度又很恭顺，就告以西行之意，胡人答应了，准备送法师过五烽。法师大喜，又卖掉衣服杂物，买好马匹等待着。第二天太阳即将落下时，法师就藏入草丛中，等一会那个胡人又和一位乘着瘦

老红马的老年胡人相随来到。法师看了心中不太高兴，年轻的那个胡人说：“这位老者极熟悉西去路程，在瓜州、伊吾之间往返三十多次，所以我请他一起来，好彼此商量。”老年胡人就对法师讲西路险恶，有沙河阻隔，还有鬼魅、热风，碰上没有能活命的，同伴众多还时常迷失方向，何况法师孤身，怎么能前往？愿法师仔细思量，不要轻弃性命。法师答道：“贫僧为寻求大法，发愿前往西方，如果不能到达婆罗门国，终不东归，就是死在路上，也绝无追悔。”老年胡人说：“法师一定要去，可以骑我的马。这匹马往返伊吾国已有十五次，脚力强健，并且熟悉道路。法师的马太稚嫩，不能长途跋涉。”法师暗想在长安发愿要去西方时，有一个术人叫何弘达的念咒占卜很灵验，法师叫他占西行之事，他说：“法师可以去，去时象是乘一老瘦的红马，漆鞍桥前有铁。”法师看到胡人所乘马确是瘦而红，漆鞍又有铁，与何弘达所说正相符合，心想对了，就换过马匹，老年胡人欢喜敬礼和法师作别。

法师于是结束行装，与年轻胡人连夜出发，过了三更到达河边，远处看到了玉门关。离关上游十里之处，河身只有一丈多宽，河边有胡桐树丛，胡人砍树造桥，铺草垫沙，然后赶马过河。法师过了



河心中喜悦，解鞍休息，和胡人相距五十来步，各自铺开褥垫睡眠。可不一会胡人拔刀而起，慢慢走近法师，离法师只有十步又转身回去，法师弄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怕他有异心，就起身诵经，念观音菩萨，胡人见了，又依旧躺下。天快拂晓，法师叫他起身取水来洗漱，进斋食后准备动身，胡人说：“弟子思量前去路途险恶遥远，又无水草，只有五烽下有水，必须夜晚到烽下偷水而过，只要在一处被发觉，就活不成，不如回去稳妥。”法师坚决不回，胡人就一步步逼过来，拔刀张弓，叫法师走在前边。法师不肯，胡人走了几里路又停下来，说：“弟子不能往前走了，实因家里拖累大，不敢犯王法啊！”法师知道他的心意，就听任他回去，胡人又说：“法师肯定到不了，倘若被捉，把我招供出来怎么办？”法师说：“即使把我的身体切割成灰尘一样，我也绝不会把你招出来。”还对他发了誓，他才放心，法师给他一匹马，慰谢后分手。

从此法师就孑然一身孤独地行走在沙漠之中。只能望着一堆堆白骨和马粪逐步前进，突然间看到有军众数百队布满沙碛之中，忽行忽止，都是身披裘褐跨坐驼马，还打着旌旗大纛拿着长矛，形貌瞬息之间千变万化，远看极清楚，逼近又消失。法师刚看到时，认为是盗贼，逼近后消失了，才知是妖

鬼，又听见空中叫着“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才定下神来。

走了八十多里，见到第一烽，法师怕被守卫者看到，就藏身在沙沟中，到夜晚才出发。到烽西见到泉水，下马来喝了水洗了手，准备拿出皮囊盛水，忽然一箭飞来，差点射中膝盖，接着又飞来一箭，法师知道已被发现，就大叫道：“我是僧人，从京城来，切莫射我！”牵马向烽走去，烽上的人也开门出来，看到确是僧人，就带去见校尉王祥。王祥叫人点火照看，说：“不是我们河西的僧人，确实象是从京城来的。”又询问法师要去何处，法师答道：“校尉听到凉州有人说起有僧人玄奘要去罽罗门国求法吧？”王祥回答道：“听说玄奘法师已经东回，怎么会来到这里？”法师引他去看了马上带的章疏和姓名，他才相信，但仍说：“西去道路遥远艰险，法师终难到达，如今也不把法师治罪，弟子是敦煌人，打算送你去敦煌，那里有位张皎法师，钦贤尚德，见到法师必然喜欢，还是请法师到他那里去。”法师回答道：“玄奘故乡在洛阳，从小就仰慕佛法，两京通达佛理的宗匠，吴、蜀有一艺的僧人，我无不带上书笈跟他们学习，通晓了他们的学问，谈论起佛学来也可算是一时的宗师了，要是只为一己的声名，在内地难道比不上您所说的

敦煌吗？只恨佛化去之后中土经典不全，义理有缺，所以不惜性命，不畏艰险，暂往西方，寻求遗法。您既不相勉励，还一意劝我归还，这能说是同厌尘世俗累，共树涅槃因缘吗？如果定要拘留，可听任您施加刑罚，但玄奘终不东移一步以负本愿。”王祥听了很同情，说：“弟子有幸遇上法师，怎敢不高兴，法师已疲倦请先休息，待天明后我自当给法师送行，指示路途。”于是请法师用饭歇宿。到天明，法师吃罢饭，王祥派人盛好水备了炒饼，亲自送出十多里外，说：“法师从这条路直接去第四烽，那里的守候者也有向善之心，又是弟子的本家，姓王名伯陇，到那里后可说是弟子让法师去找他的。”挥泪拜谢而别。

法师前行，当夜到了第四烽，怕被留难，想悄悄地取了水就过去，到水边还未下马，箭又飞来，法师还象上次那样通报身份，赶到烽下，烽上的人也下来，引法师入烽，烽官询问法师，法师回答道：“要去印度，路过这里，是第一烽王祥校尉让我打这里通过。”他听说后很高兴，留法师住宿，又送给法师盛水的大皮囊和马、麦，说：“法师不要去第五烽，那里的人粗鲁，怕会有恶念，可从这里西去百里有野马泉，到那里再取水。”

从这里西行，就到莫贺延碛，长达八百多里，

古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更没有水草。这时法师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心里默念观音菩萨和《般若心经》。原先法师在成都时，见到一个病人，脓疮臭秽，衣服破污，法师可怜他带他到寺里，施给他购置衣服饮食的费用。病者惭愧，传授法师《般若心经》，法师因而时常诵习。这时走进沙河，眼前出现各种恶鬼，千奇百怪，环绕前后，念观音也不能统统驱散，就念诵《般若心经》，刚一发声就影踪全无，陷于险境而得获免，多靠了这个《经》。

走出百余里后，迷失了方向，没有找到野马泉。取下水准备喝，皮囊沉重，失手掉在地上，把准备跋涉千里的贮水，一下都流光了，加之迷路盘旋，不知该从哪里走好，于是打算向东返回第四烽再说。走了十多里，自思我当初发愿，若不到印度，终不东归一步，如今怎么来到这里？宁可向西而死，怎能东归而生。于是拨转马头，一心念着观音，向西北前进。这时四顾茫然，不见人迹鸟兽，夜间妖魑举火，明若繁星，白昼狂风挟沙，散如急雨，对这些法师心里并不畏惧，只是苦于水尽，渴得走不动。经历了四夜五日，滴水不曾沾唇，口干腹焦，几乎倒毙，无法前进，只好躺倒在沙土上默念观音，纵使困顿也念个不停，同时启请菩萨道：

“玄奘此行不求财利，不为名誉，只为求得无上正法才前来。菩萨慈念众生，一心救苦，我如今已够困苦了，菩萨难道不知道？”就这样一心祈告，毫  
不止息。到第五天夜半，忽然凉风吹到身上，清凉得象用冷水沐浴一样，眼睛能够张开来，马也能站起，体力既有所恢复，就安眠片刻，在睡眠中梦见一位大神，长好几丈，持戟指挥说：“为什么不努力前进，却睡在这里！”法师惊醒后马上进发，走了近十里，马忽然走上岔路，拉都拉不回，这样又走了几里路，忽然看到几亩青草，法师下来让马吃饱。离开草地十来步远准备回转，又遇到一池，池水甘美清彻，法师下马取饮，才保住了性命，人和马都恢复了元气。……法师就在水草边休息了一天，然后盛水取草前进，又经过两天，方才走出流沙到达伊吾。法师经历的这类危难何止千百次，这里不能逐一细说。

到达伊吾，住进一个寺里。寺里有汉僧三人，其中一位年长的，披上衣服带子都来不及系好，光脚出门迎接，抱住法师痛哭，哀号哽咽不止，过了一会才说：“想不到今天还能重见故乡来人！”法师也为之伤心落泪。其余的胡僧及王也都前来参见，王把法师请到宫里，拿出所有的好东西供养法师。

当时高昌王麹文泰的使者已先来伊吾，这天准备回国，正好遇上法师，回国后就报告给王，王得知后当天就派出使者，命令伊吾王送法师前来，并挑选好马几十匹，派贵臣赶到路上，设站迎候。法师在伊吾国停了十多天，高昌王使者来到，陈述了国王的心意，殷勤礼拜邀请。法师本想取道可汗浮图，既受高昌的邀请，推辞不得，只好前往，越过南磧，走了六天到达高昌境内的白力城。

这时天色已晚，法师准备停宿，城里的官吏和使臣都说：“王城就在前面，请更番换上好马前往，法师原先所骑赤马先留给使者，随后送到。”就在当晚半夜里到达了王城，守城门者禀告王，王命令开启城门。法师入城，王与侍从们先后举烛，亲自出宫把法师迎入后院，坐进一座重阁宝帐里，殷勤问候，说道：“弟子自从听到法师大名，高兴得废寝忘食，计算路程，知道法师今夜必到，和妻子都没睡觉，诵经敬待。”片刻间，王妃和几十名侍女又前来礼拜。这时天将拂晓，谈久了疲惫欲眠，王才回宫，留下几名宦官服侍法师休息。天刚亮，法师尚未起身，王已来到门外，率领王妃以下都来礼拜问安。王说：“弟子寻思磧路艰险，法师能独自前来，实在令人惊异。”流着眼泪赞叹不已。过一会摆下斋饭来用毕，宫侧另有道场，王亲

自引导法师住下，派宦官侍卫。这里有一位象法师曾在长安学习，通晓法相，很受王重视，叫他前来与法师见面，过一会离去后，又叫年过八十的国统王法师，与法师共处，还让他劝说法师留在这里，不要去西方，法师没有允许。

住了十多天，法师要向王辞行，王说：“已令国统王法师请法师留下，不知法师尊意如何？”法师回答道：“留住实在是王的恩德，但自问西来的心愿，不能遵从。”王说：“我曾与父王游历大国，随从隋帝到过东西二京和燕、代、汾、晋之间，见到过不少名僧，无所仰慕。自得知法师大名，打心底里欢喜，手舞足蹈，预备法师到此留居，受弟子供养终身，并令举国之人作法师弟子，望法师讲授。僧徒虽少，也有好几千，都让他们手捧经卷作法师的听众。我请求法师理解我的心意，不要以西行为念。”法师答谢道：“王的一番厚意，岂我贫道寡德所敢承当。只是我此行不是为求供养而来，所忧虑的是本国法义尚欠周全，经教还有遗缺，心存疑惑，又无从请教，所以不惜生命前往西方，去请教没有听说过的要旨，要让大乘甘露，不只洒于西土；精义奥言，也要遍播东国，象波峇问道之志，善财求友之心，只能日益坚定，怎可半途而废；愿王收起感情，不要以供养为念。”

王说：“弟子仰慕敬爱法师，定要留下法师供养，即使葱山可转，弟子这片心意绝不会改变，乞求法师鉴察我的诚意，不要有什么怀疑。”法师回答说：“王的诚意，难道还需要一再申说我才明白吗？只是玄奘西来是为求法，法尚未得，不可中止，因此我敬辞，愿王体察。再说王过去广修福业，得以位至人君，不仅为百姓所仰赖，也是佛门的依靠，理应宣扬法教，怎能横加阻碍？”王说：“弟子也不敢阻碍，只是因为国中没有导师，所以委屈法师留下引导愚迷啊！”法师都推辞不允。王勃然变色，挽起袖子大声说道：“弟子有别的方式来处置法师，法师怎能前去，或者强行留下，或者送回大唐，请认真考虑，怕还是顺从为好。”法师回答道：“玄奘前来是为了求得大法，如今遇到阻碍，可大王最多只能留下我的骸骨，却留不住我的神识啊！”于是呜咽得话都讲不出来。王仍不听，只是增加供养，每天送饭时，王都亲自捧食盘呈进。法师既被阻留，有违初衷，就立誓不食来感化王心，正襟危坐，三天不进水浆。到第四天，王发觉法师气息渐绝，深感惭愧恐惧，就向法师稽首致歉说：“听任法师西行，请法师早进斋食。”法师惟恐不是出于真心，要王指日为誓，王说：“如果必须如此，请再到佛面前缔结因缘。”于是同进道



场礼佛，当着王母张太妃和法师结为兄弟，听任法师前去求法，回国时到高昌留住三年，受弟子供养；如果法师将来成佛，弟子当同波斯匿王、频婆娑罗那样作护法檀越；请法师目前再屈尊停留一月讲授《仁王般若经》，在这期间为法师制作远行所需衣物。法师一一允许。张太妃也十分欣喜，愿与法师结为亲戚，请法师对魏家代代引度，这样法师才进食，法师的意志就是如此坚定。

第三天，王另设了大帐请法师开讲，帐中能坐下三百多人，太妃以下的王、国统法师以及大臣们按班次入坐听讲。每次开讲时，王亲自持香炉去迎接法师，当法师登上法座时，王又跪下作为台阶，让法师踏上法座，每天都是如此。讲完之后，又剃度四个沙弥作为法师的侍从；还制作了三十套法服；鉴于西土寒冷，又为法师缝制了几副面衣、手衣、几双靴、袜；还送上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枚、以及绫、绢等五百匹，供法师往返二十年花费；再拨给马三十匹，力役二十五名，派遣殿中侍御史欢信护送法师前去西突厥叶护可汗驻地，写了二十四封国书给屈支等国，每封国书都附上大绫一匹作为信物；又用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给叶护可汗，并致书说：“法师是奴弟，要去婆罗门国求法，愿可汗照顾法师，如同照顾奴一样，还请可汗

敕令以西各国供给法师邬落马递送出境。……”

出发这天，王和诸僧、大臣、百姓等倾城出动送至城西，王抱住法师恸哭，僧俗都深为悲伤，告别的哭声，响彻郊外。王令妃子和百姓等回城，自己与各位高僧骑马送出几十里后方才返回。……



## 卷 二

### 起阿耨尼国 终羯若鞠闾国

从此西行至阿耨尼国阿父师泉<sup>①</sup>。泉在道南沙崖，崖高数丈，水自半而出。相传云：旧有商侣数百，在途水尽，至此困乏，不知所为。时众中有一僧，不裹行资，依众乞活，众议曰：“是僧事佛，是故我曹供养，虽涉万里，无所资携，今我等熬然，竟不忧念，宜共白之。”僧曰：“汝等欲得水者，宜各礼佛，受三归五戒<sup>②</sup>，我为汝等登崖作水。”众既危困，咸从其命，受戒讫，僧教

<sup>①</sup>阿耨尼国：又作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sup>②</sup>三归：又叫三归依、三归戒，是佛教徒的入教仪式，表示对佛、佛法、僧的归顺依附，故名。

曰：“吾上崖后，汝等当唤‘阿父师为我下水’，任须多少言之。”其去少时，众人如教而请，须臾水下充足，大众无不欢荷，师竟不来，众人上观，已寂灭矣。大小悲号，依西域法焚之，于坐处聚砖石为塔。塔今犹在，水亦不绝，行旅往来，随众多少下有粗细，若无人时，津液而已。法师与众宿于泉侧。

明发，又经银山。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山西又逢群贼，众与物而去，遂至王城所处川岸而宿。时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比法师等到，见其遗骸，无复财产，深伤叹焉。

渐去遥见王都，阿耆尼王与诸臣来迎，延入供养。其国先被高昌寇扰，有恨，不肯给马。法师停一宿而过。

前渡一大河，西履平川，行数百里，入屈支国界（旧云龟兹，讹也）。将近王都，王与群臣及大德僧木叉毼多等来迎<sup>①</sup>，自

<sup>①</sup>木叉毼（jū）多，高僧的名字。

外诸僧数千，皆于城东门外，张浮幔，安行像，作乐而住。法师至，诸德起来相慰讫，各还就坐，使一僧擎鲜华一盘来授法师，法师受已，至佛前散华<sup>①</sup>，礼拜讫，就木叉毬多下坐。……明日，王请过宫，备陈供养，而食有三净<sup>②</sup>，法师不受。王深怪，法师报：“此渐教所开<sup>③</sup>，而玄奘所学者大乘不尔也。”受余别食。

食讫，过城西北阿奢理儿寺（此言奇特也），是木叉毬多所住寺也。毬多理识闲敏，彼所宗归，游学印度二十余载，虽涉众经，而声明最善<sup>④</sup>，王及国人咸所尊重，号称独步。见法师至，徒以客礼待之，未以知法为许，谓法师曰：“此土《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法师报曰：“此有

---

①散华：华即花，是佛教礼仪，为供佛而散布花朵。

②三净：即三种净肉的略称。小乘佛教的戒律规定有三种肉对佛教徒不禁食。③渐教：这里指小乘佛教。④声明：古代印度学者研究的五明（五种学问）之一，相当于语言学。

《瑜伽论》不？”毘多曰：“何用问是邪见书乎！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法师初深敬之，及闻此言，视之犹土，报曰：“《婆沙》、《俱舍》本国已有，恨其理疏言浅，非究竟说，所以故来欲学大乘《瑜伽论》耳。又《瑜伽》者是后身菩萨弥勒所说<sup>①</sup>，今谓邪书，岂不惧无底枉坑乎”<sup>②</sup>？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谓非深？”法师报曰：“师今解不？”曰：“我尽解。”法师即引《俱舍》初文问，发端即谬，因更穷之，色遂变动，云：“汝更问余处。”又示一文，亦不通，曰：“《论》无此语。”时王叔智月出家，亦解经论，时在傍坐，即证言《论》有此语，乃取本对读之，毘多极惭，云：“老忘耳。”又问余部，亦无好释。时为凌山雪路未开<sup>③</sup>，不得进发，淹停

---

①后身菩萨弥勒：弥勒菩萨是佛教中的未来佛，所以叫后身菩萨。 ②无底枉坑：即无间地狱，又译作阿鼻地狱，是佛教所称八大地狱的最底层，堕入者要受无限之苦。 ③凌山：即今新疆乌什西北的别迭里山口，为当时通往西域的要道。

六十余日，观眺之外，时往就言。相见不复踞坐，或立或避，私谓人曰：“此支那僧非易酬对①。若往印度，彼少年之俦未必有也。”其畏叹如此。至发日，王给手力、驼、马，与道俗等倾都送出。

从此西行二日，逢突厥寇贼二千余骑，其贼乃预共分张行众资财，悬诤不平，自斗而散。

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禄迦国（旧曰姑墨）②，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③，与云连属，仰之皓然④，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

---

①支那：古代印度、希腊、罗马等地对中国称呼的音译，佛教经籍中经常以支那称呼中国。 ②跋禄迦国：今新疆温宿。 ③沍（hù互）：冻结。 ④皓（ái哀阳平）：洁白。

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残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

出山后至一清池（清池亦云热海，见其对凌山不冻，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温也）<sup>①</sup>，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望之渺然，无待激风而洪波数丈。循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sup>②</sup>，逢突厥叶护可汗，方事畋游<sup>③</sup>，戎马甚盛。可汗身著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sup>④</sup>，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毼毳毛<sup>⑤</sup>，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既与相见，可汗欢喜，云：“暂一处行，二三日当还，师且向衙所。”令达官答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归，引法师入。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华装

---

①清池：即大清池，今苏联吉尔吉斯的伊塞克湖。

②素叶城：又称碎叶城，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北部的托克马克附近。③畋（tiān田）：打猎。④达官：古代突厥语称可汗的侍从人员为达官，中亚各国也有同样称呼。

⑤毼（hē曷）：一种毛织品。毳（cuī脆）：鸟兽的细毛。



之，烂眩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余仗卫立于后，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法师去帐三十余步，可汗出帐迎拜，传语慰问讫入座。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舍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为法师设一铁交床，敷蓐请坐<sup>①</sup>。须臾，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葡萄浆奉法师。……少时，更有食至，皆烹鲜羔犊之质，盈积于前，别营净食进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刺蜜、葡萄等，食讫，更行葡萄浆，仍请说法。法师因海以十善爱养物命<sup>②</sup>，及波罗蜜多解脱之业<sup>③</sup>，乃举手叩额，欢喜信爱。

因停留数日。劝住曰：“师不须往印特伽国（谓印度也），彼地多暑，十月当此五

①蓐（rù褥）：垫子。 ②十善：也叫十善业，是佛教的十条基本道德信条，包括不杀生等内容。 ③波罗蜜多，佛教名词，意为到彼岸，指从生死迷界的此岸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

月，观师容貌，至彼恐销融也。其人露黑，类无威仪，不足观也。”法师报曰：“今之彼，欲追寻圣迹，慕求法耳。”可汗乃令军中访解汉语及诸国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长安数年，通解汉语，即封为摩咄达官<sup>①</sup>，作诸国书，令摩咄送法师到迦毕试国<sup>②</sup>。又施绯绫法服一袭，绢五十匹，与群臣送十余里。

……入大磧，无水草，望遗骨而进。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此言康国）<sup>③</sup>。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向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法师初至，王接犹慢，经宿之后，为说人天因果，赞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欢喜，请受斋戒，遂致殷重。所从二小师往寺礼拜，诸胡还以火烧逐，沙弥还以告王，王闻，令捕烧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师将欲劝善，不忍毁其肢体，救之，王乃重

<sup>①</sup>摩咄：古代突厥对翻译人的称呼。 <sup>②</sup>迦毕试国：今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的贝格拉木。 <sup>③</sup>飒秣（mò末）建国：都城故址在今苏联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以北。

笞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肃然，咸求信事，遂设大会，度人居寺。……

……入山，山路深险，才通人步，复无水草。山行三百余里入铁门①，峰壁狭峭而崖石多铁矿，依之为门，扉又鑠铁②，又铸铁为铃，多悬于上，故以为名，即突厥之关塞也。出铁门至睹货罗国（旧曰吐火罗，讹也）③。

自此数百里渡缚刍河④，至活国⑤，即叶护可汗长子怛度设所居之地⑥。又是高昌王妹婿，高昌王有书至其所。比法师到，公主可贺敦已死⑦，怛度设又病，闻法师从高昌来，又得书，与男女等呜咽不能止，因请曰：“弟子见师目明，愿少停息。若差，自送师到婆罗门国。”时更有一梵僧至，为诵

---

①铁门：故址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南部的杰尔宾特以西，是古代中亚南北交通要冲。②鑠（yè叶）：镶。③睹货罗国：统治故地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④缚刍河：又称作乌浒水，即今阿姆河的上游。⑤活国：在今阿富汗北部昆都士附近。⑥设：突厥的领兵官名，这里指活国的君主。⑦可贺敦：又称作可敦，古代突厥等族对君主妻的称呼。

咒，患得渐除。其后娶可贺敦，年少，受前儿囑，因药以杀其夫，设既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儿特勤纂立为设，仍妻后母。为逢丧故，淹留月余。

彼有沙门名达摩僧伽<sup>①</sup>，游学印度，葱岭以西推为法匠，其疏勒、于阗之僧无敢对谈者<sup>②</sup>。法师欲知其学深浅，使人问师解几部经论。诸弟子等闻皆怒，达摩笑曰：“我尽解，随意问。”法师知不学大乘，就小教《婆沙》等问数科，不是好通，因谢服，门人皆惭。从是相见欢喜，处处誉赞，言己不能及。

时新设既立，法师从求使人及部落，欲南进向婆罗门国。设云：“弟子所部有缚喝国<sup>③</sup>，北临缚刍河，人谓小王舍城，极多圣迹，愿师暂往观礼，然后取乘南去。”时缚喝僧数十人闻旧设死，子又立，共来吊慰，法师与相见，言其意，彼曰：“即当便去，

<sup>①</sup>沙门：佛教对依照戒律出家修行者的称呼。俗称和尚。<sup>②</sup>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sup>③</sup>缚喝国：今阿富汗的马扎里沙里夫以西。

彼有好路，若更来此，徒为迂会。”法师从其言，即与设辞，取乘随彼僧去。

既至，观其城邑郊郭显敞，川野腴润，实为胜地。伽蓝百所<sup>①</sup>，僧徒三千余人，皆小乘学。城外西南有纳缚伽蓝，装严甚丽。……纳缚伽蓝有磔迦国小乘三藏名般若羯罗（此言慧性）<sup>②</sup>，闻缚喝国多有圣迹，故来礼敬，其人聪慧尚学，少而英爽，钻研九部，游泳“四含”<sup>③</sup>，义解之声，周闻印度，其小乘阿毗达磨《迦延》<sup>④</sup>、《俱舍》、《六足》、《阿毗昙》等无不晓达。既闻法师远来求法，相见甚欢，法师因申疑滞，约《俱舍》、《婆沙》等问之，其酬对甚精熟。遂停月余，就读《毗婆沙论》。伽蓝又有二小乘三藏达摩毕利（此言法爱）、

---

①伽蓝：梵文僧院的音译，是佛教寺院的通称。②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阿沙鲁尔。三藏：佛教经典的总称，包括三部分，即经藏，指佛所说的教法；律藏，指僧众遵行的戒律；论藏，指对经文的论述和注释。佛教也称通晓三藏的高僧为三藏或三藏法师。③四含：早期佛教基本经典四《阿含经》的略称。④阿毗达磨：指三藏中的论藏。

达摩羯罗（此言法性），皆彼所宗重。睹法师神采明秀，极加敬仰。……

自缚喝南行，与慧性法师相随入揭职国①。东南入大雪山，行六百余里，出睹货罗境，入梵衍那国②。国东西二千余里，在雪山中，途路艰危，倍于凌、磧之地，凝云飞雪，曾不暂霁……如是渐到梵衍都城。有伽蓝十余所，僧徒数千人，学小乘说出世部。梵衍王出迎，延过宫供养，累日方出。彼有摩诃僧祇部学僧阿梨耶驮娑（此言圣使）、阿梨耶斯那（此言圣军）③，并深知法相，见法师，惊叹支那远国有如是僧，相引处处观礼，殷勤不已。……

如是经十五日，出梵衍，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岭，遇猎人示道。度黑山④，至迦毕试境。国周四千余里，北背雪山，王则刹利种也⑤，明略有威，统十余国。

①揭职国：今阿富汗的达拉哈斯。②梵衍那国：今阿富汗喀布尔以西的巴米扬。③摩诃僧祇部：佛教部派大众部的梵语音译。④黑山：又作黑岭，指阿富汗中部东西走向的山脉。⑤刹利：即刹帝利。古代印度的社会居民按照出身和社会职业，被分作四种种姓，刹帝利是其中的第二等，是世俗的统治者。

将至其都，王共诸僧并出城来迎。伽蓝百余所，诸僧相诤，各欲邀过所住，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传云是昔汉天子子质于此时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汉天子儿作，今从彼来，先宜过我寺。”法师见其殷重，又同侣慧性法师是小乘僧，意复不欲居大乘寺，遂即就停。

质子造寺时，又藏无量珍宝于佛院东门南大神王足下，拟后修补伽蓝。诸僧荷恩，处处屋壁图画质子之形，解安居日<sup>①</sup>，复为讲诵树福，代代相传，于今未息。近有恶王贪暴，欲夺僧宝，使人掘神足下，地便大动，其神顶上有鸚鵡鸟像，见其发掘，振羽惊鸣，王及众军，皆悉闷倒，惧而还退。寺有窣堵波相轮摧毁<sup>②</sup>，僧欲取宝修营，地还震吼，无敢近者。法师既至，众皆聚集，共请法师陈说先事，法师共到神所，焚香告曰：“质子原藏此宝拟营功德，今开施用，

<sup>①</sup>解安居日：参见6页注⑤。<sup>②</sup>窣（sū）堵波：梵语佛塔的音译，用于安放佛舍利（即佛骨）、佛经及名僧遗骨等。

诚是其时，愿鉴无妄之心，少戢威仪之德<sup>①</sup>，如蒙许者，奖自观开，称知斤数，以付所司，如法修造，不令虚费，唯神之灵，愿垂体察。“言讫，命人掘之，夷然无患，深七八尺得一大铜器，中有黄金数百斤、明珠数十颗，大众欢喜，无不嗟服。

法师即于寺夏坐。其王……信重大乘，乐观讲诵，乃屈法师及慧性三藏于一大乘寺法集<sup>②</sup>。彼有大乘三藏名秣奴若瞿沙（此言如意声也）、萨婆多部僧阿梨耶伐摩（此言圣胄）、弥沙塞部僧求那跋陀（此言德贤）<sup>③</sup>，皆是彼之称首。然学不兼通，大小各别，虽精一理，终偏有所长。唯法师备诸众教，随其来问，各依部答，咸皆惬<sup>④</sup>服。如是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纯锦五匹别施法师，以外各各有差。于沙落迦安居讫，其慧性法师重为睹货罗王请，却还，法师与别。

①戢（jí及），收敛。②法集，又叫法会、佛会，是佛教为说法而举行的集会。③萨婆多部，佛教部派说一切有部的梵语音译。弥沙塞部，化地派的音译。④惬（qiè怯），满意。



……到佛顶骨城<sup>①</sup>，城有重阁，第二阁中有七宝小塔，如来顶骨在中。骨周一尺二寸，发孔分明，其色黄白，盛以宝函。但欲知罪福相者，磨香末为泥，以帛练裹，隐于骨上，随其所得，以定吉凶。法师印得菩提树像<sup>②</sup>，所将二沙弥，大者得佛像，小者得莲华像，其守骨婆罗门欢喜<sup>③</sup>，向法师弹指散花<sup>④</sup>，云：“师所得甚为希有，足表有菩提之分。”复有骷髅骨塔，状如荷叶。复有佛眼，睛大如柰<sup>⑤</sup>，光明晖赫，彻烛函外。复有佛僧伽胝<sup>⑥</sup>，上妙细氎所作<sup>⑦</sup>。复有佛锡杖，白铁为环，栴檀为茎。法师皆得礼拜，尽其哀敬，因施金钱五十，银钱一千，绮幡四口，锦两端<sup>⑧</sup>，法服二具，散众杂华，辞拜而出。

---

①佛顶骨城：即醯罗城的意译，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以南。 ②菩提树：热带地区的一种常绿乔木，相传释迦牟尼在这种树下证得菩提（即觉悟之意），所以称为菩提树。 ③婆罗门：古代印度的僧侣贵族，居于四种姓的首位。 ④弹指：佛教礼节，常用来表示欢喜、庆贺、许诺或告诫。 ⑤柰（nài奈）：一种果实，俗名花红，也叫沙果。 ⑥僧伽胝（zhī支）：袈裟。 ⑦氎（dié迭）：细棉布。

⑧端：古代布帛的长度单位，唐代以六丈为一端。

又闻灯光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波罗龙王所住之窟<sup>①</sup>，如来昔日降伏此龙，因留影在中。法师欲往礼拜，承其道路荒阻，又多盗贼，二三年已来人往多不得见，以故去者稀疏。法师欲往礼拜，时迦毕试国所送使人贪其速还，不愿淹留，劝不令去，法师报曰：

“如来真身之影，亿劫难逢，宁有至此不往礼拜？汝等且渐进，俟暂到即来。”于是独去。至灯光城，入一伽蓝问访途路，觅人相引，无一肯者，后见一小儿，云：“寺庄近彼，今送师到庄。”即与同去，到庄宿，得一老人知其处所，相引而发。行数里，有五贼人拔刀而至，法师即去帽，现其法服。贼云：“师欲何去？”答：“欲礼拜佛影。”贼云：“师不闻此有贼耶？”答云：“贼者，人也。今为礼佛，虽猛兽盈衢，犹不惧，况檀越之辈是人乎！”贼遂发心，随往礼拜。既至窟所，窟在石涧东壁，门向西开，窥之窈冥，一无所睹。老人云：“师直入，

---

<sup>①</sup>灯光城：古代佛教胜地，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西南。

触东壁讫，却行五十步许，正东而观，影在其处。”法师入，信足而前，可五十步，果触东壁，依言却立，至诚而礼，百余拜一无所见。自责障累，悲号懊恼，更至心礼诵《胜鬘》等诸经、诸佛偈颂<sup>①</sup>，随赞随礼，复百余拜，见东壁现如钵许大光，倏而还灭。悲喜更礼，复有槃许大光，现已还灭。益增感慕，自誓若不见世尊影<sup>②</sup>，终不移此地。如是更二百余拜，遂一窟大明，见如来影皎然在壁，如开云雾，忽瞩金山，妙相熙融，神姿晃昱<sup>③</sup>，……不知所譬，佛身及袈裟并赤黄色，自膝以上相好极明，华座已下稍似微昧，左右及背后菩萨、圣僧等影亦皆具有。见已，遥命门外六人将火入烧香，比火至，欻然佛影还隐<sup>④</sup>，急令绝火，更请方乃重现，六人中五人得见，一人竟无所睹。如是可半食顷，了了明见，得申礼赞，供散华香讫，光灭，尔乃辞

①胜鬘（mán蛮），佛经名。偈（jì），佛经中的颂，是一种唱词。②世尊：佛教对佛祖释迦牟尼的尊称。③昱（yù郁）：照耀。④欻（xū）然：很快地。

出。所送婆罗门欢喜，叹未曾有，云：“非法师志诚愿力之厚，无致此也。”窟门外更有众多圣迹。相与归还，彼五贼皆毁刀仗，受戒而别。……渡大河至布色羯逻伐底城<sup>①</sup>。城东有窣堵波，无忧王造<sup>②</sup>，即过去四佛说法处也。城北四五里伽蓝内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所立，即释迦佛昔行菩萨道时，乐行惠施，于此国千生为王，即千生舍眼处。此等圣迹无量，法师皆得观礼。自高昌王所施金银、绫绢、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蓝处，皆分留供养，申诚而去。

从此又到乌铎迦汉荼城<sup>③</sup>，城北涉履山川，行六百余里，入乌仗那国（此言苑。昔阿输迦王之苑也，旧称乌长，讹也）<sup>④</sup>。夹苏婆萨堵河<sup>⑤</sup>，昔有伽蓝一千四百所，僧徒一万八千，今并荒芜减少。……其王多居薈

---

①布色羯（jiè杰）逻伐底城，今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查萨达。②无忧王：即阿育王，古印度著名国王，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在位，传说在位期间曾保护并大力推行佛教。③乌铎迦汉荼城，今巴基斯坦阿托克以北。④乌仗那国：在今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斯瓦特河地区。⑤苏婆萨堵河：即今斯瓦特河，是印度河的一条支流。

揭厘城<sup>①</sup>，人物丰盛。城东四五里有大窰堵波，多有奇瑞，是佛昔作忍辱仙人为羯利王（此言斗诤，旧曰歌利，讹也）割截身体处。城东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逻罗龙泉，即苏婆河之上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恒冻，暮即飞雪，仍含五色，霏霏舞乱，如杂华焉。龙泉西南三十余里，水北岸盘石上有佛足迹，随人福愿，量有修短，是佛昔伏阿波逻罗龙时至此留迹而去。顺流下三十余里，有如来濯衣石，袈裟条叶文相宛然。城南四百余里至醯罗山<sup>②</sup>，是如来昔闻半偈，报药叉之恩舍身下处<sup>③</sup>。耆揭厘城西五十里渡大河，至卢醯坦迦（此言赤）窰堵波，高十余丈，无忧王造，是如来往昔作慈力王时以刀刺身饲五药叉处（旧云夜叉，讹也）。城东北三十余里至遏部多（此言奇特）石窰堵波，高三十尺，在昔佛于此为人天说法，佛去后自然涌出此塔。塔西渡大河

①耆（mēng蒙）揭厘城：在今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芒加洛尔西南。 ②醯（xī）罗：山名。 ③药叉：也叫夜叉，在佛教传说中常被看作是一种恶鬼。

三四里至一精舍，有阿耨卢枳多伊湿伐罗 菩萨像（此言观自在，……旧云光世音或 观世音或观世音自在，皆讹也），威灵极著。城东北闻说有人登越山谷，逆上徙多河，途路危险，攀缘絙 锁<sup>①</sup>，践蹶飞梁，可行十余里，至达丽罗川<sup>②</sup>，即乌仗那旧都也。其川中大伽蓝侧有刻木慈氏菩萨像<sup>③</sup>，金色庄严，高百余尺，末田地迦（旧曰末田地，讹也）阿罗汉所造。彼以神通力将匠人升睹史多天（旧曰兜率陀，讹也）<sup>④</sup>，令亲观妙相，往来三返尔乃功毕。

自乌铎迦汉荼城南渡信渡河<sup>⑤</sup>，河广三四里，流极清急，毒龙恶兽多窟其中，有持印度奇宝名华及舍利渡者，船辄覆没。渡此河至咀叉始罗国（北印度境）<sup>⑥</sup>。其城北十二三里有宰堵波，无忧王所建，每放神光，

---

① 絙（gēng 耕），粗索。 ② 达丽罗川：指印度河西岸河谷。 ③ 慈氏菩萨：即弥勒菩萨。 ④ 睹史多天：又译作兜率天。佛教把世俗世界分作欲界、色界、无色界，睹史多天为欲界六天之一。传说睹史多天的内院是弥勒菩萨居住的净土。 ⑤ 信渡河：也作信度河，即印度河。

⑥ 咀叉始罗国，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西北。

是如来昔行菩萨道为大国王号战达罗钵刺婆（此言月光），志求菩提舍千头处。……又从坦叉始罗北界渡信渡河，东南二百余里，经大石门，是昔摩诃萨埵王子于此舍身饲饿乌择七子处，其地先为王子身血所染，今犹绎赤，草木亦然。……

又东南登危险，度铁桥，行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旧曰罽宾，讹也）<sup>①</sup>。其都城西临大河，伽蓝百所，僧五千余人。有四窣堵波，崇高壮丽，无忧王所建，各有如来舍利升余。法师初入其境，至石门，彼国西门也，王遣母弟将车马来迎。入石门已，历诸伽蓝礼拜，至一寺宿，寺名护瑟迦罗。其夜众僧皆梦神人告曰：“此客僧从摩诃支那来<sup>②</sup>，……有无量善神随逐，……师等宿福为远人所慕，宜勤诵习，令他赞仰，如何懈怠沉没睡眠！”诸僧闻已，各各惊寤，经行

---

①迦湿弥罗国，旧译罽（jì）宾，今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②摩诃支那：摩诃是梵文大的音译，摩诃支那就是大支那，古代印度人常以此称中国。

禅诵<sup>①</sup>，至旦，并来说其因缘，礼敬逾肃。

如是数日，渐进王城，离可一由旬<sup>②</sup>，到达摩舍罗（此言福舍，王教所立，使招延行旅，给赡贫乏）。王率群臣及都内僧诣福舍相迎，羽从千余人，幢盖盈途，烟华满路，既至相见，礼赞殷厚，自手以无量华供散乞，请乘大象相随而进，至都，止闍耶因陀罗寺（寺王舅所立也）。明日，请入宫供养，并命大德僧称等数十人，食乞，王请开讲，令法师论难，观之甚喜。又承远来慕学，寻读无本，遂给书手二十人，令写经论，别给五人供奉驱使，资待所须，事事公给。

彼僧称法师者，高行之人，……性爱贤重士，既属上宾，盱衡延纳<sup>③</sup>，法师亦倾心咨禀，晓夜无疲，因请讲授诸论。彼公是时年向七十，气力已衰，庆逢神器，乃励力敷

①经行：即绕佛、绕行、旋绕，是佛教信徒环绕着佛塔或佛像行走向佛表示敬意的礼节。 ②由旬：印度古代计程单位，又译作逾缮那。一由旬的长度有数种不同说法，大约是古代行军一日的路程。 ③盱（xū）衡：举眉扬目。



扬，自午已前讲《俱舍论》，午已后讲《顺正理论》，初夜后讲《因明》、《声明论》，由是境内学人无不悉集。法师随其所说，领悟无遗，研幽击节，尽其神秘，彼公欢喜，叹赏无极，谓众人曰：“此支那僧智力宏瞻，顾此众中无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继世亲昆季之风<sup>①</sup>，所恨生乎远国，不早接圣贤遗芳耳！”时众中有大乘学僧毗戍陀僧诃（此言净师子也）、辰那饭荼（此言最胜亲），萨婆多学僧苏伽蜜多罗（此言如来友）、婆苏蜜多罗（此言世友），僧祇部学僧苏利耶提婆（此言日天）、辰那坦迦多（此言最胜救）<sup>②</sup>，其国先来尚学，而此僧等皆道业坚贞，才解英富，比方僧称虽不及，比诸人足有余。既见法师为大匠褒扬，无不发愤难诘法师，法师亦明目酬酢<sup>③</sup>，无所蹇滞<sup>④</sup>，由是诸贤亦率惭服。

---

①世亲昆季：指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创立者和理论家无著、世亲兄弟。②僧祇部：摩诃僧祇部的简称。③酬酢（zuò）：劝酒叫酬，回敬叫酢，这里指用言语来回敬。④蹇（jiǎn简）滞：不顺利。

其国先是龙池，佛涅槃后第五十年，阿难弟子末田底迦阿罗汉教化龙王舍池，立五百伽蓝，召诸贤圣于中住止，受龙供养。其后健陀罗国迦腻色迦王如来灭后第四百年<sup>①</sup>，因胁尊者请诸圣众内穷三藏、外达五明者<sup>②</sup>，得四百九十九人，及尊者世友合五百贤圣于此结集三藏。……停留首尾二年，学诸经论，礼圣迹已，乃辞。

……出那罗僧诃城，东至波罗奢大林中，逢群贼五十余人，法师及伴所将衣资劫夺都尽，仍挥刀驱就道南枯池，欲总屠杀。其池多有蓬棘萝蔓，法师所将沙弥遂映刺林，见池南岸有水穴，堪容人过，私告法师，即相与透出，东南疾走可二三里，遇一婆罗门耕地，告之被贼，彼闻惊愕，即解牛与法师向村，吹贝，声鼓相命，得八十余人，各将器械，急往贼所。贼见众人逃散，各入林间。法师遂到池解众人缚，又从诸人

<sup>①</sup>健陀罗国：是亚洲著名古国，在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喀布尔河流域。 <sup>②</sup>五明：即古代印度五种学科的通称，包括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

施衣分与，相携投村宿。人人悲泣，独法师笑无忧戚，同侣问曰：“行路衣资 贼掠 俱尽，唯余性命，仅而获存，困弊艰危，理极于此，所以却思林中之事，不觉悲伤，法师何因不共忧之，倒为欣笑？”答曰：“居生之贵，唯乎性命，性命既存，余何所忧？故我土俗书云：‘天地之大宝曰生。’生之既在，则大宝不亡，小小衣资，何足忧吝。”由是徒侣感悟。……

明日到磔迦国东境，至一大城。城西道北有大庵罗林，林中有一七百岁婆罗门，及至观之，可三十许，形质魁梧，神理淹审，明《中》、《百》诸论，善《吠陀》等书<sup>①</sup>，有二侍者，各百余岁。法师与相见，延纳甚欢，又承被贱，即遣一侍者，命城中信佛法者，令为法师造食。其城有数千户，信佛者盖少，宗事外道者极多。法师在迦湿弥罗时，声誉已远，诸国皆知，其使乃遍城中告

---

<sup>①</sup>吠陀：婆罗门教的经典，共有四种，通常称作四《吠陀传》。

唱云：“支那国僧来近处被贼，衣服总尽，诸人宜共知时。”福力所感，遂使邪党革心，有豪杰等三百余人闻已，各将斑斕布一端，并奉饮食，恭敬而至，俱积于前，拜跪问讯。法师为咒愿，并说报应因果，令诸人等皆发道意，弃邪归正，相对笑语，舞跃而还，长年叹未曾有。于是以斕布分给诸人，各得数具衣直，犹用之不尽。以五十端布奉施长年，仍就停一月，学《经百论》、《广百论》。其人是龙猛弟子，亲得师承，说甚明净。

从此东行五百余里，到至那仆底国<sup>①</sup>。诣突舍萨那寺，有大德毗腻多钵腊婆（此云调伏光，即北印度王子），好风仪，善三藏，自造《五蕴论释》、《唯识三十论释》。因住十四月，学《对法论》、《显宗论》、《理门论》等。

……至闍烂达那国（北印度境）<sup>②</sup>，入其国，诣那伽罗驮那寺，有大德旃达罗伐摩

<sup>①</sup>至那仆底国：在今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处的萨特累季河流域。<sup>②</sup>闍烂达那国：今印度旁遮普邦的朱隆杜尔。

（此云月胄），善究三藏，因就停四月，学《众事分毗婆沙》。

……至殑伽河源①，广三四里，东南流入海处广十余里，其味甘美，细沙随流。彼俗书记谓之“福水”，就中沐浴，罪叠消除②，啜波嗽流③，则殃灾殄灭，没而死者，即生天受福，愚夫愚妇常集河滨，皆外道邪言，无其实也。后提婆菩萨示其正理，方始停绝。国有大德名闍耶毼多，善闲三藏，法师遂住一冬半春，就听《经部毗婆沙》讫。

渡河东岸至秣底补罗国④。……其国有大德名蜜多斯那，年九十，即德光论师弟子，善闲三藏。法师又半春一夏就学萨婆多部《怛埵三弟钵论》（此言《辩真论》，……德光所造）、《随发智论》等。

……至羯若鞠闍国（此言曲女城，中印度）⑤。国周四千里，都城西临殑伽河，长

①殑（jīng竟）伽河，即今恒河：②罪叠（xi n 衅）：罪孽。③啜（chnò辍），喝。④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方邦的马达瓦尔。⑤羯若鞠闍（shé舌）国：是印度历史上有名的古国，都城曲女城，在今印度北方邦的卡瑙季。玄奘到达时正是该国的全盛时代。

二十余里，广五六里，伽蓝一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大小俱学。其王吠奢种也<sup>①</sup>，字曷利沙伐弹那（此言喜增），父字波罗羯逻伐弹那（此言作增），兄字遏逻阇伐弹那（此言王增）。王增在位仁慈，国人称咏。时东印度羯罗拿苏伐剌那国（此言金耳）设赏伽王（此言日）恶其明略而为邻患<sup>②</sup>，乃诱而害之。大臣婆尼（此言明了）及群僚等悲苍生之无主，共立其弟尸罗阿迭多（此言戒日）统承宗庙<sup>③</sup>。王雄姿秀杰，算略宏远，德动天地，义感人神，遂能雪报兄仇，牢笼印度，威风所及，礼教所沾，无不归德。天下既定，黎庶斯安，于是戢武韬戈，营树福业，敕其境内无得杀生，凡厥元元，普令断肉，随其圣迹，皆建伽蓝，岁三七日遍供众僧，五年一陈无遮大会，府库所积并充檀舍。……法师入其国，到跋达罗毗诃罗寺住

①吠奢：又作吠舍，是古代印度四种姓中的第三等。

②羯罗拿苏伐剌那：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穆尔希达巴德。③尸罗阿迭多：意译为戒日，是上面提到的曷利沙伐弹那即位后的称号，他是印度历史上著名的国王。

三月，依毗离耶犀那三藏读佛使《毗婆沙》、  
日胄《毗婆沙》讫。

**本卷从法师到达阿耨尼国讲起，  
讲到到达羯若鞠阇国。**

法师从高昌国西行到达阿耨尼国的阿父师泉。泉位于路南沙崖上，崖高好几丈，泉水从崖半流出。相传过去有商侣数百人途中断水，到这里后疲乏困顿，一筹莫展。同行众人里有一僧人，他没带钱物，依靠大家施舍度日，大家商议道：“这个僧人尊奉佛教，所以我们供养他，尽管跋涉万里，他用不着携带什么东西，现在我们处境危难，他竟然无动于衷，我们应一起去找他说话。”僧人说：“你们要得到水，就都该拜佛，接受三归五戒，然后我为你们登崖取水。”众人既已陷于困境，都听从僧人的吩咐，受戒完毕，僧人叮嘱说：“我登上崖后，你们要叫‘阿父师为我下水’，要多少有多少。”僧人离去一会，众人照他的话叫喊，很快就流下水而且流得很多，大家无不高兴感谢，可僧人一直不下来，大家上崖一看，僧人已圆寂了。众人不论大小都号咷痛哭，按照西域习俗火化了遗体，

在他坐化的地方，聚砖石堆成一塔。塔至今犹存，水也没有干涸，行旅往来，随着人数多少，流水也或粗或细，如没有人时，水就仅有点滴。法师一行在泉水边歇宿。

第二天出发，又经过银山。山很高大，到处是银矿，西方各国的银钱就靠它来铸造。至山的西边遇上一群盗贼，交出财物后才又上路，法师一行来到了王城所在的河边过夜。当时有同行的商胡数十人要抢先去做买卖，半夜偷偷动身，走出十余里被盗贼所杀，无一幸免，等法师一行来到，只见尸骨，不见财物，法师等人深为悲伤叹息。

再向前遥见都城，阿耆尼王与群臣前来迎接，请入城中供养。该国先前曾被高昌侵扰，有仇恨，不肯供给马匹。法师在这里住了一夜又继续前进。

前去渡过一条大河，向西到达平原，走了几百里，进入屈支国界（旧译龟兹，误）。临近王都，王与群臣以及高僧木叉毘多等前来迎接，此外还有数千僧人，都来到城东门外，搭起帐幕，安置佛像，奏响乐曲住下来。法师到后，各位高僧起身相迎，互致问候，然后各自就坐，让一僧人托上一盘鲜花献给法师，法师接受，捧至佛像前散花，礼拜后，在木叉毘多之下就坐。……第二天，王请法师到



宫中，摆出丰盛的食物供养法师，食物中有所谓三种净肉，法师不吃。王深感奇怪，法师解释道：

“这是小乘渐教的风气，而我所信奉的大乘教不是这样的。”只吃了别的食物。

：吃毕，到城西北的阿奢理儿寺（汉译奇特），是木叉毘多所住之处。毘多佛理娴熟见解高明，深受当地人的崇信，曾在印度游学二十余年，博涉众经，而最娴熟声明之学，王和国内僧俗都对他极为尊重，号称独步。他见法师到来，只是以对待宾客之礼接待，并不认为法师通晓佛法，对法师说：

“这里《杂心》、《俱舍》、《毗婆沙》等各种经典俱全，学好就足够了，不用西去跋涉备受艰辛。”法师回答道：“这里有《瑜伽论》吗？”毘多说：“何必问这种邪见之书！真正的佛弟子是不学这种书的。”法师原先对他极为尊敬，听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把他视同尘土，回答道：“《婆沙》、《俱舍》我国已有，只恨它理疏言浅，没有在根本问题上作深入探讨，因此要来学习大乘的《瑜伽论》。再说《瑜伽》是后身菩萨弥勒所讲说，如今说是邪书，难道不怕坠入无间地狱吗？”毘多说：

“《婆沙》等经你还未通解，怎么能说它讲得不深？”法师反问道：“您如今通解吗？”毘多回答说：“我完全通解。”法师就用《俱舍论》开头部

分质问，毘多一开口就讲错了，法师又进一步追问，毘多脸色大变，说：“请你改问其他部分。”法师又举出一段，毘多还是讲不通，说：“《俱舍论》中没有这段话。”王叔智月出家为僧，也能解说经论，当时正好在旁，马上证明说《俱舍论》中确有此话，于是取出经本对读，毘多极羞愧，说：“我年老忘记了。”法师又问其他部分，毘多也作不出高明的解说。这时因为凌山上积雪封路未开，不能前进，在这里淹留了六十来天，除眺望景色外，常常找毘多谈论，毘多见了法师不再傲然踞坐，或起立或躲避，私下对人说：“这位支那僧人不易应对，如到了印度，那里的少年中未必能有这样的人物。”他对法师已是如此的敬畏。到出发这天，国王供给力伕、驼、马，并与僧侣等倾城出送。

从这里西行两天，遇到突厥贼寇两千多骑，他们要合伙瓜分法师一行的财物，因分赃不均而发生争吵，自相打斗后散去。

继续前进六百里，渡过一片小沙碛，到达跋禄迦国（旧译姑墨），停宿了一夜。再向西北行进三百里，穿过一片沙碛，到达凌山，也就是葱岭的北角。这座山山势险峻，高耸云天，自有天地以来，冰雪聚积，结成凌块，春夏不消，冻成一片，与白

云相接，抬头只见白茫茫的，无边无际，山上冰峰崩塌下来，堆积路边，有的高达百尺，有的宽广数丈，以致山路崎岖，登攀艰难，加上风雪交加，即使套上层层鞋袜，裹上重重皮衣，仍不免冷得发抖，准备休息进食，又无一处干燥之地可供落足，这时只能将锅子吊起来烧水煮饭，在冰上铺开被褥就寝。七天之后方才出山，一行人众冻饿而死的十有三四，死去的牛马为数更多。

出山后到达一个清池（清池也叫热海，是因为见它面对凌山而不封冻，所以叫此名，池水未必是温热的），周围有一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窄，看过去一片汪洋，无风也掀起几丈波浪。顺着池向西北方向走了五百多里，到达素叶城，遇上了突厥叶护可汗，正在游猎，兵马极多。可汗身穿绿绫袍，露着头发，一丈来长的包头帛练拖到脑后。手下达官二百多人，都身穿锦袍，头结发辫，在左右环侍。其余战士都身穿毛皮服装，拿着弓、槊、大旗，骑着骆驼、战马，多得看不到边。法师和可汗相见，可汗十分欢喜，说：“我暂时还要前去一地，二三天后就可返回，请法师先去我的衙帐。”派达官叫达摩支的带法师前往。三天后可汗才回来，请法师见面。可汗住在一座大帐里，帐用金花装饰着，灿烂夺目，各达官在可汗面前铺的长席上

分两列陪坐，都身着华丽的锦衣，手执武器的卫兵站在后面，虽是身居帐幕里的可汗，也显得十分尊贵。法师距离帐幕还有三十来步，可汗就出帐迎拜，传话慰问后大家入座。突厥拜火，不用床，因为木器含火，所以敬而不坐，只在地上铺上一层层毯子，但仍为法师设置一把铁交床，铺上垫子请法师入座。不一会又请进大唐使者和高昌使者，递交了国书、信物，可汗一一过目，十分高兴，让使者就坐。接着传令摆酒奏乐，可汗与臣下、使者们饮酒，另外要来葡萄浆请法师喝。……等一会又有食物送上，都是烹制的新鲜羊羔牛犊之类，摆满面前，另外制作了素食，如饼饭、酥乳、石蜜、刺蜜、葡萄之类请法师吃，吃毕，又送上葡萄浆，接着请法师说法。法师讲说十善业中为什么要提出不杀生爱护物命，以及波罗蜜多所谓超脱生死的道理，大家都举手叩额，很高兴地相信领受。

法师在这里停留了几天。可汗劝法师留下来，说：“法师不要去印特伽国（指印度），那里天气酷热，十月里热得和这里的五月里一样，看法师这副容貌，到达那里恐怕会被烤融化了。那里的人赤身露体，肤色黝黑，多不讲礼貌，没有什么可看的。”法师回答道：“如今我前去那里，是打算追寻佛的遗迹，渴慕求法啊！”可汗于是传令军中，

寻找懂汉语及西域各国语言的人，找到一位年轻人，曾经到长安去过几年，通晓汉语，可汗马上封他为摩咄达官，又写了致各国君主的国书，令摩咄送法师去迦毕试国。又施与法师绯红绫法衣一件，绢五十匹，与群臣送法师到十多里外。

……法师又进入大沙磧，没有水草，只能望着地面上的白骨前进。走了五百多里，到达了飒秣建国（汉译康国）。国王和百姓都不信佛法，而信仰崇拜火。有两所寺，从来不住僧侣，外来僧侣投宿，寺里胡人就用火来驱逐，不许居住。法师刚到达时，王接待还怠慢无礼，经过一夜，法师为他阐述人天因果，赞佛功德，恭敬福利，王听了很欢喜，要求吃斋受戒，对法师变得殷勤敬重。随从法师的两个沙弥到寺里礼拜，胡人又烧火驱逐，沙弥跑回来后告诉王，王知道了就命令拘捕烧火的，抓来后召集百姓，传令剥去这些人的手，法师正要劝勉人们行善，不忍看到毁坏他们的肢体，请王赦免他们，王就把他们痛打一顿，逐出都城。从此举国上下对佛教肃然起敬，都要求信奉，于是举行大会，剃度佛教徒入居寺内。……

……法师一行进入山区，山路陡峭险阻，只能勉强通行，又没有水草。在山里走了三百多里进入铁门，这里峰壁陡峭，崖石中多铁矿，靠它做了个

门，门上又镶上铁，还用铁铸成许多铃挂上面，所以叫作铁门，是西突厥的关塞。出铁门就到了睹货罗国（旧译吐火罗，误）。 二

从这里走了几百里渡过缚乌河，到达活国，是叶护可汗长子咀度设居住的地方。这位设又是高昌王的妹婿，高昌王有信送给他。在法师到达时，高昌公主可贺敦已死，咀度设又在生病，听说法师从高昌而来，又得到高昌王的信，与儿女们痛哭不止，请求法师说：“弟子见到法师眼前就明亮了，希望停留一段时间。如病情好转，要亲自送法师到婆罗门国。”当时又有一位印度僧来到，为咀度设念诵咒语，病逐渐好起来。设接着又娶一位可贺敦，年纪轻，受咀度设娶高昌王妹以前所生儿子的唆使，用药毒杀丈夫，咀度设死后，高昌公主儿子年龄小，被前生之子特勤篡位为设，又以后母为妻。由于遇上了咀度设的丧事，法师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

这里有一位沙门名叫达摩僧伽，曾游学印度，葱岭以西各国推崇他为法匠，疏勒、于阗的僧人没有敢与他对谈的。法师想要了解他的学识深浅，派人问他能解说几部经论，他的弟子听到后都忿忿不平，达摩笑着说：“我全能解说，请随意问吧。”法师知道他不学大乘，就小乘教的《婆沙》等提了几个

问题，达摩没能很好回答，于是表示折服，门人们也感到惭愧。此后达摩很高兴地和法师相见，到处夸奖法师，说自己比不上。

当时新设已即位，法师向他要求派遣使者并给予邬落马，准备南去印度国。设说：“弟子所管有缚喝国，北临缚刍河，人称小王舍城，佛遗留的圣迹极多，希望法师暂时先去那里瞻仰礼拜，然后再回来取马南去。”当时有缚喝国僧几十人听说旧设死去，其子继立，一同前来吊唁，法师与他们相见，讲述了自己的打算，他们说：“请从我们那里直接南去，那儿有条好路，如果再返回这里，徒然多绕了路。”法师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就向设辞行，取了马跟随缚喝国僧前去。

到达缚喝国，看到那里的城郭高大宽阔，土地肥沃，确是好地方。有佛寺百所，僧徒三千多人，都信奉小乘。城外西南方向有一座纳缚寺，庄严富丽。……寺里有一位磤迦国的小乘三藏名叫般若羯罗（汉译慧性），他听说缚喝国有许多佛教的圣迹，所以前来礼拜瞻仰，此人聪慧好学，年少时就才华横溢，钻研九部经论，潜心“四阿含经”，以解说经义知名全印度，小乘论藏中的《迦延》、《俱舍》、《六足》、《阿毗昙》等无不通晓。他一听说法师远来求法，见面谈得很融洽，法师向他

提出疑问，用《俱舍》、《婆沙》中的问题来问他，他对答如流。法师于是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向他学习《毗婆沙论》。寺中还有两位小乘三藏，名叫达摩毕利（汉译法爱）和达摩羯罗（汉译法性），都为此国人所推重。他们看到法师神采明秀，也极为敬仰。……

从缚喝国南行，与慧性法师结伴同到揭职国。向东南进入大雪山，走了六百多里，出睹货罗国境，进入梵衍那国。此国东西绵延二千多里，都在雪山之中，路途艰险，远过凌山、沙磧，积云飞雪，没有一刻晴朗。……这样慢慢地走到了梵衍都城。城中有佛寺十多所，僧徒数千人，都学习小乘教出世部的学说。梵衍王出城迎接，请法师至宫中供养，数日后方才出宫。这里有大众部学僧一个叫阿梨耶驮娑（汉译圣使），一个叫阿梨耶斯那（汉译圣军），都精通法相，见到法师，惊叹远方的支那国竟有这样的僧人，带领法师到各处瞻仰礼拜，极为殷勤。……

在这里过了十五日，离开梵衍国，走了两天遇到大雪，迷失道路，到一座小沙岭才碰上猎人指路。越黑山，到达迦毕试国境。这个国周围四千多里，北靠雪山，国王是刹帝利种姓，明智威猛，统辖十多个小国。将要抵达该国国都，王和僧人们都



出城迎接。这里有佛寺一百多所，僧人们互相争执，都想邀请法师去居住，其中有一座小乘寺叫沙落迦，相传是当初汉天子的儿子在这里作人质时所建造，寺中的僧人说：“我寺本是汉天子儿所建，今法师从那里来，应该先到我寺。”法师见他词意恳切，同行的慧性法师又是小乘僧人，也不愿住大乘寺，于是就在这里停宿。

汉天子儿建造寺时，还把无数珍宝藏藏在佛院东门南边的大神王像脚下，准备以后用来修补寺院。僧侣感戴恩德，在屋壁上到处画上汉天子儿肖像，在每年的解安居日还要为他讲经修德，代代相传，至今不息。不久前有个恶王贪婪暴虐，要抢夺这批珍宝，让人挖掘神像脚下，于是大地摇动，神像头顶上有个鸛鵒鸟像，看到挖掘，也扑动翅膀厉声鸣叫，恶王和带来的许多军人惊惧昏倒，都仓惶离去。寺内塔上的相轮毁坏，僧众要取出珍宝来修葺，大地又震动轰鸣，无人再敢走近。法师来到后，僧众聚集到一起，请法师向神明陈说情由，法师与众人来到神像前，焚香禀告道：“汉天子儿原先藏下这些珍宝是预备修营功德，如今开启使用，正是时候，希望神明监察我等无妄之心，收敛神威。如蒙允许，玄奘亲自监督开启，称度斤数，交给管事的，按照程式修造，不让浪费，切望神灵体察众人之心。”

说罢，让人发掘，果然平安无事，入地七八尺深有一个大铜器，内有黄金几百斤，明珠几十颗，大家十分高兴，无不心悦诚服。

4. 法师就在寺中坐夏。迦毕试国王……崇信大乘，喜爱观看讲诵佛经，请法师和慧性在一大乘寺中举行法会。这里有大乘高僧名叫秣奴若瞿沙（汉译如意声）、说一切有部僧阿梨耶伐摩（汉译圣胄）、化地部僧求那跋陀（汉译德贤），都是头面人物。但是他们不能兼通诸部经典，大小乘各有侧重，虽有所专精，毕竟只是偏长一门。只有法师对各派都十分熟悉，根据他们发问，依照各部之说作答，使他们都心悦诚服。这样持续了五天散会。王十分高兴，以纯锦五匹专门施与法师，其他人也多少不等得到赏赐。在沙落迦寺度过安居期后，慧性法师受到睹货罗国王邀请无法推辞，只好返回，法师和他作别。

……法师到达佛顶骨城，城中有一座多层楼阁，第二层中有七宝小塔，如来的顶骨就安放在塔中。佛骨方圆一尺二寸，骨上的发孔很明显，颜色黄白，盛放在宝函里。要想知道未来的祸福，就把香末研磨成泥，用帛练包好，放在骨上，根据出现形象来定吉凶。法师印得了菩提树像，跟随的二位沙弥中年龄稍长的印到佛像，小者印得了莲花像，

守卫佛骨的婆罗们很高兴，向法师弹指散花说：

“法师所得到的形象极为罕见，足以表明法师有菩提树下成佛的希望。”又有骷髏骨塔，形状象荷叶。还有佛眼，有沙果那样大小，熠熠放光，透出函外。还有佛的袈裟，用上好的细棉布制作。还有佛的锡杖，白铁作环，栴檀木作杆。法师一一礼拜，虔诚致哀敬，并施与了金钱五十枚、银钱一千枚、绮幡四面、锦两端、法服两套，散各色花，拜辞而出。

法师又听说灯光城西南二十多里处有瞿波罗龙王住过的洞窟，当初如来降伏了这条龙，因而在窟中留下了影像。法师想去礼拜，可是听说道路荒芜难行，又多盗贼，近二三年来有人去过那里，多是什么都没看到，因此很少再有人去。但法师仍一意要去，而迦毕试的陪送使者急于回国，不愿意在此地停留，劝法师不要去，法师回答说：“能看到如来真身的影像，真是亿劫难逢，怎能够已经来到这里而不去礼拜？你们暂且慢慢前进，我去去就来。”于是法师独自前去。到了灯光城，去一座寺院里探问路程，找人带引，没有人肯去，后见到一个小孩，说：“这座寺院的庄院离我家不远，我先送法师到庄院。”就陪同法师前去，到庄中住宿下来，找到一位老人，他知道洞窟所在，就带引法师

出发。走了几里路，碰到五个贼人拔刀逼上前来，法师摘下帽子露出法服。贼人问：“法师要去哪里？”法师回答：“我要去礼拜佛影。”贼人说：“法师难道没有听说这里有贼吗？”法师说：“贼也是人，如今为了礼佛，即使猛虎满道，玄奘也不畏惧，何况各位檀越还是人呢！”贼人于是发愿要一起前去礼拜。来到洞窟所在，看到窟在石涧东边崖壁上，门向西开，看进去一片幽暗，什么也没有。老人说：“法师径直走进去，碰到东壁后，再退后五十来步，面向正东看，佛影就在那里。”法师进去，信步前行，大致走五十步，果真碰到了东壁，按照老人的吩咐退后站定，十分虔诚地礼拜了一百多遍，仍一无所见。法师责怪自己为尘俗障累，懊恼悲哭，更加诚心地礼拜念诵《胜鬘》等诸经和诸佛偈颂，一边赞颂一边礼拜，又拜了一百多遍，看见东壁出现了钵一般大小的亮光，很快又熄灭了。法师又悲又喜，继续礼拜，又出现了盘子般大小的光亮，一闪现后又灭了。法师更加感慕，立誓如不见如来影像，绝不离开。这样继续礼拜了二百多遍，于是整个洞窟大放光明，看到如来影像清楚地显现在壁上，好象云消雾散，忽然现出一座金山，妙相光明，神姿耀目，……不可言喻，佛的身躯和袈裟都是赤黄色，从膝以上形象端好清晰，莲

花座以下略为暗淡，如来左右和身后的菩萨、圣僧影像也都显现出来。法师看到后，招呼门外六人持火前来烧香，等火一到，佛影立即消失，法师忙叫熄火，又祈请后佛影才重新显现，六人中有五人都看到了，只有一人看不到。这样持续了约半顿饭时间，佛影清晰可见，得以致礼赞颂，散花进香已毕，佛影消逝，才拜辞出窟。陪同的婆罗门十分欣喜，感叹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说：“如果不是法师至诚愿力之厚，是不会使奇迹出现的。”在窟门外还有许多圣迹。法师与众人回去，那五个贼人都毁弃了刀仗，受戒后告辞。

……法师一行渡过一条大河到达了布色羯逻伐底城。城东有塔，无忧王所建造，是过去四佛说法之地。城北四五里寺内有塔，高二百多尺，无忧王所建造，这里是释迦佛当年修行菩萨道时，乐于布施，曾一千次托生为该国王，又一千次舍出自己的眼睛的地方，象这样的圣迹多得数不清，法师都得以瞻仰礼拜。高昌王所施舍的金银、绫绢、衣服等物，法师每到大塔、大寺，都分一部分作为供养，申说诚意后离去。

从这里又到了乌铎迦汉荼城。从城北跋山涉水，行走六百多里，进入乌仗那国（汉译苑，是当年阿输迦王的苑囿，旧译乌长，误）。国土跨越

苏婆萨堵河，当年曾有寺院一千四百所，僧徒一万八千人，如今都荒芜减少。……国王常住在耆揭厘城，这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城东四五里处有大塔，经常出现奇异的祥瑞，是佛前生作忍辱仙人时被羯利王（汉译斗诤，旧译歌利，误）割截身体之处。从城东北走了二百五十里进入大山，来到阿波逻罗龙泉，就是苏婆河的上源。这条河流向西南。此地气候寒冷，春夏经常冰冻，到晚上就下雪，雪花呈现五色，片片飞舞，象杂花一样。龙泉西南三十多里，河北岸磐石上有佛的脚印，随着各人的福愿，丈量起来长短各不相同，是佛当年降伏阿波逻罗龙时来到这里所留下的。顺流而下三十多里处，有如来洗衣石，石上的袈裟条纹犹历历在目。从城南走四百多里到达醯罗山，这里是当初如来听闻半偈，为了报答药叉之恩舍身跳下山崖之处。从耆揭厘城向西五十里处渡过大河，来到卢醯咀迦（汉译赤）塔，塔高十余丈，无忧王所建造，是如来前生作慈力王时用刀切割自己身体喂养五个药叉之处（旧译夜叉，误）。向城东北走三十多里到遏部多（汉译奇特）石塔，塔高三十尺，当年佛在这里为人和天神讲说佛法，佛离开后就从地中涌出了这座石塔。从塔西渡过大河，走三四里来到一所精舍，有阿嚩卢枳多伊湿伐罗菩萨像（汉译观自在，……

旧译光世音或观世音或观世音自在，都是错误的），很有威灵。城东北听说有人登山越谷，逆徙多河而上，路途危险，手攀铁练，足登飞梁，大约行走十多里，就到了达丽罗川，也就是乌仗那国原先的都城。这条川谷中的大寺院旁有木雕慈氏菩萨像，金色庄严，高一百多尺，是末田地迦（旧译末田地，误）阿罗汉所建造。他运用自己的神通把匠人升到睹史多天（旧译兜率陀，误），让他亲眼看到慈氏菩萨的妙相，往来了三次才造成。

从乌铎迦汉荼城向南渡印度河，河宽三四里，水流清彻湍急，很多毒龙恶兽栖息其中，如果有人携带印度的奇宝名花及舍利子过河，船就要覆没。渡过这条河来到咀叉始罗国（在北印度境内）。城北十二三里有塔，无忧王所建造，常放神光，是如来当年行菩萨道为大国王，号战达罗钵刺婆（汉译月光），为了求得菩提而一千次施舍自己的脑袋之处。……再从咀叉始罗国北界渡过印度河，向东南走二百多里，经过大石门，是从前摩诃萨埵王子舍身喂养七头饥饿的幼虎之处，这里的土地曾被王子身血染红，至今还是绛红色，草木也是这种颜色。

.....

再向东南登危道，过铁桥，走了一千多里，来到迦湿弥罗国（旧译罽宾，误）。都城西临大河，

有寺院百所，僧侣五千多人。有四座塔，塔身巍峨壮丽，无忧王所建造，每座塔里都有如来的舍利一升多。法师初入国境，到达石门，就是这个国家的西门，王派遣自己的同母弟带了车马前来迎接。进入石门后，所经历的寺院一一礼拜，到一所名叫护瑟迦罗的寺院住下来。当夜寺中的众僧都梦见神人告诉他们道：“这位客僧从中国前来，……有无数善神追随左右，……师等有福生在这里而为远方来人所倾慕，应当勤于诵经习业，使他赞美敬仰，怎能懒惰熟睡不起！”众僧听了，各各惊醒，起身绕佛诵经，天亮后，都来向法师诉说因缘，愈加礼敬。

这样过了几天，逐渐走进王城，距离大致还有一天路程，到达达摩舍罗（汉译福舍，是王下令设立的，用来招待行路的人，并接济贫困者）。王率领群臣和都城里的僧侣前来福舍迎接，随从仪仗有一千多人，幢盖烟花填塞道路。到后和法师相见，礼赞殷厚，亲手供献散发数不清的鲜花，请法师乘上大象随同前进，到都城后歇宿于闍耶因陀罗寺（寺是王舅建立的）。第二天，王请法师入宫供养，并叫高僧僧称等几十人作陪，饭后，王请法师开讲，与众僧论辩，王看了大为欣喜。又因为法师远来求法，无书可读，就派书手二十人，为法师抄写经论，另外加派五人供法师使唤，所需财物，都



由官府供给。

这位僧称法师是高行之人，……生性爱贤重士，法师既是上宾，僧称欣然接纳，法师也倾心交谈请教，昼夜不倦，趁机请僧称讲授诸论。僧称这时已年近七十，气力已衰，但庆幸遇上法师这样的大才，就尽力讲解，中午以前讲授《俱舍论》，中午以后讲授《顺正理论》，晚上讲授《因明》、《声明论》，境内学者也都前来听讲。法师随僧称所讲，完全领悟，深入钻研，穷尽奥秘，僧称欣喜，赞叹不已，对众人说：“这位支那僧智力宏博，这里僧众之中没有能超过他的，凭他的聪明智慧，足以继承无著、世亲兄弟的事业，遗憾的是他是远国之人，没能更早地继踪圣贤遗泽啊！”当时听众中有大乘教求学僧毗戌陀僧诃（汉译净师子）、辰那饭荼（汉译最胜亲）、说一切有部求学僧苏伽蜜多罗（汉译如来友）、婆苏蜜多罗（汉译世友），大众部求学僧苏利耶提婆（汉译日天）、辰那咀逻多（汉译最胜救），先来此国求学，都道业坚贞，才识英富，比僧称虽不及，比众人则有余。他们看到法师受僧称赞扬，发愤诘难法师，法师有条有理地一一回答，毫无疑滞，由此他们惭愧钦服。

这个国家原先是龙池。佛涅槃之后第五十年，

阿难的弟子末田底迦阿罗汉教化龙王 让它施舍龙池，建立五百佛寺，召请各位圣贤居住，受龙王供养。以后健陀罗国迦膩色迦王在如来寂灭后第四百年，通过胁尊者请来能内究三藏外达五明的圣贤，有四百九十九人，再加上世友尊者一共五百圣贤在这里结集三藏。……法师在这里前后停留了两年，学习了经论，礼拜了圣迹，然后离去。

……法师一行出那罗僧诃城，向东进入波罗奢大森林中，碰到盗贼五十多人，把法师和同伴所带的衣服资财统统抢去，还挥刀把他们驱赶进路南枯池，准备统统杀害。这个池里长了许多蓬棘藤萝，法师所带的沙弥躲在刺林里，看到池南岸有个出水洞口，人能钻过去，偷偷告诉了法师，于是二人从洞中钻出，向东南飞奔了二三里路，遇到一个婆罗门在耕地，就告诉他遭到盗贼抢劫，他听说后大吃一惊，立即解下牛同法师回村，吹起螺贝，贝声鼓声传呼，集合了八十多人，带着器械，急忙赶到遇贼之地，盗贼看到他们一哄而散，分头逃进树林里。法师于是到池里为众人松绑，又向同来的人们讨衣服，互相搀扶着到村中投宿。大家都伤心落泪，只有法师面带微笑，毫无愁容，他们问道：“行路的衣装资财全被盗贼抢去，只留下性命，艰难困苦到这种地步，想林中的遭遇，不禁悲伤，

法师何以不和我们同忧，反而欣笑？”法师回答道：“人生最可宝贵的只有性命，性命既已保全，此外还有什么可忧虑呢？所以我国教外之书说：

‘天地间的大宝就是生命。’生命既然还在，大宝就没有亡失，区区衣物资财，何足吝惜忧虑。”随行者因而醒悟过来。……

第二天来到磤迦国东境，到达一座大城。在城西路北有很大一片庵罗树林，林中有一位七百多岁的婆罗门，近前观看，只象三十多岁，体魄魁梧，识见通达，懂得《中》、《百》诸论，精熟《吠陀》等书，身边有二个侍者，也都有一百多岁。法师与他们相见，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又由于法师为盗贼所劫，就派出一个侍者，传命城中信仰佛法的人为法师制备食物。城中有几千户人家，信仰佛教的为数甚少，而崇奉外道的极多。但法师还在迦湿弥罗时就声名远播，诸国皆知，那个侍者在城中到处高呼：“支那国僧在附近被盗贼所劫，衣服全被抢光了，大家应当知道，这是该施舍的时候了。”由于佛教福力的感召，于是使信奉外道的邪党革面洗心，有豪杰等三百多人闻讯，各取出斑斕布一端，并携带食物，恭敬地来到法师住所，把所带物品堆积在前，跪拜问候。法师为他们祝福，并阐说了因果报应，使他们产生求道之心，弃邪归

正，相对笑语，舞跃而回，老婆罗门见了感叹，说是前所未有之事。法师于是把氍布分给随从，所得之值都够做几套衣服，还有剩余。又把五十端布奉献给老婆罗门，停留一个月向他学习《经百论》、《广百论》。这位老婆罗门是龙猛的弟子，亲承师说，对经论的解说简洁明确。

从这里向东走了五百多里，到达至那仆底国，投宿突舍萨那寺。寺里有高僧名叫毗臧多钵腊婆（汉译调伏光，是北印度王子），风度不凡，精研三藏，自己还撰写了《五蕴论释》、《唯识三十论释》。法师就留住十四个月，向他学了《对法论》、《显宗论》、《理门论》等。

……法师一行到达阇烂达那国（在北印度境内），进入都城，投宿那伽罗驮那寺。寺里有高僧旃达罗伐摩（汉译月胄），精研三藏。法师在这里停留四个月，向他学了《众事分毗婆沙》。

……法师一行到达菟伽河源，水面宽三四里，东南入海处宽达十多里，水味甜美，细沙随流。教外之书把它叫做“福水”，说在水中沐浴，可消除罪孽，饮用漱口，可以消灭灾殃，沉溺而死，就能升天享福，弄得那些愚夫愚妇经常聚集在河边，其实都是外道邪说，并非事实。后经提婆菩萨揭示正理，这种恶习方才停绝。该国有位高僧名叫闍耶毘

多，娴熟三藏，法师在这里住了一个冬天连带半个春天，听他讲完《经部毗婆沙》。

渡河东行到达秣底补罗国。……该国有高僧名叫蜜多斯那，年已九十，是德光论师的弟子，娴熟三藏。法师又花半个春天一个夏天跟他学习说一切有部的《恒埵三弟钵论》（汉译《辩真论》，……是德光撰写的）、《随发智论》等。

……法师一行到达羯若鞠阇国（汉译曲女城，在中印度境内）。国界长四千多里，都城西临菟伽河，长二十多里，宽五六里，城中有寺院一百多所，僧侣一万多人，大小乘都学。国王是吠奢种姓，名曷利沙伐弹那（汉译喜增），父名波罗羯逻伐弹那（汉译作增），兄名遏逻阇伐弹那（汉译王增）。王增在位时宽厚仁慈，受到百姓称颂。当时东印度羯罗拿苏伐剌那国（汉译金耳）设赏迦王（汉译日）忌恨他智慧而有谋略，威胁邻国，把他诱骗杀害了。大臣婆尼（汉译明了）以及百官悲百姓无主，共同拥立他的弟弟尸罗阿迭多（汉译戒日）继承宗庙。王雄姿秀杰，谋略宏深，德动天地，义感人神，终能为兄报仇，征服全印度，凡是他征伐所到之处，礼教沾及之地，没有不倾心归附的。天下既已平定，百姓安居乐业，于是偃武修文，营造福业，敕令境内不得杀生，凡所管臣民，

一律禁止肉食，有圣迹之处都建立了寺院，一年中逢三逢七之日供养所有僧人，五年举行一次无遮大会，府库所积都用来施舍。……法师进入其国，到跋达罗毗诃罗寺居住三个月，跟随毗离耶犀那三藏读完了佛使所撰《毗婆沙》、日胄所撰《毗婆沙》。

## 卷 三

### 起阿逾陀国 终伊烂拿国

……法师自阿逾陀国礼圣迹<sup>①</sup>，顺殑伽河与八十余人同船东下，欲向阿耶穆佉国<sup>②</sup>。行可百余里，其河两岸皆是阿输伽林，非常深茂，于林中两岸各有十余船贼，鼓棹迎流<sup>③</sup>，一时而出，船中惊扰投河者数人，贼遂拥船向岸，令诸人解脱衣服，搜求珍宝。然彼群贼素事突伽天神<sup>④</sup>，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肉血用以祠之，以祈嘉福。见法师

---

①阿逾陀国：今印度北方邦的奥德。 ②阿耶穆佉（qū区）国：今印度北方邦的阿拉哈巴德西北。 ③棹（zhào）：船桨。 ④突伽天神：意译为难近母，印度教的降魔女神。

仪容伟丽，体骨当之，相顾而喜曰：“我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今此沙门形貌淑美，杀用祠之，岂非吉也！”法师报：“以樊穉陋之身，得充祠祭，实非敢惜，但以远来意者，欲礼菩提像、耆闍崛山<sup>①</sup>，并请问经法，此心未遂，檀越杀之，恐非吉也。”船上诸人皆共同请，亦有愿以身代，贼皆不许。于是贼帅遣人取水，于华林中治地设坛，和泥涂扫，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欲即挥刃，法师颜无有懼，贼皆惊异。既知不免，语贼：“愿赐少时，莫相逼恼，使我安心欢喜取灭。”法师乃专心睹史多宫，念慈氏菩萨，愿得生彼，恭敬供养，受《瑜伽师地论》，听闻妙法，成就通慧，还来下生，教化此人，令修胜行，舍诸恶业，及广宣诸法，利安一切。于是礼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无复异缘，于心想中，若似登苏迷卢山，越一二三天，见睹史多宫慈氏菩萨

---

①耆闍崛山：又写作姑栗陀罗矩吒山，意译为鹫峰、鹫台。相传如来在这里讲过经，因此成为佛教胜地。



处妙宝台，天众围绕，此时身心欢喜，亦不知在坛，不忆有贼。同伴诸人发声号哭，须臾之间，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贼徒大骇，问同伴曰：“沙门从何处来？名字何等？”报曰：“从支那国来求法者此也，诸君若杀，得无量罪，且观风波之状，天神已嗔<sup>①</sup>，宜急忏悔。”贼惧，相率忏悔，稽首归依。时亦不觉，贼以手触，尔乃开目，谓贼曰：“时至邪？”贼曰：“不敢害师，愿受忏悔。”法师受其礼谢，为说杀盗邪祠诸不善业，未来当受无间之苦<sup>②</sup>，何为电光朝露少时之身，作阿僧企耶长时苦种<sup>③</sup>。贼等叩头谢曰：“某等妄想颠倒，为所不应为，事所不应事，若不逢师福德，感动冥祇，何以得闻启诲，请从今日已去，即断此业，愿师证明。”于是递相劝告，收诸劫具，总投河流，所夺衣资各还本主，并受五戒，风波还静，贼群欢喜，顶礼辞别。……

①嗔(chēn)：发怒。 ②无间：即无间地狱的略称。 ③阿僧企耶：又译作阿僧祇，意为无间、无数，常用来表示极其久远的时间。

……至摩揭陀国……底罗 磤迦寺<sup>①</sup>。寺有三藏数十人，闻法师至，皆出迎引。从此又南行百余里到菩提树。树垣垒砖，高峻极固，东西长，南北稍狭，正门东对尼连禅河，南门接大华池，西带峻固，北门通大伽蓝，其内圣迹连接，或精舍，或窣堵波，并诸王、大臣、豪富、长者慕圣营造，用为旌记。正中有金刚座，……一二百年来众生薄福，往菩提树不见金刚座。菩提树即毕钵罗树也，佛在时高数百尺，比频为恶王诛伐，今可五丈余，佛坐其下，成无上等觉<sup>②</sup>，因谓菩提树。树茎黄白，枝叶青润，秋冬不凋，唯至如来涅槃日，其叶顿落，经宿还生如本。每至是日，诸国王与臣僚共集树下，以乳灌洗，然灯散华，收叶而去。法师至，礼菩提树及慈氏菩萨所作成道时像，至诚瞻仰，五体投地，悲哀懊恼，自伤叹言：

---

①摩揭陀国：是有名的印度古国，疆域大至相当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和加雅地方。 ②无上等觉，佛教术语无上正等正觉的略称。指能觉知一切真理，了知一切事物的一种智慧。

“佛成道时，不知漂沦何趣，今于像季，方乃至斯，缅惟业障，一何深重。”悲泪盈目。时逢众僧解夏，远近轴凑数千人，观者无不呜噎。……

至第十日，那烂陀寺众差四大德来迎<sup>①</sup>，即与同去。行可七逾缮那至寺庄<sup>②</sup>，庄是尊者目连本生之村。至庄食，须臾，更有二百余僧与千余檀越将幢盖、华、香复来迎引，赞叹围绕入那烂陀。既至，合众都集，法师与相见讫，于上座头别安床，命法师坐，徒众亦坐。仍差二十人非老非少、闲解经律、威仪齐整者，将法师参正法藏，即戒贤法师也，众共尊重，不斥其名，号为正法藏。于是随众入谒，既见，方事师资，务尽其敬，依彼仪式，膝行肘步，鸣足顶礼<sup>③</sup>，问讯赞叹讫，法藏令广敷床座，命法师及诸僧坐。

①那烂陀寺：古代印度摩揭陀国的著名寺院，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拉贡村。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是它的极盛时代，规模宏大，是当时佛教的最高学府。②逾缮那，即由旬，印度古代计程单位。③鸣足顶礼：佛教礼节，行礼者用两肘、两膝和头着地，然后用头顶受礼者的足部。

坐讫，问法师从何处来，报曰：“从支那国来，欲依师学《瑜伽论》。”闻已啼泣，唤弟子佛陀跋陀罗（此言觉贤），即法藏之侄也，年七十余，博通经论，善于言谈，法藏语曰：“汝可为众说我三年前病恼因缘。”觉贤闻已，啼泣拉泪而说昔缘云：“和尚昔患风病，每发，手足拘急，如火烧刀刺之痛，乍发乍息，凡二十余载。去三年前，苦痛尤甚，厌恶此身，欲不食取尽，于夜中梦三天人，一黄金色，二琉璃色，三白银色，形貌端正，仪服轻明，来问和尚曰：‘汝欲弃此身耶？’经云说身有苦，不说厌离于身。汝于过去曾作国王，多恼众生，故招此报。今宜观省宿愆至诚忏悔<sup>①</sup>，于苦安忍，勤宣经论，自当销灭。直尔厌身，苦终不尽。”和尚闻已，至诚礼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语和尚曰：“汝识不？此是观自在菩萨。”又指银色曰：“此是慈氏菩萨。”和尚即礼拜慈氏，问曰：“戒贤常愿生于尊宫，不知得不？”报曰：

<sup>①</sup>愆（qiān牵），罪孽，过失。

‘汝广传正法，后当得生。’金色者自言：‘我是曼殊室利菩萨<sup>①</sup>，我等见汝空欲舍身，不为利益，故来劝汝。当依我语，显扬正法《瑜伽论》等，遍及未闻，汝身即渐安稳，勿忧不差。有支那国僧乐通大法，欲就汝学，汝可待教之。’法藏闻已，礼拜报曰：

‘敬依尊教。’言已不见。自尔已来，和尚所苦瘳除<sup>②</sup>。”僧众闻者莫不称叹希有。法师得亲承斯记，悲喜不能自胜，更礼谢曰：“若如所说，玄奘当尽力听习，愿尊慈悲摄受教诲。”法藏又问曰：“法师汝在路几年？”答：“三年。”既与昔梦符同，种种诲喻令法师欢喜，以申师弟之情。

言讫辞出，向幼日王院安置于觉贤房第四重阁。七日供养已，更安置上房在护法菩萨房北，加诸供给，日得瞻步罗果一百二十枚，槟榔子二十颗，荳蔻二十颗，龙脑香一两，供大人米一升。其米大于乌豆，作饭香

---

①曼殊室利菩萨，即文殊菩萨。 ②瘳（Chōu抽），病愈。

鲜，余米不及，唯摩揭陀国有此粳米，余处更无，独供国王及多闻大德，故号为“供大人米”。月给油三斗，酥乳等随日取足。净人一人、婆罗门一人，免诸僧事，行乘象舆。那烂陀寺主客僧万，预此供给添法师合有十人。……

那烂陀寺者，此云施无厌寺。耆旧相传，此伽蓝南庵没罗园中有池，池有龙名那烂陀，傍建伽蓝，故以为号。又云是如来昔行菩萨道时为大国王，建都此地，怜悯孤穷，常行惠施，物念其恩，故号其处为施无厌地也。地本庵没罗长者园，五百商人以十亿金钱买以施佛，佛于此处三月说法，商人多有证果。佛涅槃后，此国先王钵迦罗阿迭多（此言帝日）敬恋佛，故造此伽蓝。王崩后，其子佛陀鞠多王（此言觉密）纂承鸿业，次南又造伽蓝。至子怛他揭多王（此言如来），次东又造伽蓝。至子婆罗阿迭多（此言幼日），次东北又建伽蓝，后见圣僧从此支那国往赴其供，心生欢喜，舍位出家。其子伐闍罗（此言

金刚)嗣位,次北又建伽蓝。其后中印度王于侧又造伽蓝。如是六帝相承,各加营造,又以砖垒其外,合为一寺,都建一门,庭序别开,中分八院。……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习。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十人,唯戒贤法师一切穷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寺内讲座日百余所,学徒修习,无弃寸阴,德众所居,自然严肃,建立以来七百余载,未有一人犯讥过者。国王钦重,舍百余邑充其供养,邑二百户,日进粳米、酥乳数百石,由是学人端拱无求而四事自足<sup>①</sup>,艺业成就,斯其力焉。

法师于那烂陀寺安置已,向王舍城观礼圣迹。王舍旧城彼云矩奢羯罗补罗城(此言上茅宫城),城处摩揭陀国之中,古昔君王多

---

<sup>①</sup>四事:佛教称衣服、饮食、卧具和汤药为四事。

住其内，其地又生好香茅，故取为称。四面皆山，峻峭如削，西通小径，北有大门，东西长，南北狭，周一百五十余里，其内更有小城，基周三十余里。羯尼迦树处处成林，发萼开荣，四时无间，叶如金色。……

宫城东北行十四五里，至娑栗陀罗矩吒山（此云鹭峰，亦云鹭台，旧曰耆闍崛山，讹也）。其山连冈北岭，隆崛特高，形如鹭鸟，又状高台，故取为称。泉石清奇，林树森郁，如来在世多居此山说《法华》、《大般若》等无量众经。

山城北门行一里许至迦兰陀竹园，……竹园西南行五六里，山侧有别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诃迦叶波于此与九百九十九大阿罗汉如来涅槃后结集三藏处。当结集时，无量圣众云集，迦叶告曰：“众中自知具三明、六通<sup>①</sup>，总持如来一切法藏无错谬者住，余各随所安。”时简得九百九十九

---

<sup>①</sup>三明：佛教称佛和阿罗汉具有三种神通，能够以智慧力量破除愚暗，所以叫做三明。六通：即六神通。指佛、菩萨、阿罗汉通过修行获得的六种神秘灵力。



人。阿难在于学地，迦叶语阿难：“汝漏未  
尽，勿污清众。”阿难惭愧而出，一夜勤修，  
断三界结<sup>①</sup>，成阿罗汉，还来叩门，迦叶问  
曰：“汝结尽耶？”答曰：“然。”复曰：  
“若结尽者，不劳开门，随意所入。”阿难  
乃从户隙而入，礼拜僧足，迦叶执其手曰：  
“我欲汝断除诸漏证圣果，故驱逐汝出，汝当  
知之，勿以为恨。”阿难曰：“若怀恨者，  
岂名结尽。”于是礼谢而坐，即初安居十五日  
时也。迦叶语阿难曰：“如来常于众中称汝  
多闻，总持诸法，汝可升座为众诵《素怛缆  
藏》，即《一切经》也。”阿难承命而起，  
向佛般涅槃山方作礼讫，升座诵经，诸众随  
口而录。录讫，又命优波离诵《毗奈耶藏》，  
即《一切戒律》也。讫诵，迦叶波自诵《阿  
毗达磨藏》，即《一切论议经》。三月安居  
中集三藏讫，书之贝叶，方遍流通。诸圣相  
谓曰：“我等集此，名报佛恩，今日得闻，

---

①三界结：佛教用语。结又称作漏，佛教认为众生由于俗身所累而留滞三界，不能摆脱生死轮回。

斯其力也。”以大迦叶僧中上座<sup>①</sup>，因名上座部。

又此西二十里有窣堵波，无忧王所建，即大众部共集之处。诸学、无学数千人，大迦叶结集时不预者，共集此中，更相谓曰：

“如来在日，同一师学，世尊灭度，驱简我等，我等岂不能结集法藏报佛恩耶？”复集《素怛缆藏》、《毗奈耶藏》、《阿毗达磨藏》、《杂集藏》、《禁咒藏》，别为五藏。此中凡、圣同会，因谓之大众部。

次东北三四里至曷罗闍娑利咽多城（此言王舍）。外郭已坏，内城犹峻，周二十余里，面有一门。初频毗娑罗王居上茅宫时，百姓殷稠，居家鳞接，数遭火灾，乃立严制，有不谨慎先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即彼国弃尸恶处也。顷之王宫忽复失火，王曰：

“我为人王，自犯不行，无以惩下。”命太子留抚，王徙居寒林。时吠舍厘王闻频毗娑

①上座：佛教称谓，有三种含义，一是对出家年岁高者的尊称，二是对有德行僧人的尊称，三是指寺院中的最高僧职即全寺之长。这里是指前二种含义。

罗野居于外，欲简兵袭之，候望者知而奏王，乃筑邑，以王先舍于此，故名王舍城，即新城也。后阼王嗣位，因都之。至无忧王迁都波吒厘<sup>①</sup>，以城施婆罗门。今城中无杂人，唯婆罗门千余家耳。……

又东行三十余里，至因陀罗势罗婆河山。东峰伽蓝前有窣堵波，谓僧娑（此言雁）。昔此伽蓝依小乘渐教，食三净食。于一时中买赎不得，其检校人傍徨无措，乃见群雁翔飞，仰而戏言曰：“今日僧供有厥，摩诃萨埵宜知是时。”言讫，其引前者应声而回，铍翻高云<sup>②</sup>，投身自坠。苾刍见已惭惧<sup>③</sup>，遍告众僧，闻者惊嗟，无不对之叹泣，各相谓曰：“此菩萨也，我曹何人，敢欲啖食<sup>④</sup>。又如来说教，渐次而防，我等执彼初诱之言，便为究竟之说，守愚无改，致此损伤。自今以后，宜依大乘，不得更食三净。”仍建

---

①波吒厘：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西北。②铍（shā杀），伤残，摧落。翻（hé核）：羽毛。③苾（bì必）刍，即比丘，佛教对出家成年男子的称呼，俗称和尚。④啖（dàn淡）：吃。

灵塔，以死雁埋中，题表其心，使永传芳烈，以故有兹塔也。如是等圣迹，法师皆周遍观礼讫。

还归那烂陀寺，方请戒贤法师讲《瑜伽论》，同听者数千人。开题讫，少时有一婆罗门于众外悲号而复言笑，遣人问其所以，答言：“我是东印度人，曾于布祿伽山观自在菩萨像所发愿为王，菩萨为我现身，诃责我言：‘汝勿作此愿！后某年月日那烂陀寺戒贤法师为支那国僧讲《瑜伽论》，汝当往听，因此闻法后得见佛，何用王为。’今见支那僧来，师复为讲，与昔言同，所以悲喜。”戒贤法师因令住听。经十五日讲彻，遣人将婆罗门送与戒日王，王封以三邑。

法师在寺听《瑜伽》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已曾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讫，至此寻读决疑而已。兼

学婆罗门书①。印度梵书名为记论，其源无始，莫知作者，每于劫初②，梵王先说③，传受天人，以是梵王所说，故曰梵书。……法师皆洞达其词，与彼人言，清典逾妙。如是钻研诸部及学梵书，凡经五岁。

从此复往伊烂拿钵伐多国④，在路至迦布路伽蓝。伽蓝南二里有孤山，岩巘崇崒⑤，灌木萧森，泉沼清澄，鲜华芬馥，既为胜地，灵庙实繁，感变之奇，神异多种。最中精舍有刻檀观自在菩萨像，威神特尊，常有数十人，或七日、二七日绝粒断浆，请祈诸愿，心殷至者，即见菩萨具相庄严，威光朗曜，从檀像中出，慰喻其人，与其所愿，如是感见数数有人，以故归者逾众。其供养人恐诸来者坌污尊像⑥，去像四面各七

---

①婆罗门书：指古代印度的语言文字。 ②劫初：劫，意译作大时，指不能以年月日时来计算的漫长时间概念，劫初即成劫之初，指世界形成之初的远古时代。 ③梵王：又称梵天王、大梵天，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主管创造，佛教认为是本教的护法神。 ④伊烂拿钵伐多国：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孟格尔。 ⑤巘（yǎn 演）：大小成两截的山。崒（zú 族）：高而危。 ⑥坌（bèn 笨）：尘埃。

步许竖木钩栏，人来礼拜，皆于栏外，不得近像，所奉香华，亦并遥散，其得华住菩萨手及挂臂者，以为吉祥，以为得愿。法师欲往求请，乃买种种华，穿之为鬘，将到像所，志诚礼赞讫，向菩萨跪发三愿：“一者，于此学已还归本国，得平安无难者，愿华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愿生睹史多宫事慈氏菩萨，若如意者，愿华贯挂尊两臂；三者，圣教称众生界中有一分无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愿华贯挂尊颈项。”语讫，以华遥散，咸得如言，既满所求，喜欢无量。其傍同礼及守精舍人见已，弹指鸣足，言未曾有也，当来若成道者，愿忆今日因缘先相度耳。

自此渐去至伊烂拿国<sup>①</sup>。伽蓝十所，僧徒四千余人，多学小乘说一切有部义。近有邻王废其国君，以都城施僧，于中并建二寺，各有千僧，有两大德，一名怛他揭多穆多（此云如来密），二名孱底僧诃（此云师

<sup>①</sup>伊烂拿国：伊烂拿钵伐多国的略称。

子忍也)①，俱菩萨婆多部。又停一年，就读《毗婆沙》、《顺正理》等。……

**本卷从法师到达阿逾陀国讲起  
讲到到达伊烂拿钵伐多国。**

……法师在阿逾陀国朝拜了圣迹，顺菟伽河与八十余人同船东下，准备去阿耶穆佉国。走了约有一百多里，河两岸都是阿输伽树，非常茂密，在两边树下靠岸处各有十来船盗贼，摇桨迎流，同时杀过来，法师船上惊扰，有几个人跳进河里，盗贼迫船靠岸，叫法师一行脱下衣服，动手搜求珍宝。这些盗贼还一向信奉突伽天神，每年秋天都要寻找一个形貌丰美的人，杀死后用血肉祭神，以祈求幸福。他们看到法师容貌俊美，形体相称，就相视而笑道：“我等祭神之期将要过去，还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眼下这个沙门形貌端美，杀了用来祭祀，岂非大吉！”法师对他们说：“玄奘这样肮脏丑陋的身体，能够用来祭神，委实不敢吝惜，只是我远道来此的目的，是想礼谒菩提像和耆闍崛山，并求

---

①瞿(chàn产去声)底僧诃，大德僧的名字。

问经法，这个心愿还没有实现，檀越却把我杀掉，怕不吉吧。”船上其他人也都请求，还有人情愿用自己的身体来代替法师，盗贼概不允许。于是盗贼头目派人取了水，在树林中平整土地筑起祭坛，和泥涂抹，叫二个贼人拔刀牵法师上祭坛，准备动刀，法师却面无惧色，这伙盗贼都很惊异。法师这时也自知不免一死，对盗贼说：“希望给我一点时间，不要逼得我烦恼，让我安心欢喜地死去。”法师于是一心想着睹史多宫，念着慈氏菩萨，盼望能够往生该宫，恭敬供养菩萨，学习《瑜伽师地论》，听菩萨讲说妙法，使自己成就通慧，再托生于世，教化这些盗贼，使他们修道行善，舍弃各种恶业，还要广宣诸法，普渡众生。于是法师向十方佛礼拜，集中意念坐定，一心想着慈氏菩萨，不起杂念，想象中好象真的登上了苏迷卢山，越过一二三重天，看到了睹史多宫慈氏菩萨所在的妙宝台，台周天神环绕，这时法师身心欢喜，已不知道身在祭坛，想不到有盗贼要杀他。法师的同行者看到法师受难放声号哭，霎时之间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中波涛翻腾，船只漂散沉没。盗贼们大惊失色，问法师的同伴：“和尚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他们答到：“从支那国前来求法的就是他，各位如果杀死了他，将犯下无量罪，你们不见风波



之异状，天神已发怒了，应当赶快忏悔。”盗贼们怕起来，都向法师悔过谢罪，稽首归依。法师这时毫不知觉，盗贼用手碰他，他才睁开眼，对盗贼说：“时间到了吗？”盗贼说：“不敢杀害法师，愿向法师忏悔。”法师接受了他们的叩谢悔过，对他们讲说了杀生抢劫和祭祀邪神等是坏事，将来要进无间地狱受苦，为才么要用象闪电朝露那样瞬时即逝的人生，去种下无尽期的恶果。盗贼们向法师叩头谢罪说：“我们妄想颠倒，做了不应当做的事情，奉了不应奉的恶神，如果不是遇上法师福德，感动了冥冥神灵，怎么能听到这番教诲，请从今日开始，立即洗手不干这号营生，愿法师证明。”于是互相劝告，收起刀械，统统投进河里，把抢劫的衣服财物归还失主，还受了五戒，这时风波重归平静，盗贼们欢天喜地，向法师顶礼辞别。……

……法师一行到达摩揭陀国……的底罗磤迦寺。寺中有通晓三藏的僧侣几十人，听到法师来到，都出来迎接。从这里再南行一百多里到达菩提树。树周围环绕着砖墙，高峻坚固，东西长，南北稍窄，正门向东对着尼连禅河，南门连接着大花池，西门地势险要，北门通向一所大寺院，围墙内圣迹连接，或是精舍，或是塔，都是各国君王、大臣、豪富、长者追慕圣迹所营造，作为表记。正中间有

金剛座，……近一二百年来众生福薄，来到菩提树下已看不到金剛座。……菩提树就是毕钵罗树，佛生时高几百尺，近来多次被恶王砍伐，如今只有五丈多，当初佛坐在树下，悟成了无上等觉，所以叫菩提树。树干呈黄白色，树叶青绿光润，秋冬不凋，只是到如来涅槃之日，树叶一下子都凋落，过了一夜又复生如初。每年到这一天，各国国王与群臣一起来到树下，用乳汁浇灌清洗，点灯散花，收起落叶才离开。法师来到这里，礼拜了菩提树和慈氏菩萨所作佛成道时像，至诚瞻仰已毕，五体投地，悲哀懊恼，感伤叹息，说：“佛成道时，我不知还漂泊沦落在何处，而今只剩有佛像，我才来到，想我的业障是多么深重。”说着悲泪盈眶。当时正值众僧解夏，远近来到这里的有数千人，观者无不为之呜咽。……

到第十天，那烂陀寺僧众派遣的四位高僧前来迎接，法师即刻和他们一同前往。行了大约七由旬的路程，来到那烂陀寺的庄院，这是当年目连尊者出生的村子。到庄院后用了斋，不一会儿，又有二百多僧侣和一千多檀越举着幢盖、花、香前来迎接，赞颂环绕着法师进入那烂陀寺。到达后，全体僧侣都集合起来，法师与他们见了面，在上座头专门给法师安置了一张床，请法师就坐，徒众们也入

坐。……又派二十位不老不小、熟悉经律、仪容齐整的僧人带领法师参见正法藏，这就是戒贤法师，大家都很尊重他，不直呼其名，称之为正法藏。法师这时随同众僧入内谒见，见过面后，法师正式拜戒贤为老师，极表尊敬，照印度的拜师仪式，膝肘着地爬行，头顶着戒贤的脚施礼。问讯赞叹既毕，法藏令广设床座，让法师及众僧就坐。坐定后，戒贤问法师从何而来，法师回答道：“从支那国来，想要随师学习《瑜伽论》。”戒贤听后潸然泪下，叫来弟子佛陀跋陀罗（汉译觉贤），此人是戒贤的侄儿，已七十多岁，博通经论，长于言谈，戒贤对他说：“你可向大家说一说我三年前患病的因缘。觉贤听了，啼泣擦泪，讲说这段因缘道：“和尚当年害风病，每当发作，手脚抽搐痉挛，痛得象火烧刀割，时发时平，有二十多年。三年前痛苦加剧，厌恶此身，想绝食毕命，可半夜里梦到三位天人，第一位是黄金色，第二位是琉璃色，第三位是白银色，都形貌端正，法服轻软鲜明，问和尚道：‘你要舍弃自身吗？佛经上只讲身受苦痛，而不说厌弃肉身。你在前世曾作过国王，对百姓多有扰害，所以招来了这样的报应。现在你应当反省前世的罪孽，虔诚忏悔，安心忍受痛苦，出力宣讲经论，痛苦自会消除。如果厌身毕命，痛苦会没有尽头。’”

和尚听罢，虔诚礼拜。那位金色人指着碧色人向和尚说：“你认识吗？这位是观自在菩萨。”又指着银色人说：“这位是慈氏菩萨。”和尚立即礼拜慈氏菩萨，问道：“戒贤常愿往生尊宫，不知能否？”慈氏回答说：“你要广传正法，以后就能往生我宫。”金色人自言道：“我是曼殊室利菩萨，我们看到你将空舍此身，不为利益，所以前来劝诫你。你应当按照我们所说，显扬正法《瑜伽论》等，传授给没有学过的人，你的身体就会逐渐安定，不要担心不得康复。有个支那国僧渴于寻求大法，要到你门下求学，你应等待着教他。”戒贤听后，礼拜回答道：“敬依尊教。”说罢三位菩萨就不见了。自那时以来，和尚的苦痛已经消除。”僧众们听后无不称叹希有。法师知道菩萨要自己承受正法，更悲喜不已，再次施礼感谢，说：“倘如所说，玄奘当尽力听讲学习，愿师慈悲为怀，传授教诲。”戒贤又问道：“法师在路上走了几年？”法师回答：“三年。”这正和当初梦境相符，这一切使法师十分宽慰，向戒贤重申了师徒之情。

谈毕，法师辞出，到幼日王院觉贤房的第四重阁里安歇。供养七日后，又到护法菩萨房北边的上房安歇，增加了供给，每天可得到瞻步罗果一百二十枚，槟榔子二十颗，荳蔻二十颗，龙脑香一两，供

大人米一升。这种米比乌豆还大，煮成饭香甜鲜美，不是其他米之所能及，只有摩揭陀国出产这种粳米，别处没有，只供国王和最有学问的高僧，所以叫作“供大人米”。按月供给油三斗，酥乳等按日取够。还派给侍者一人，婆罗门一人，免去法师一般僧人的杂事，出行可乘象舆。那烂陀寺主客僧上万，享有这种待遇的人加上法师也不过十位。…

那烂陀寺，用大唐语言来说就是施无厌寺。老人们相传，这座寺院南边的庵没罗园中有池，池里有龙名叫那烂陀，由于在池旁建立寺院，就以此作为寺名。又说是如来从前修行菩萨道时做过大国王，建都在这里，他怜悯孤寡贫穷，经常施舍，人们怀念他的恩德，所以把这里叫做施无厌地。这里本来是庵没罗长者的园，五百商人用十亿金钱买下来施舍给佛，佛在这里说法三月，商人中很多人都证悟道果。佛涅槃后，该国先王钵迦罗阿迭多（汉译帝日）对佛敬恋，因此建造了这所寺院。他去世后，子佛陀鞠多王（汉译觉密）继承大业，在南边又建造了寺院。到子怛他揭多王（汉译如来），在东边又建造了寺院，到子婆罗阿迭多（汉译幼日），在东北又建造了寺院，后来幼日王看到有圣僧从支那国到这里受他供养，心中欢喜，舍弃王位出家。子

伐闍多（汉译金刚）继位，在北边又建造了寺院。以后中印度王又在旁边建造了寺院。这样六帝相承，各有兴建，再用砖垒砌了围墙，合为一所大寺，合开一个大门，里面各成庭落，共分八院。…全印度寺院有成千上万，若论壮丽巍峨，当推这所那烂陀寺为第一。寺中主客僧常有万人，都学大乘，兼及小乘十八部，至于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也都研习。能够解说经论二十部的有一千多人，三十部的有五百多人，五十部的加上法师有十人，只有戒贤一切经论等都已遍览，高年重望，是众僧宗匠。寺里每天有一百多处讲座，学徒修习，一刻时间也不荒废，所居住的都有德行，自觉遵守戒律，建寺以来已七百多年，没有一人犯过受责。国王钦重他们，施舍了一百多邑作为供养，每邑有二百户，每日送进粳米、酥乳数百石，因此学人不用他求而需用充足，在学业上之所以能有成就，这种帮助很起作用。

法师在那烂陀寺安排妥贴后，就前去王舍城观礼圣迹。王舍旧城当地叫做矩奢羯罗补罗城（汉译上茅宫城），位于摩揭陀国中部，古代的君王多住在这座城里，这里生长着上好的香茅，所以用来作为城的名称。四面都是山，峻峭如削，西面通小路，北面有大门，城东西长，南北窄，周围一百五

十余里，里面又有小城，城基周长三十多里。羯尼迦树处处成林，发萼开花，四季不断，叶色金黄。

.....

从宫城向东北走十四五里，至娑栗陀罗矩吒山（汉译鹭峰，也叫鹭台，旧译耆闍崛山，误）。这座山衔接北岭，奇峰隆峙，形同鹭鸟，又象高台，就取以为名。泉清石奇，林木苍郁，如来在世时常在这座山上演说《法华》、《大般若》等无量众经。

出山城北门走一里多路，来到迦兰陀竹园，.....再从竹园向西南走五六里，山旁另有一片竹林，林中有间大石室，这里是如来涅槃后尊者大迦叶波与九百九十九位大阿罗汉结集三藏的地方。当结集时，有无数圣众来到这里，迦叶宣布：“人们中凡是自知具有三明、六通，掌握如来一切法藏而没有错误的人留在这里，余外各自回去。”当时挑选出九百九十九人。阿难还处在需要修学的地位，迦叶告诉阿难：“你的烦恼还未断绝，不要在这里玷污了清净的人们。”阿难羞愧而出，一夜勤修，断绝了轮回于三迷界的束缚，修成为阿罗汉，回来敲门，迦叶问道：“你的束缚断除了吗？”阿难回答：“是的。”迦叶又说：“如果是束缚已断，不用开门，想进来就能进来。”阿难于是从门缝中进

来，向迦叶顶礼，迦叶握着他的手说：“我想要你断除各种烦恼获得圣果，所以赶你出去，你应当明白我的心意，不要产生怨恨。”阿难说：“如果还怀恨在心，怎能说束缚已尽。”于是向迦叶礼谢就坐，这时正是雨季安居的第一个十五日。迦叶对阿难说：“如来常在众人面前称你博闻，掌握诸法，你可以登座为大家口述《素怛缆藏》，也就是《一切经》。”阿难奉命起身，向佛涅槃山的方向行过礼，然后登座口述经，大家跟着作记录。录毕，迦叶又让优波离口述《毗奈耶藏》也就是《一切戒律》。述毕，迦叶波自己又口述《阿毗达磨藏》也就是《一切议论经》。在三个月的安居期内，把三藏结集成功，写到贝叶之上，使之广为流传。参加结集的圣贤们都说道：“我们这次结集，为了报答佛恩，如今声名广传，是凭佛的法力。”由于大迦叶是僧人中的上座，因此人们称之为上座部。

再往西二十里有一座塔，为无忧王所建造，是大众部汇集之处。当时有学问和无学问的数千名没有能参加大迦叶主持结集的人，都来到这里，说：

“佛在世时，大家都一样跟佛学习，佛涅槃了，大迦叶摒弃我们，我们难道不能自己结集法藏来报答佛恩吗？”于是他们又结集了《素怛缆藏》、《毗奈耶藏》、《阿毗达磨藏》、《杂集藏》、《禁咒



藏》，另成五藏。因为这次是凡、圣同会，所以人们称之为大众部。

再往东北三四里至曷罗闍娑利咽多城（汉译王舍）。外郭已经坍塌，内城还很高峻，周围二十余里，每面各有一门。当初频毗婆罗王居住在上茅宫时，城里居民稠密，房屋连接，多次发生火灾，于是严格规定，谁不谨慎引起火灾，就把他放逐到寒林，寒林就是该国抛弃尸体的地方。不久王宫忽然又发生火灾，王说：“我身为百姓之王，自己违犯了规定却不执行，怎能惩罚百姓。”叫太子留在上茅宫统治，自己迁居寒林。这时吠舍厘王听到频毗婆罗王居住在野外，准备发兵袭击，边境守望者得知奏王，于是修筑起城邑，因为王首先居住在这里，所以称为王舍城，这就是新城。以后闍王继位，以这里作为都城。到无忧王迁都波吒厘后，把城施舍给婆罗门。如今城里没有其他人，只有婆罗门千余家。……

再往东走三十余里，至因陀罗势罗窣诃山。在东峰的寺院前有座塔，叫作僧婆（汉译雁）。当初这个寺院属于小乘渐教，充许僧人吃三种净肉。由于一时买不到，管事僧无计可施，看到群雁飞翔，抬头取笑说：“今天僧人的饭食不足，当年舍身饲虎的摩诃萨埵王子应该知道又是时候了。”话音刚

落，领头的那只雁应声而回，羽毛摧落从云端投身坠下。管事僧见了又惭愧又害怕，遍告众僧，大家听了都惊讶嗟叹，对雁落泪，互相说道：“这真是菩萨啊，我辈是何等样人，怎敢吃它。又如来说教，戒律是渐次严格的，我等只把如来最初用来诱导人们的话误以为始终适用，拘泥不改，以致有此损伤。从今以后，应依照大乘的戒律，不能再吃三净肉。”同时建立灵塔，把死雁埋在里边，写了文字来表彰它的菩萨心肠，使美名永远流传。这就是雁塔的由来。象这类圣迹，法师都一一作了瞻仰礼拜。

法师返回那烂陀寺，开始请戒贤讲《瑜伽论》，同听者有几千人。刚把题目讲完，有个婆罗门在人群外边先是放声痛哭，接着又谈笑如常，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是东印度人，曾在布磤伽山观自在菩萨像那里发愿要作国王，菩萨为我现出真身，责备我说：‘你不要有这个念头！以后某年某月某日那烂陀寺戒贤法师为支那国僧讲解《瑜伽论》，你应当去听，由此听到大法后就可见佛，何用做国王。’如今我看到支那僧来，师又为他讲经，和当初菩萨所说的正相符合，我因此悲喜交集。”戒贤就让他住下听讲。经十五个月后讲完，派人把他送到戒日王那里，戒日王封给他三邑之地。

法师在那烂陀寺听讲《瑜伽》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其余《俱舍》、《婆娑》、《六足》、《阿毗昙》等已经在迦湿弥罗等国听过，在这里只是阅读解决疑难而已。法师在这里还兼学印度的语言文字。印度的梵书名为记论，它的来源不清楚，也不知是谁制作的。当世界初成之时，梵王先予讲说，传授给天人，因为是梵王所说，所以叫作梵书……法师都能通晓，与当地交谈起来，十分准确典雅。法师这样钻研诸部经论并学习梵书，共经历了五年时光。

法师从这里又前往伊烂拿钵伐多国，中途路过迦布路寺。寺南二三里有孤山，山岩耸立，灌木茂密，泉池清澈，鲜花芳香，既是胜地，灵庙众多，感应变幻，出现种种神异。中央的精舍里有檀木雕刻的观自在菩萨像，最有威神，常有几十人到这里，或是七日或是十四日不进饮食，提出种种心愿向像祈请，虔诚的就可看到菩萨呈现出庄严法相，威光照耀，从檀像中出来，慰喻其人，满足他的愿望，多次有人这样见到菩萨，所以前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这里的供养人担心来人多了玷污菩萨像，在像的四边约七步外竖起了木围栏，前来礼拜的人，

都被隔在栏杆之外，不能和像接近，奉献的香花，也只能远远地抛散，如果能够使花落在菩萨手中或挂到臂上，就认为吉祥，可以如愿。法师也要前往求请，于是买了各种鲜花，穿成花环，带到像前，虔诚礼拜毕，向菩萨跪发三愿：“第一，在这里学毕回国，如能一路平安无灾难，愿花落在菩萨手里；第二，所修福慧，希望能托生在睹史多宫奉事慈氏菩萨，如果能够如愿，愿花能套挂菩萨双臂；第三，圣教曾说众生中有一部分没有佛性，玄奘怀疑自己不知有没有，如果有，可以修行成佛，愿花挂在菩萨颈上。”说罢，远远将花散上，果然都如愿以偿，法师无限欣喜。和法师一同礼拜的人以及精舍守卫看到后，纷纷向法师弹指顶礼，说是前所未有，将来如果成道，希望能回想今天的因缘先予超度。

从这里一站站走到伊烂拿钵伐多国。有寺院十所，僧侣四千多人，多学小乘的说一切有部学说。前些时候有邻国国王废掉这里的国君，把都城施舍给僧侣，在城里同时营建了二所寺院，每个寺院有僧上千人，其中有二位高僧，一名怛他揭多毬多，

（汉译如来密），一名鼻底僧诃（汉译师子忍），都娴熟说一切有部。法师在这里停留了一年，跟他们读《毗婆沙》、《顺正理》等。……



## 卷 四

### 起瞻波国 终迦摩缕波国王请

自此顺旃伽河南岸东行三百余里，至瞻波国（中印度境）<sup>①</sup>。伽蓝十所，僧徒二百余人，习小乘教。城垒砖高数丈，基堙深阔，极为崇固。昔者劫初，人皆穴处，后有天女下降人中，游旃伽河浴，水灵触身生四子，分王瞻部洲<sup>②</sup>，别疆界，筑闾邑，此则一子之都。国南界数十由旬有大山林，幽茂连绵，二百余里，其间多有野象，数百为群，故伊烂拿、瞻波二国象军最多，每于此林令象师调捕充国乘用，又丰豺、兕、黑豹<sup>③</sup>，人

<sup>①</sup>瞻波国：今印度北方邦的巴加尔普尔。 <sup>②</sup>瞻部洲：佛教把世界分为四大部洲，瞻部洲是其中之一，位于南方。 <sup>③</sup>兕（sì寺）：犀牛一类的猛兽。

无敢行。相传云，先佛未出之时，有一放牛人牧数百头牛，驱至林中，有一牛离群独去，常失，不知所在，至暮欲归，还到群内，而光色殊悦，鸣吼异常，诸牛咸畏，无敢处其前者。如是多日，牧牛人怪其所以，私候目之，须臾还去，遂逐观之，见牛入一石孔，人亦随入，可行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华，多异华果，烂然溢目，并非俗内所见，见牛于一处食草，草色香润，亦人间所无。其人见诸果树黄赤如金，香而且大，乃摘取一颗，心虽贪爱，仍惧不敢食，少时牛出，人亦随归，至石孔未出之间，有一恶鬼夺其果留。牧牛人以此问一大医，并说果状，医言不可即食，宜方便将一出来。后日复随牛入，还摘一颗，怀欲将归，鬼复遮夺，其人以果内于口中，鬼复撮其喉，人即咽之，果既入腹，身遂洪大，头虽得出，身犹在孔，竟不得归。后家人寻访，见其形变，无不惊惧，然尚能语，说其所由。家人归还，多命手力欲共出之，竟无移动。国王

闻之自观，虑为后患，遣人掘挽，亦不能动。年月既久，渐变为石，犹有人状。后更有王知其为仙果所变，谓侍臣曰：“彼既困药身变，即身是药，观虽是石，其体终是神灵，宜遣人将锤钻斫<sup>①</sup>，取少许将来。”臣奉王命，与工匠往，尽力镌凿<sup>②</sup>，凡经一旬，不得一片。今犹现在。

……至耽摩栗底国（东印度境）<sup>③</sup>，居近海隅。……闻海中有僧伽罗国（此云执师子）<sup>④</sup>，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论》者，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达彼。未去间，逢南印度僧相劝云，往师子国者不须水路，海中多有恶风药叉、涛波之难，可从南印度东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虽复跋履山川，然用为安稳，并得观乌荼等诸国圣迹<sup>⑤</sup>。法师即西南向乌荼国（东印度境）。……国东南境临

---

①斫（zhāo酌）：砍，斩。 ②镌（juān捐）：凿，刻。 ③耽摩栗底国：今孟加拉国的达卡地区。 ④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 ⑤乌荼国，今印度奥里萨邦的布巴内斯瓦尔。

大海有折利怛罗城（此言发行）<sup>①</sup>，即入海商人及远方客旅往来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罗国二万余里，每夜静无云之时，遥望见彼佛牙窠堵波上宝珠光明莹然，状似空中星烛。

……至南侨萨罗国（中印度境）<sup>②</sup>。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爱尚学艺。……城南不远有故迦蓝，傍有窠堵波，无忧王所立。昔者如来于此处现大神变，降挫外道，后龙猛菩萨止此迦蓝。时此国王号娑多婆诃（此言引正），珍敬龙猛，供卫甚厚。时提婆菩萨自执师子国来求论难，造门请通，门司为白，龙猛素知其名，遂满钵盛水，令弟子持出示之，提婆见水，默而投针，弟子将还，龙猛见已，深加喜欢，曰：“水之澄满，以方我德，彼来投针，遂穷其底，若斯人者，可与论玄议道，嘱以传灯。”即令引入，坐讫，发言往复，彼此俱欢，犹鱼水相得。龙猛曰：“吾衰迈矣，朗耀慧日，其在

---

①折利恒罗城：今印度奥里萨邦的克塔克以西。 ②南侨（jiao 骄）萨罗国：今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昌达。



子乎。”提婆避席礼龙猛足曰：“某虽不敏，敢承慈诲。”其国有婆罗门善解因明，法师就停月余日，读《集量论》。

……至驮那羯磔迦国（南印度境）<sup>①</sup>。城东据山有弗婆势罗（此言东山）僧伽蓝，城西据山有阿伐罗势罗（此言西山）僧伽蓝，此国先王为佛建立，穷大厦之规式，尽林泉之秀丽，天神保护，贤圣游居。佛涅槃千年之内，每有千凡夫僧同来安居，竟安居已，皆证罗汉，陵虚而去。千年之后，凡圣同居，自百余年来，山神易质，烦恼行人，皆生怖惧，无复敢往。由是今悉空荒，寂无僧侣，……法师在其国逢二僧，一名苏部底，二名苏利耶，善解大众部三藏，法师因就停数月，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彼亦依法师学大乘诸论。遂结志同行，巡礼圣迹。

……至达罗毗荼国（南印度境）<sup>②</sup>。国大

---

①驮那羯磔迦国：今印度安德拉邦的阿马拉瓦底。

②达罗毗荼国：今印度泰米尔邦的康契普腊姆。

都城号建志补罗。……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罗国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间而彼王死，国内饥乱，有大德名菩提迷祇湿伐罗（此云觉自在云）、阿跋耶邓瑟斫罗（此云无畏牙）如是等三百余僧来投印度，到建志城。法师与相见讫，问彼僧曰：“承彼国大德等解上座部三藏及《瑜伽论》，今欲往彼参学，师等因何而来？”报曰：“我国王死，人庶饥荒，无可依仗，闻赡部洲丰乐安稳，是佛生处，多诸圣迹，是故来耳。又知法之辈无越我曹，长老有疑，随意相问。”法师引《瑜伽》要文大节征之，亦不能出戒贤之解。……

自达罗毗荼与师子国僧七十余人西北归，观礼圣迹。……至钵伐多国（北印度境）<sup>①</sup>，其国有二三大德，并学业可遵。法师因停二年，就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及《摄正法论》、《教实论》等。

从此复东南，还摩揭陀施无厌寺。参礼

---

<sup>①</sup>钵伐多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哈拉巴。

正法藏讫，闻寺西三逾缮那有低罗择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罗，本缚罗钵底国人，于萨婆多部出家，善自宗三藏及《声明》、《因明》等，法师就停两月，咨决所疑。

从此复往杖林山居士胜军论师所。军本苏刺佗国人，刹帝利种也，幼而好学，先于贤爱论师所学《因明》，又从安慧菩萨学《声明》、大小乘论，又从戒贤法师学《瑜伽论》，爰至外籍群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医方、术数，无不穷览根源，穷尽枝叶，既学该内外，德为时尊。摩揭陀主满胄王钦贤重士，闻风而悦，发使邀请，立为国师，封二十大邑，论师不受。满胄崩后，戒日王又请为师，封乌荼国八十大邑，论师亦辞不受。王再三固请，亦皆固辞，谓王曰：“胜军闻受人之禄，忧人之事。今方救生死荣缠之急，岂有暇而知王务哉？”言罢揖而出，王不能留。自是每依杖林山养徒教授，恒讲佛经，道俗宗归，常逾数百。法师就之首末二年，学《唯识决择论》、《意

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及问《瑜伽》、《因明》等疑已。

于夜中忽梦见那烂陀寺房院荒秽，并系水牛，无复僧侣。法师从幼日王院西门入，见第四重阁上有一金人，色貌端严，光明满室，内心欢喜，欲登上无由，乃请垂引接，彼曰：“我曼殊室利菩萨也，以汝缘业未可来也。”乃指寺外曰：“汝看是。”法师寻指而望，见寺外火焚烧村邑，都为灰烬，彼金人曰：“汝可早归，此处十年后戒日王当崩，印度荒乱，恶人相害，汝可知之。”言讫不见。法师觉已怪叹，向胜军说之，胜军曰：“三界无安<sup>①</sup>，或当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图焉。”……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印度饥荒，并如所告，国家使人王玄策备见其事<sup>②</sup>。

---

①三界：佛教把世间众生所住的世界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合称为三界。 ②王玄策：唐初出使印度的使者，在太宗、高宗时曾三次前往印度，根据所见所闻写成《中天竺国行记》。

当此正月初时也，西国法以此月菩提寺出佛舍利，诸国道俗咸来观礼，法师即共胜军同往。见舍利骨或大或小，大者如圆珠，光明红白，又肉舍利如碗豆大，其状润赤，无量徒众献奉香华赞礼讫，还置塔中。至夜过一更许，胜军共法师论舍利大小不同，云：“弟子见余处舍利大如米粒，而此所见何其太大？师意有疑不？”法师报曰：

“玄奘亦有此疑。”更经少时，忽不见室中灯，内外大明，怪而出望，乃见舍利塔光晖上发，飞焰属天，色含五彩，天地洞朗，无复星月，兼闻异香，氛氲溢院<sup>①</sup>，于是递相告报，言舍利有大神变，诸众乃知，重集礼拜，称叹希有。经食顷，光乃渐收，至于欲尽，绕覆钵数匝，然始总入，天地还暗，辰象复出。众睹此已，咸除疑网。

礼菩提树及诸圣迹，经八月，复还那烂陀寺。

时戒贤遣法师为众讲《摄大乘论》、

---

<sup>①</sup>氲(yūn晕)，动荡着的气。

《唯识决择论》。时大德师子光先已为四众讲《中》、《百论》<sup>①</sup>，述其旨，破《瑜伽》义。法师妙闲《中》、《百》，又善《瑜伽》，以为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惑者不能会通，谓为乖反，此乃失在传人，岂关于法也。悯其局狭，数往征诘，复不能酬答。由是学徒渐散，而宗附法师。……法师为和会二宗言不相违背，乃著《会宗论》三千颂<sup>②</sup>，《论》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师子光惭赧<sup>③</sup>，遂出往菩提寺，别命东印度一同学名旃陀罗僧诃来相论难<sup>④</sup>，冀解前耻。其人既至，惮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师声誉益甚。

初师子光未去前，戒日王于那烂陀寺侧造输石精舍<sup>⑤</sup>，高逾十丈，诸国咸知。王后自征恭御陀<sup>⑥</sup>，行次乌荼国，其国僧

①四众：佛教用语，指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即俗称的和尚、尼姑、小和尚、小尼姑。②颂：梵文的量词，通常指四句具有完整意思的一段话。③赧（mǎn难上声），羞愧脸红。④旃（zhān沾）陀罗僧诃，人名。⑤输（tōu偷），即黄铜。⑥恭御陀国：今印度奥里萨邦的甘贾姆。

皆小乘学，不信大乘，谓为空华外道，非佛所说。既见王来，讥曰：“闻王于那烂陀侧作镡石精舍，功甚壮伟，何不于迦波厘外道寺造<sup>①</sup>，而独于彼也？”王曰：“斯言何甚？”答曰：“那烂寺陀空华外道，与迦波厘不殊故也。”先是，南印度王灌顶师老婆罗门，名般若耆多，明正量部义，造《破大乘论》七百颂，诸小乘师咸皆叹重，因取示王曰：“我宗如是，岂有大乘人能难破一字者？”王曰：“弟子闻狐行鼯鼠之群<sup>②</sup>，自谓雄于师子，及其见也，则魂亡魄散。师等未见大乘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一见时，恐还同彼。”彼曰：“王若疑者，何不集而对决是非？”王曰：“此亦何难。”即于是日发使修书与那烂陀寺正法藏戒贤法师，曰：“弟子行次乌荼，见小乘师恃凭小见，制论诽谤大乘，词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张鳞共师等一论。弟子知寺中大德并才慧有

<sup>①</sup>迦波厘外道：古代印度的一个宗教派别，意译为结蔓，以佩带人头骨环而得名。<sup>②</sup>鼯（xi）：鼠类中最小的一种。

余，学无不悉，辄以许之，谨令奉报。愿差大德四人，善自他宗兼内外者，赴乌荼国行从所。”正法藏得书，集众量择，乃差海慧、智光、师子光及法师为四人，应王之命。其海慧等咸忧，法师谓曰：“小乘诸部三藏，玄奘在本国及入迦湿弥罗以来遍皆学讫，具悉其宗，若欲将其教旨能破大乘义，终无此理。奘虽学浅智微，当之必了，愿诸德不烦忧也。若其有负，自是支那国僧，无关此事。”诸人咸喜。后戒日王复有书来，云：“前请大德未须即发，待后进止。”

时复有顺世外道来求论难<sup>①</sup>，乃书四十条义悬于寺门，曰：“若有难破一条者，我则斩首相谢。”经数日，无人出应。法师遣房内净人出取其义毁破，以足蹉蹶。婆罗门大怒，问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摩诃耶那提婆奴”<sup>②</sup>。婆罗门亦素闻法师名，惭耻更不与论。法师令唤入，将对戒贤

<sup>①</sup>顺世外道：古代印度的一个宗教派别，因信奉自然界地、火、水、风而得名。<sup>②</sup>摩诃耶那提婆：梵语大乘天的音译，指玄奘，详见卷五关于曲女城法会的记述。



法师及命诸德为证，与之共论，……往复数番，婆罗门默无所说，起而谢曰：“我今负矣，任依先约。”法师曰：“我曹释子，终不害人，今役汝为奴，随我教命。”婆罗门欢喜敬从，即将向房。闻者无不称庆。

时法师欲往乌荼，乃访得小乘所制《破大乘义》七百颂者，法师寻省有数处疑，谓所伏婆罗门曰：“汝曾听此《义》不？”答曰：“曾听五遍。”法师欲令其讲，彼曰：

“我今为奴，岂合为尊讲？”法师曰：“此是他宗，我未曾见，汝但说无苦。”彼曰：

“若然，请至夜中，恐外人闻从奴学法，污尊名称。”于是至夜，屏去诸人，令讲一遍，备得其旨。遂寻其谬节，申大乘义而破之，为一千六百颂，名《破恶见论》，将呈戒贤法师及宣示徒众，无不嗟赏，曰：“以此穷核，何敌不亡。”……因谓婆罗门曰：“仁者论屈为奴，于耻已足，今放仁者去，随意所之。”婆罗门欢喜辞去，往东印度伽摩缕波国<sup>①</sup>，

<sup>①</sup>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邦的高哈蒂。

向 鵠摩罗王谈法师德义，王闻甚悦，即发使来请焉。

**本卷从法师到达瞻波国讲起，讲到迦摩缕波国王邀请法师。**

从伊烂拿钩伐多国沿着菟伽河南岸向东走了三百多里，到达瞻波国（在中印度境内）。这里有寺院十所，僧侣二百多人，修习小乘教。砖砌的城墙有几丈高，墙基宽厚，壕沟深阔，极为坚固巍峨。当初世界初成之时，人都住在洞穴里，以后有天女下凡，进菟伽河中洗澡，水灵接触到身体后生下了四个儿子，到瞻部洲分头称王，划分疆界，建筑城邑，这里就是其中一个儿子的都城。该国南界数十由旬之处有大山林，幽深茂密，连绵二百多里，林里野象很多，一群有好几百头，所以伊烂拿、瞻波两国最多象军，常派象师在这里捕捉训练以充国家乘骑之用，还有许多豺、犀、黑豹，无人敢在林中通行。相传佛未出世时，有个牧人放牧几百头牛，赶到树林里，总有一头牛离群独去，经常找不见，不知在哪里，到黄昏准备回去时，它又回到牛群里，却变得毛色美丽悦目，哞叫声也与过去不一

样，其他牛都害怕它，不敢走在它的前面。这样过了许多天，牧人弄不懂为什么会这样，暗地里留心观察它，很快牛又离群了，就跟着前去看个究竟，只见牛走进一个石洞，牧牛人就跟着进去，走了四五里光景，豁然开朗，风景清丽，到处是奇花异果，光采夺目，都非凡俗所有，牛到一片草地上吃草，草色香润，也非人间所有。牧人看到树上的果子黄赤如金，又香又大，就摘取了一颗，心里虽然贪爱，但仍存畏惧不敢吃下去，过一会儿牛要出去，牧人也跟着回去，还没走出石洞，有个恶鬼把果实夺下来，牧人回来后以这件事请教一位名医，并告诉他果实的形状，医生说不能马上吃，应该乘机带一颗出来。后来牧牛人又跟牛入洞，摘了一颗，藏在怀里准备出洞，鬼再次阻拦抢夺，牧人把果子塞进嘴里，鬼又来扼他的咽喉，牧人慌忙咽了下去，果子一进肚里，身子马上粗大，头虽从石孔中探出，身子还在孔内，终于无法回去。后来家里人寻找到这里，看到他变成这副模样，都很惊惧，然而他还能言语，讲述了这件事的经过。家里人回去，找来一些力伕想协力把他弄出来，竟然无法移动。国王知道了亲自去看，担心有什么后患，叫人连掘带拉，还是不能移动。年深日久，逐渐变成石头，但还保留着人的形状。后来另有个国王得知这

是吞了仙果所变化，对侍臣说：“他既是吞食仙药而身变，这身体就是药了，看上去虽是石头，终究还是神灵的，该派人用锤钻砸取少许带回来。”侍臣奉了王命，率领工匠前去，尽力砍凿，花了十次时间，也没能取下一片。如今这块人变的石头仍在原处。

……法师到达耽摩栗底国（在东印度境内），地近海边。……法师听说海中有僧伽罗国（汉译执狮子），国中有通晓上座部三藏和懂得《瑜伽论》的人，在海上航行七百由旬才可以到达那里。法师还没动身，遇到了一位南印度的僧人劝他说，去狮子国不用走这条水路，海上经常有恶风、夜叉、波涛的艰难，可以从南印度东南角出发，水路走三天就能到达，虽然还要跋山涉水，但较为安全稳便，并可以瞻仰乌荼等国的圣迹。法师即前往西南方的乌荼国（在东印度境内）。……国东南境濒临大海处有折利怛罗城（汉译发行），是人海商人和远方来客往来停宿的地方，这里向南到僧伽罗国有二万多里路，每当夜静无云之时，遥望那里佛牙塔上的宝珠光明晶莹，就象空中照耀的明星。

……法师到达南侨萨罗国（在中印度境内）。国王是刹帝利种姓，崇敬佛法，喜爱学术。……城南不远有一所古旧的佛寺，寺旁有塔，是无忧王建

立的。从前如来在这里显现惊人的神道变化，降伏了外道，以后龙猛菩萨住到这里。当时这里的国王叫婆多婆河（汉译引正），他珍重敬爱龙猛，提供了丰富的供养和众多侍卫。有位提婆菩萨来自执狮子国要和龙猛论辩，到门前请通报，守门者报告了龙猛，龙猛久闻其名，就用一只钵盂盛满了水，让弟子端出给提婆看，提婆看是水，一言不发向水中投了一根针，弟子端回给龙猛，龙猛见后，大为赞叹，说：“水清澄盈满，用来比喻我的德行，他向里面投针，表示要穷究底蕴，象这样的人，可以和他议论玄道，让他继承佛法。”于是立即派人请进来，坐定后，二人言语往来，彼此都很高兴，如同鱼水相得。龙猛说：“我年迈衰老了，使法教如同日光普照，就在于你了。”提婆恭敬地离开座席，拜倒在龙猛脚下说：“我虽不敏，愿意听从教导。”该国有位婆罗门善于解说因明，法师就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来月，读《集量论》。

……法师一行来到驮那羯磔迦国（在南印度境内）。城东有依山而建的弗婆势罗（汉译东山）僧寺，城西有傍山的阿伐罗势罗（汉译西山）僧寺，都是该国从前的国王为佛营建的，穷尽大厦的规格，占有林泉的秀丽，天神保护，圣贤游居。佛涅槃以后千年之中，常有成千普通僧人前来这里

坐安居日，安居结束后，都获得阿罗汉果，凌空而去。千年之后，还有凡人和圣贤共同居住在这里，近百余年来，山神改变了脾气，骚扰行人，人们都感到恐怖，不敢再去。因此如今都已荒废，再不见僧侣。……法师在该国遇到二位僧人，一位名叫苏部底，另一位名叫苏利耶，都善于解说大众部三藏。法师就在这里停留了几个月，学习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他俩也向法师学大乘诸论。三人立志结伴同行，巡礼各地圣迹。

……法师一行来到达罗毗荼国（在南印度境内）。国的大都城叫建志补罗。……建志城是印度临南海的港口，去僧伽罗国水路三天就可到达。法师未去之前那里的国王去世了，国内正闹饥荒，局势动乱，有高僧菩提迷祇湿伐罗（汉译觉自在云）、阿跋耶邓瑟嘶罗（汉译无畏牙）等三百多人投奔印度，到达建志城。法师与他们相见后，问这些僧人道：“我听说贵国的高僧们通晓上座部三藏及《瑜伽论》，我正准备前去学习，各位法师为什么都来到这里？”他们回答说：“我们的国王去世了，百姓闹饥荒，我们无可依靠，听说赡部洲丰足安乐，又是佛诞生之地，留有许多圣迹，因此前来。再说那里精通佛法的再没有能比过我们的，长老有什么疑问，尽管随意提问。”法师引用《瑜伽》

的紧要之处提问，他们的解说并不能超过戒贤。……

法师带了狮子国僧七十多人从达罗毗荼转向西北回摩揭陀国，一路上观礼圣迹。……到达钵伐多国（在北印度境内），……该国有二三位高僧，都有学问可以请教，法师因而在此停留了两年，向他们学习正量部的《根本阿毗达磨》及《摄正法论》、《教实论》等。

从这里再向东南，回到了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参拜戒贤已毕，听说寺西三由旬处有低罗择迦寺，寺中有出家修行的高僧名叫般若跋陀罗，原来是缚罗钵底国人，出家修习说一切有部，通晓本宗的三藏以及《声明》、《因明》等，法师就到那里去住了两个月，提疑问向他请教。

法师从这里再去杖林山居士胜军论师处。胜军本是苏剌陀国人，刹帝利种姓，从小就好学，先在贤爱论师那里学习《因明》，又跟安慧菩萨学习《声明》和大小乘论，又跟戒贤学习《瑜伽论》，此外如教外书籍、四《吠陀》典、天文、地理、医方、术数，无不探究根源，穷尽枝叶，学问既已赅备内外，品德又受时人推崇。摩揭陀国君主满胄王钦重贤士，知道了十分高兴，派人前来邀请，要立他为国师，封给他二十大邑，他辞谢不受。满胄王逝世后，戒日王又邀请他做国师，封给乌荼国八十

大邑，他还是辞谢不受，戒日王再三邀请，他仍旧坚决辞谢，他对戒日王说：“我听说受人之禄，就要忧人之事。如今正忙于超脱生死烦恼，哪有时间来过问国家的事情？”说完后揖谢而出，王无法挽留。从此他经常居留在杖林山教授学生，常开讲佛经，僧俗归依的常超过几百人。法师到他那里前后住了二年，学习了《唯识决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还请教了《瑜伽》、《因明》等的疑难问题。

在胜军处有天夜里法师忽然梦见那烂陀寺房院荒芜污秽，还拴着水牛，再不见僧侣。法师走进幼日王院西门，看到第四层阁上有个金人，仪态庄严，光照一室，内心喜悦，想要上去没有路，请金人接引，金人说：“我是曼殊室利菩萨，由于你俗缘未尽，还不能够上来。”同时指着寺外说：“你看那里。”法师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寺外大火焚烧村邑，成为灰烬，金人又说：“你要尽早回去，这里十年后戒日王就要去世，印度荒乱，恶人相害，你该知道。”说毕就不见了。法师醒来后惊叹不已，向胜军讲了梦中所见，胜军说：“世间三界本来就难平安，也许将来真会这样，菩萨既已预先告知，全凭你自行安排了。”……到了唐高宗永徽



末年，戒日王果然去世，印度发生饥荒，都如同菩萨所告知的那样，大唐使臣王玄策在印度亲眼看到了这场大动乱。

这里在正月初，按照习惯要从菩提寺请出佛的舍利，各国僧俗都来瞻仰礼拜，法师就同胜军一同前往。他们看到佛舍利骨或大或小，大者如圆珠，晶莹红白，还有肉舍利，有碗豆大小，色泽红润，无数信徒奉香献花赞叹礼拜，事毕再送回塔里。当夜一更过后，胜军与法师议论舍利的大小不同，胜军说：“弟子在其他地方看见的舍利只有米粒大，而在这里看到的怎么特别大，法师不知有否怀疑？”法师回答道：“玄奘对此也有怀疑。”过了一会儿，忽然看不到室中的灯火，房内房外一片光明，玄奘、胜军觉得奇怪跑出去一看，只见舍利塔在放光，光焰冲天，色兼五彩，天地明亮，不见星月，还闻到一股异香，满院芬芳，于是奔走相告，说舍利呈现大神变，大家知道了，重聚集礼拜，称叹稀有。过了一顿饭光景，光芒才渐渐收敛，到将熄灭时，还环绕收贮舍利的覆钵几圈，然后都进入塔里，天地重新黑暗，星月又显现夜空。众人看到这番景象后，对舍利都再没有什么怀疑了。

法师礼拜了菩提树和各处圣迹，经历八天，又回到那烂陀寺。

这时戒贤要派法师为大家讲解《摄大乘论》和《唯识决择论》。当时高僧师子光已先为四众讲解《中论》、《百论》，阐发其中要旨，攻击《瑜伽》理论。法师精熟《中论》、《百论》，又擅长《瑜伽》，认为圣人立教，各自阐发一义，并不矛盾，没有弄懂的人对此不能融汇贯通，反说是有所矛盾，这只是传法者的过失，岂和教法本身有关。法师对师子光的见解狭隘感到怜惜，几次前去辩难，师子光回答不了。因此从学者渐渐离去，转而归附到法师门下。……法师为了调和会通二家学说使不相违背，于是撰写了《会宗论》三千颂，写成后，呈送戒贤以及众僧审阅，无不称善，并为宣传颁行。师子光感到羞愧，离那烂陀寺去菩提寺，另请了一位同学东印度人名叫旃陀罗僧诃的前来找玄奘辩论，想给自己洗雪耻辱。此人来到后，憚于法师的威名缄口不语，不敢向法师诘难，法师因而获得更高的声誉。

当师子光还没离去时，戒日王在那烂陀寺旁建造了一所镵石精舍，高过十丈，闻名各国。戒日王后来亲征恭御陀国，路过乌荼国，该国僧人都学小乘，不信大乘，说大乘是空花那样的外道，不是佛所传授。他们看到戒日王来临，讥刺说：“听说王在那烂陀寺旁建造了镵石精舍，极其壮丽，何

不在迦波厘外道寺建造，却偏要建在那里？”王说：“讲这样的话干什么？”他们回答：“因为那烂陀寺是空花外道，与迦波厘并无区别。”从前南印度国王的灌顶师老婆罗门名叫般若毬多，精通正量部经义，撰写了《破大乘论》七百颂，为小乘师们所推崇，这时他们把它拿来给戒日王看，说：“我们宗派的论据就是这些，岂有大乘派的人能难破一字？”王说：“弟子听说，狐狸跑到鼯鼠群里，自吹比狮子还要凶猛，等到真见到了狮子，就吓得魂飞魄散。各位法师还没见过大乘的高僧，所以固守愚陋的小乘。倘若一旦见到，恐怕还会象狐狸那样。”他们说：“王如果信不过，何不召集两派当面来决定是非？”王说：“这又有什么难办。”就在当天修书派使者送到那烂陀寺戒贤处，说：“弟子行经乌荼国，见到小乘僧人依恃浅陋的见识，撰论诽谤大乘，词理尖刻荒谬，不近人情，他们气焰嚣张，还想要同师等辩论。弟子知道寺中高僧都是才智有余，无所不学，已经应承此事，谨此奉告，请派遣四位精于本宗他宗之说、兼通内外学的高僧，前来乌荼国我驻蹕之所。”戒贤收到信后，集合众僧评量选拔，选出海慧、智光、师子光和法师四人，准备应召。海慧等人都有点发愁，法师劝慰他们道：

“小乘诸部三藏，玄奘在本国以及进入迦湿弥罗国

以后已经全部学毕，完全了解它的宗旨，要用小乘教旨来摧破大乘绝不可能。玄奘虽然学浅智微，对付他们必能取胜，请各位不必烦忧。万一输了，自是支那国僧的事情，也和这里无关。”海慧等都很高兴。后来戒日王又有信来，说：“前所请高僧们不要立即动身，等以后再决定行止。”

这时又有个顺世外道前来要求辩论，他写了四十条顺世外道的理论挂在寺门，说：“如果有能质难攻破一条的，我就斩首相谢。”过了几天，无人出来应战。法师就叫房里的侍者出去把他写的撕毁，用脚践踏。这个顺世外道婆罗门大怒，问道：“你是什么人？”侍者回答道：“我是摩诃耶那提婆的奴仆。”婆罗门也久闻法师大名，感到愧惧，不再计较。法师叫人把他带进来，到戒贤面前并由各位高僧作见证，与他辩论。……反复进行了几番辩论，这位婆罗门被驳得哑口无言，起身向法师谢罪道：“我现在服输了，由你依照先约来处置。”法师说：“我辈佛门之人，终不害人，如今只要你作为奴仆，听我指使。”这个婆罗门欢喜听从，法师把他带进僧房。消息传出后大家无不称庆。

这时法师准备前往乌荼国，找到小乘所著《破大乘义》七百颂，法师读了觉得有几处还不清楚，

对他降伏的这个婆罗门说：“你曾听过这篇《破大乘义》吗？”他回答说：“曾听过五遍。”法师要他讲解，他说：“我现在已是奴仆，怎么能给法师讲？”法师说：“这是别宗的学说，我没有见过，你尽管讲说无妨。”他说：“如果这样，请到夜间，我怕外人听到跟奴仆学习，有损法师美名。”到了夜间，法师支开其他人，让他讲了一遍，法师完全弄懂了这篇《破大乘义》的内容。于是找出纰谬之处，用大乘的说法来摧破它，撰写了一千六百颂，名为《破恶见论》，送呈戒贤，并向僧众宣布，大家无不赞叹，说：“讲得这样透彻，什么样的论敌也得认输。”……法师就对这个婆罗门说：“你论辩理屈成为我的奴仆，已受够了耻辱，现在把你释放，可随意行动。”婆罗门高兴地告辞，前往印度迦摩缕波国，向鸠摩罗王讲述法师的德义，王听后很喜悦，即刻派使者前来邀请法师。

## 卷 五

### 起尼乾占归国 终至帝城之西漕

鸠摩罗使未至间，有一露形尼乾子名伐闍罗忽入房来<sup>①</sup>。法师闻尼乾善于占相，即请坐，问所疑曰：“玄奘支那国僧，来此学问，岁月已久，今欲归还，不知达不？又去住二宜，何最为吉？及寿命长短，愿仁者占看。”尼乾乃索一白石，画地而筮<sup>②</sup>，报法师曰：“师住时最好，五印度及道俗无不敬重，去时得达，于敬重亦好，但不如住。师

---

①露形尼乾子：露形即露形外道，是南亚的一种宗教派别，尼乾子是对该教教徒的称呼。该教派以不穿衣物赤身露体而得名。 ②筮（shì誓）：占算。

之寿命，自今已去，更可十年，若凭余福转续，非所知也。”法师又问：“意欲思归，经像既多，不知若为胜致。”尼乾曰：“勿忧，戒日王、鸠摩罗王自遣人送师，必达无苦。”法师报曰：“彼二王者从来未面，如何得降此恩？”尼乾曰：“鸠摩罗王已发使来请，二三日当到，既见鸠摩罗，亦便见戒日。”如是言讫而去。

法师即作还意，庄严经像。诸德闻之，咸来劝住，……既见不从，乃相呼往戒贤法师所具陈其意。戒贤谓法师曰：“仁意定何如？”报曰：“此国是佛生处，非不爱乐。但玄奘来意者，为求大法，广利群生。自到已来，蒙师为说《瑜伽师地论》，决诸疑网，礼见圣迹，及闻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庆，诚不虚行。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用报师恩，由是不暇停住。”戒贤喜曰：“此菩萨意也！吾心望尔亦如是。任为装束，诸人不须苦留。”言讫还房。

经二日，东印度鸠摩罗王遣使奉书与戒贤法师，曰：“弟子愿见支那国大德，愿师发遣，慰此钦思。”戒贤得书，告众曰：

“鸠摩罗王欲请玄奘，但此人众差拟往戒日王所，与小乘对论，今若赴彼，戒日倘须，如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谓使曰：“支那僧意欲还国，不及得赴王命。”使到，王更遣来请曰：“师纵欲归，暂过弟子，去亦非难，必愿垂顾，勿复致违。”戒贤既不与遣，彼王大怒，更发别使赍书与戒贤法师，曰：“弟子凡夫，染习世乐，于佛法中未知回向，今闻外国僧名，身心欢喜，似开道芽之分，师复不许其来，此乃欲令众生长沦永夜，岂是大德绍隆遗法，汲引物哉？不胜渴仰，谨遣重咨。若也不来，弟子则分是恶人，近者设赏迦王犹能坏法毁菩提树，师谓弟子无此力耶？必当整理象军，云萃于彼，踏那烂陀寺，使碎如尘，此言如日，师好试看。”戒贤得书，谓法师曰：“彼王者善心素薄，境内佛法，不甚流行，自闻仁名，似



发深意。仁或是其宿世善友，努力为去，出家以利物为本，今正其时，譬如伐树，但断其根，枝修自殄，到彼令王发心，则百姓从化。若违不赴，或有魔事，勿惮小劳。”

法师辞师，与使俱去。至彼，王见甚喜，率群臣迎拜赞叹，延入宫，日陈音乐，饮食华香，尽诸供养，请受斋戒。如是经月余。

戒日王讨恭御陀还，闻法师在鸠摩罗处，惊曰：“我先频请不来，今何因在彼？”发使语鸠摩罗王：“急送支那僧来！”王曰：“我头可得，法师未可即来。”使还报，戒日王大怒，谓侍臣曰：“鸠摩罗王轻我也，如何为一僧发是粗语！”更遣使责曰：“汝言头可得者，即付使将来。”鸠摩罗深惧言失，即命严象军二万，乘船三万艘，共法师同发，溯殑伽河以赴王所，至羯朱唵祇罗国①，遂即参及。

---

①羯朱唵（wā蛙去声）祇罗国，今印度南部的拉吉马哈尔。

鸠摩罗王将欲发引，先令人于殍伽河北营行宫，是日渡河至宫，安置法师讫，自与诸臣参戒日王于河南。戒日王见来甚喜，知其敬爱于法师，亦不责其前语，但问：“支那僧何在？”报曰：“在某行宫。”王曰：“何不来？”报曰：“大王钦贤爱道，岂可遣师就此参王？”王曰：“善，且去，某明日自来。”鸠摩罗还谓法师曰：“王虽言明日来，恐今夜即至，仍须候待。若来，师不须动。”法师曰：“玄奘佛法，理自如是。”至夜一更许，王果来。有人报曰：“河中有数千炬烛，并步鼓声。”王曰：“此戒日王来。”即敕擎烛，自与诸臣远迎。其戒日王行时，每将金鼓数百，行一步一击，号为“节步鼓”，独戒日王有此，余王不得同也。既至，顶礼法师足，散华瞻仰，以无量颂赞叹讫，谓法师曰：“弟子先时请师，何为不来？”报曰：“玄奘远寻佛法，为闻《瑜伽师地论》，当奉命时，听论未了，以是不遂参王。”王又问：“师从支

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法师曰：“玄奘本土见人怀贤圣之德，能为百姓除凶翦暴，覆润群生者，则歌而咏之，上备宗庙之乐，下入闾里之讴。秦王者，即支那国今之天子也，未登皇极之前，封为秦王。是时天地版荡，苍生乏主，……王以帝子之亲，应天策之命，奋威振旅，扑翦鲸鲵①，杖钺麾戈，肃清海县，重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怀恩，故有兹咏。”王曰：

“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为物主也！”又谓法师曰：“弟子且还，明日迎师，愿不惮劳。”于是辞去。

诘旦使来，法师共鸠摩罗同去。至戒日宫侧，王与门师二十余人出迎②。入坐，备陈珍饈，作乐散花，供养讫，王曰：“闻师作《制恶见论》，何在？”法师报：“在此。”因取观，观讫，王甚悦，谓其门师等

---

① 鲵（ní倪），雌鲸。 ② 门师，在家的善男信女归依佛法所拜之师叫门师。

曰：“弟子闻日光既出则萤烛夺明，天雷震音而锤凿绝响。师等所守之宗，他皆破讫，试可救看。”诸僧无敢言者，王曰：“师等上座提婆犀那<sup>①</sup>，自云解冠群英，学该众哲，首兴异见，常毁大乘，及闻客大德来，即往吠舍厘礼观圣迹，托以逃潜，故知师等无能也。”王有妹聪慧利根，善正量部义，坐于王后，闻法师序大乘，宗途奥旷，小教局浅，夷然欢喜，称赞不能已。王曰：“师《论》大好，弟子及此诸师并皆信伏，但恐余国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于曲女城为师作一会，命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示大乘微妙，绝其毁谤之心，显师盛德之高，摧其我慢之意。”是日发敕，告诸国及义解之徒集曲女城，观支那国法师之《至》焉。

法师自冬初共王逆河而进，至腊月方到会场。五印度中有十八国王到，诸知大小乘僧三千余人到，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到，那烂陀寺千余僧到。是等诸贤，并博蕴

---

①上座：这里是佛教中长老的意思。

文义，富瞻辩才，思听法音，皆来会所，兼有侍从，或象或舆，或幢或幡，各自围绕，峨峨岌岌，若云兴雾涌，充塞数十里。……

王先敕会所营二草殿，拟安像及徒众，比到并成，其殿峻广，各堪坐千余人，王行宫在会场西五里。日于宫中铸金像一躯，装一大象，上施宝帐，安佛在其中。戒日王作帝释形<sup>①</sup>，手执白拂侍右，鸠摩罗王作梵王形，执宝盖侍左，皆著天冠华鬘，垂纓佩玉。又装二大象，载宝华逐佛后。随行随散。令法师及门师等各乘大象，次列王后。又以三百大象，使诸国王、大臣、大德等乘，鱼丽于道侧，称赞而行。从旦装束，自行宫引向会所，至院门各令下乘，捧佛入殿，置于宝座。王共法师等以次供养。然后命十八国王入，诸国僧名称最高、文义瞻博者使千余人入，婆罗门、外道有名行者五百余人入，诸国大臣等二百余人入，自外道

---

①帝释：又叫天帝释、帝释天，是佛教的护法神之一。

俗，各令于院门外部伍安置。王遣内外并设食。食讫，施佛金槃一、金碗七、金澡罐一、金锡杖一、金钱三千、上氎衣三十。法师及诸僧等施各有差。

施讫，别设宝床，请法师坐，为论主，称扬大乘，序作《论》意，仍遣那烂陀寺沙门明贤法师读示大众。别令写一本悬会场门外示一切人，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如是至晚，无一人致言。戒日王欢喜，罢会还宫，诸王诸僧各归所止次，法师共鸠摩罗王亦还自宫。明旦复来，迎像送引、聚集如初。

经五日，小乘、外道见毁其宗，结恨，欲为谋害。王知，宣令曰：“邪党乱真，其来自久，埋隐正教，误惑众生，不有上贤，何以鉴伪。支那法师者，神宇冲旷，解行渊深，为伏群邪，来游此国，显扬大法，汲引愚迷。妖妄之徒，不知惭悔，谋为不轨，翻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恕！众有一人伤触法师者斩其首，毁骂者截其舌，其欲申辞

救义，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竟十八日无人发论。

将散之夕，法师更称扬大乘，赞佛功德，令无量人返邪入正，弃小归大。戒日王益增崇重，施法师金钱一万，银钱三万，上氎衣一百领，十八国王亦各施珍宝，法师一皆不受。王命侍臣庄严一大象，施幢请法师乘，令贵臣陪卫，巡众告唱，表立义无屈，西国法，凡论得胜如此。法师让不行，王曰：“古来法尔，事不可违。”乃将法师袈裟遍唱曰：“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诸众欢喜，为法师竞立美名，大乘众号曰“摩诃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众号曰：“木叉提婆”，此云“解脱天”，烧香散华礼敬而去，自是德音弥远矣。

王行宫西有一伽蓝，王所供养，中有佛牙，长可寸半，其色黄白，每放光明。昔迦湿弥罗国乞利多种灭坏佛法，僧徒解散，有一苾刍远游印度。其后睹货罗国雪山下王忿

诸贱种毁灭佛法，乃诈为商旅，率三千勇士，多赍珍宝，伪言献奉，其王素贪，闻之甚喜，遣使迎接。但雪山王禀质雄猛，威肃如神，既至其座，去帽而叱之，讫利多王睹便惊慑，颠仆于地，雪山王按其首而斩之，谓其群臣曰：“我雪山下王，念尔诸奴毁坏佛法，故来罚汝，然则过在一人，非关汝辈，各宜自安，唯扇惑其王首为恶者逐之他国，余无所问。”既歼丑孽，建立伽蓝，召集僧徒，奉施而返。前投印度苾刍闻国平定，杖锡旋归，路逢群象鸣吼而来，苾刍见已，升树藏避，象乃吸水灌树，以牙排掘，须臾树倒，象以鼻卷苾刍置背上负载而去，至一大林，中有病象，患疮而卧，象引比丘手触其苦处，见疮有竹刺，为拔刺引去脓血，裂衣为裹，象得渐安。明日诸象竞求果味，奉施苾刍，苾刍食已，有一象将金函授于病者，病象得已，授与苾刍，苾刍得已，诸象载送出林，到旧处，置于地，跪拜而去。苾刍开函，乃佛牙也，将归供养。近戒



日王闻迦湿弥罗有佛牙，亲至界首，请看礼拜。诸众吝惜，不听将出，乃别藏之。但其王惧戒日之威，处处掘觅，得已将呈。戒日见之，深生敬重，依恃强力，遂夺归供养，即此牙也。散会后，王以所铸金像、衣、钱等付嘱伽蓝，令僧守护。

法师先已辞那烂陀诸德，及取经像讫，罢论竟，至十九日，辞王欲还。王曰：“弟子嗣承宗庙，为天下主，三十余年，常虑福德不增广，往因不相续，以故积集财宝，于钵罗耶伽国两河间立大会场<sup>①</sup>，五年一请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及贫穷孤独，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已成五会，今欲作第六会，师何不暂看随喜。”法师报曰：“菩萨为行，福慧双修，慧人得果，不忘其本。王尚不吝珍财，玄奘岂可辞少停住，请随王去。”王甚喜。

至二十一日，发引向钵罗耶伽国就大施场。殑伽河在北，阎牟那河在南<sup>②</sup>，俱从西

---

<sup>①</sup>钵罗耶伽国，今印度北方邦的阿拉哈巴德。 <sup>②</sup>阎牟那河，即今朱木拿河。

北东流至此国而会，其二河合处西有大埤<sup>①</sup>，周围十四五里，平坦如镜，自昔诸王皆就其地行施，因号施场焉，相传云，若于此地施一钱，胜余处施百千钱，由是古来共重。王敕于埤上建施场，竖芦为篱，面各千步，中作草堂数十间，安贮众宝，皆金银、真珠、红玻璃、宝帝青珠、大青珠等，其傍又作长舍数百间，贮恂奢耶衣、斑斕衣、金、银、钱等。篱外别作造食处，于宝库前更造长屋百余行，似此京邑肆行，一一长屋可坐千余人。

先是王敕告五印度沙门、外道尼乾、贫穷孤独，集施场受施。有因法师曲女城会不归便往施所者，十八国王亦便逐王行。比至会场，道智到者五十余万人。戒日王营旃伽河北岸，南印度王杜鲁婆跋吒营合河西，鸠摩罗王营阎牟那河南华林侧，诸受施人营跋吒王西。

辰旦，其戒日王与鸠摩罗王乘船军，跋

---

①埤（shàn扇）：可供宗教活动用的整洁的地面。

吒王从象军，各整仪卫，集会场所，十八国诸王以次陪列。初一日，于施场草殿内安佛像，布施上宝、上衣及美馔，作乐散华，至日晚归营。第二日，安日天像<sup>①</sup>，施宝及衣半于初日。第三日，安自在天像<sup>②</sup>，施如日天。第四日，施僧万余人，百行俱坐，人施金钱百、文珠一枚、氍毹衣一具及饮食香华，供养讫而出。第五番施婆罗门，二十余日方遍。第六番施外道，十日方遍。第七番施远方求者，十日方遍。第八番施诸贫穷孤独者，一月方遍。至是五年所积府库俱尽，唯留象、马、兵器，拟征暴乱，守护宗庙，自余宝货及在身衣服、瓔珞、耳珰、臂钏、宝鬘、颈珠、髻中明珠总施<sup>③</sup>，无复孑遗。一切尽已，从其妹索粗弊衣著，礼十方佛，踊跃欢喜，合掌言曰：“某比来积集财宝，常

---

①日天：音译作苏利耶，是婆罗门教信奉的太阳神。

②自在天：音译作湿婆，是婆罗门教的三大主神之一。

③瓔珞（yīng luò英洛），用珠玉贯串起来的装饰品，即今项链之类的东西。耳珰（dāng当），耳饰，耳环。臂钏（chuān串），手镯。

惧不入坚牢之藏，今得贮福田中<sup>①</sup>，可谓入藏矣。愿某生生常具财法等施众生，成十自在<sup>②</sup>，满二庄严<sup>③</sup>。”会讫，诸王各将诸宝钱物，于诸众边賸王所施瓔珞、髻珠、御服等还将献王。经数日，王衣服及上宝等服用如故。

法师辞欲归，王曰：“弟子方欲共师阐扬遗法，何遽即归？”如是留连复十余日。鸠摩罗王殷勤亦如是，谓法师曰：“师能住弟子处受供养者，当为师造一百寺。”法师见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国去此遐远，晚闻佛法，虽沾梗概，不能委具，为此故来访殊异耳。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须臾而忘。经言障人法者当代代无限，若留玄奘，则令彼无量行人失知法之利，无眼之报宁不惧哉！”王曰：“弟子慕重师德，愿常瞻奉，

---

①福田：佛教名词。比喻广积善行好象种田，能够获得福报。 ②十自在：佛教指菩萨所具有的十种无所不达的自由。 ③二庄严：又称二严，二种庄严，指佛教徒修成的智慧和福德两种品性。

既损多人之益，实惧于怀，任师去住。虽然，不知师欲从何道而归？师取南海去者，当发使相送。”法师报曰：“玄奘从支那来，至国西界，有国名高昌，其王明睿乐法，见玄奘来此访道，深生随喜，资给丰厚，愿法师还日相过，情不能违，今者还须北路而去。”王曰：“师须几许资粮？”法师报：“无所须。”王曰：“何得尔。”于是命施金钱等物，鸠摩罗王亦施众珍，法师并皆不纳，唯受鸠摩罗王曷刺厘被（即粗毛下细者所作）<sup>①</sup>，拟在途防雨。于是告别，王及诸众相饯数十里而归，将分之际，呜噎各不能已。

法师以经像等附北印度王乌地多军鞍乘渐进。后戒日王更附乌地王大象一头、金钱三千、银钱一万，供法师行费。别三日，王更与鸠摩罗王、跋吒王等各将轻骑数百复来送别，其殷勤如是。仍遣达官四人名摩诃但罗（类此散官也），王以素氎作书，红泥封

<sup>①</sup>被（pèi配），披肩。

印，使达官奉书送法师，所经诸国，令发乘递送，终至汉境。

自发钵罗耶伽国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侨赏弥国<sup>①</sup>。……复与乌地多王西北行，一月余日，历数国。……复西北行三逾缮那，至毗罗那拿国都城<sup>②</sup>，停两月日。逢师子光、师子月同学二人，讲《俱舍》、《摄论》、《唯识论》等，皆来迎接甚欢。法师至，又开《瑜伽》、《决择》及《对法论》等，两月讫，辞归。

复西北行一月余日，经数国，至闍兰达国<sup>③</sup>，即北印度王都，复停一月。乌地王遣人引送，西行二十余日，至僧诃补罗国<sup>④</sup>。时有百余僧皆北人，赍经像等依法师而还。如此复二十余日，山涧中行，其处多贼，法师恐相劫掠，常遣一僧预前行，若逢贼时，教说：“远来求法，今所赍持并经像、舍

---

①侨赏弥国，今印度北方邦的柯桑。 ②毗罗那拿国，在今印度北方邦的艾塔附近。 ③闍兰达国，今印度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东南。 ④僧诃补罗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查克瓦尔以南。

利，愿檀越拥护，无起异心。”法师率徒侣后进。时亦屡逢，然卒无害。

如是二十余日行，至咀叉尸罗国<sup>①</sup>。……国东北五十逾缮那即迦湿弥罗国，其王遣使迎请，法师为象行辎重不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河广五六里，经像及同侣人并坐船而进，法师乘象涉渡。时遣一人在船看守经及印度诸异华种，将至中流，忽然风波乱起，摇动船舫，数将覆没，守经者惶惧堕水，众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夹经本及华种等，自余仅得保全。时迦毕试王先在乌铎迦汉荼城，闻法师至，躬到河侧奉迎，问曰：“承师河中失经，师不将印度华果种来？”答曰：“将来。”王曰：“鼓浪倾船，事由于此，自昔以来，欲将华种渡者并然。”因共法师还城。寄一寺停五十余日，为失经本，更遣人往乌长那国抄写迦叶臂耶部三藏<sup>②</sup>。迦湿弥王闻法师渐近，亦忘

<sup>①</sup>咀叉尸罗国，即咀叉始罗国，见64页注⑥。<sup>②</sup>乌长那，即乌仗那国，见62页注④。迦叶臂耶部，佛教部派饮光部的梵语音译。





外，方得舒其六翮矣。寻瞻部洲中岭岳之高，亦无过此者。

法师从西北下数里，有少平地，施帐宿，旦而进，经五六日下山，至安恒罗缚婆国<sup>①</sup>，即睹货罗之故地。伽蓝三所，僧徒数十，习大众部法，有一窣堵波，无忧王建也。法师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余里，至阔悉多国<sup>②</sup>，亦睹货罗之故地。从此西北复山行三百余里，至活国，居缚刍河侧，即睹货罗东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见叶护可汗孙王睹货罗，自称叶护，至衙停一月，叶护遣卫送，共商侣东行。二日，至瞿健国<sup>③</sup>，其旁又有阿利尼国、曷逻胡国、訖栗瑟摩国、钵利曷国，皆睹货罗故地也。自瞿健复东行入山三百余里，至呬摩怛罗国<sup>④</sup>，亦睹货罗故地，风俗大同突厥。……自此复东行二百余里，至钵钵创那国<sup>⑤</sup>，亦睹货罗故地也，

①安恒罗缚婆国：今阿富汗境内的卡瓦克山口以北。

②阔悉多国：在今阿富汗境内阿姆河上游的支流考斯特河流域。③瞿健国：今阿富汗东北部的门兼城。④呬摩怛罗国：今阿富汗东北部的达赖姆。⑤钵钵创那国：在今阿富汗的巴达哈商地区。

为寒雪，停月余日。

从此又东南山行二百余里，至淫薄健国①。又东南履危蹶险，行三百余里，至屈浪拿国②。从此又东北行五百余里，至达摩悉铁帝国（亦名护密也）③。国在两山间，临缚刍河，出善马，形小而健。俗无礼义，性暴形陋，眼多碧绿，异于诸国。伽蓝十余所，昏驮多城，国之都也。……从此国大山北至尸弃尼国④。又越达摩悉铁帝国至商弥国⑤。从此复东山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川⑥。川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在两雪山间，又当葱岭之中，风雪飘飞，春夏不止。以其地寒烈，卉木稀少，稼穡不滋，境域萧条，无复人迹。……

从此川东出，登危履雪，行五百余里，至竭盘陀国⑦，……法师在其国停二十余

---

①淫薄健国：在今阿富汗境内的科克恰河流域。

②屈浪拿国：今阿富汗境内科克恰河上游的库兰。

③达摩悉铁帝国：今阿富汗东北部的瓦汗。④尸弃尼国：在今苏联塔吉克境内。⑤商弥国：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部。⑥波谜罗川：即今帕米尔。⑦竭（qie怯）盘陀国：今我国新疆的塔什库尔干。

日。复东北行五日，逢群贼，商侣惊怖登山，象被逐，溺水而死。贼过后，与商人渐进东下，冒寒履险，行八百余里，出葱岭至乌铎国<sup>①</sup>，……从此北行五百余里。至佉沙国（旧曰疏勒，……讹也）<sup>②</sup>。又从此东南行五百余里，渡徙多河，逾大岭，至斫句迦国<sup>③</sup>。……

从此东行八百余里，至瞿萨旦那国（……旧曰于阗，讹也）<sup>④</sup>。沙磧大半，宜谷丰乐，出氍毹、细毡、氍，工绩绁绸<sup>⑤</sup>，又土多白玉、璽玉<sup>⑥</sup>。气序和调，俗知礼义，尚学好音，风仪详整，异胡诸俗，文字远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蓝百所，僧五千余人，多学大乘。其王雄智勇武，尊爱有德，自云毗沙门天之胤也<sup>⑦</sup>。……法师入其境，至勃伽寿城，……停七日。于阗王闻法

---

①乌铎国：今新疆莎车。 ②佉沙国：见54页注②。 ③斫句迦国：今新疆叶城。 ④瞿萨旦那国：见54页注②。 ⑤氍毹（qú shū 渠书），毛织的地毯。绁（shī 施）：粗绸。 ⑥璽（yī 医）：黑色的玉类。

⑦毗沙门天：佛教的护法神四大天王之一。

师到其境，躬来迎谒。后日发引，王先还都，留儿侍奉。行二日，王又遣达官来迎，离城四十里宿。明日，王与道俗将音乐香华接于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于小乘萨婆多寺。……

法师前为渡河失经，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访本。及为于阗王留连，未获即还，因修表使高昌小儿逐商伴入朝，陈己昔往婆罗门国求法，今得还归到于阗，其表曰：“……玄奘往以佛兴西域，遗教东传，然则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常思访学，无顾身命。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历览周游一十七载。今已从钵罗耶伽国经迦毕试境，越葱岭，渡波谜罗川归还，达于于阗。为所将大象溺死，经本众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获奔驰早谒轩陛，无任延仰之至。谨遣高昌俗人马玄智随商侣奉表先闻。”

是后为于阗诸僧讲《瑜伽》、《对

法》、《俱舍》、《摄大乘论》，一日一夜，四论递宣，王与道俗，归依听受，日有千数。时间经七八月，使还，蒙恩敕降使迎劳曰：“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①。法师奉敕已，即进发，于阗王资饯甚厚。

自发都三百余里，东至媲摩城②。……从媲摩城东入沙磧，行二百余里，至泥壤城③。又从此东入流沙，风动沙流，地无水草，多热毒鬼魅之患，无径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遗骸以为标帜，硣（qiao敲）确难涉④，委如前序。又行四百余里，至睹货罗故国。又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

---

①鄯（shàn善）善：故址在今新疆若羌县境内。沮沫：即且末，今新疆且末西南。 ②媲（pǐ僻）摩城：今新疆策勒北。 ③泥壤城：也写作尼壤城，故址在今新疆民丰以北的沙漠中。 ④硣（qiao敲）：土地坚硬而瘠薄。

沮沫地。又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国，即楼兰地<sup>①</sup>。展转达于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闐使人及驼马还。有敕酬其劳，皆不受而去。

既至沙州<sup>②</sup>，又附表。时帝在洛阳宫，表至，知法师渐近，敕西京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使有司迎待<sup>③</sup>。法师承上欲问罪辽滨，恐稽缓不及，乃倍途而进，奄至漕上。官司不知迎接，威仪莫暇陈设，而闻者自然奔凑，观者盈衢，更相登践，欲进不能，因宿于漕上矣。

### 从尼乾子为法师占归国讲起，讲到法师到达长安城西的漕河。

鸠摩罗国的使臣还未到达时，有个名叫伐闍罗的露形外道忽然来到法师房里。法师听说露形外道善于占相，就请他坐下，提出了几个问题：“玄奘

---

①楼兰，即鄯善。 ②沙州：今甘肃敦煌。 ③左仆射：中枢机构尚书省的长官，在唐初尚书省左右仆射与中书省与中书令、门下省等中同为宰相。

是支那国僧，来这里求学，岁月已久，如今准备回国，不知能否顺利到达？是回国还是留在这里，怎样做最吉？还有玄奘的寿命长短，都请求仁者占看。”露形外道要过一块白石，画地而占，答复法师道：“法师留居这里最好，五印度各国和僧俗大众无不敬重法师，要回国去也可如愿，在那里也会得到人们的敬重，但总不如在这里留居。法师的寿命，从现在算起，还有大约十年时间，倘若靠余福还能延继，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法师又问：

“我要回国，但经本佛像很多，不知怎样才能带回？”露形外道说：“不用担心，戒日王、鸠摩罗王自会派人陪送法师，一定能够顺利返回。”法师回答说：“这两位君王从未见过面，怎么能赐予此恩？”露形外道说：“鸠摩罗王已经派遣使臣前来邀请，二三天内就会到达，见到鸠摩罗王以后，也就会见到戒日王了。”讲了这些话后就离去。

法师就此作回国的准备，整理装饰要带回的经本佛像。高僧们知道了，都来挽留，……看到劝了不听，就叫上法师到戒贤处陈述挽留法师的心意。戒贤对法师说：“你的心意究竟怎样？”法师回答说：“此国是佛降生之地，玄奘并不是不留恋。但玄奘来此的目的，是为了求取大法，普济众生。自来到后承蒙法师给玄奘讲解《瑜伽师地论》，排解

疑难，又瞻仰礼拜了圣迹，学习了诸部的精深奥义，内心欣慰，觉得确实不虚此行。玄奘愿以所学，回国翻译，使有缘者都能有所见闻，用来报答法师之恩，为此没有时间继续留住。”戒贤很高兴，说：“这是菩萨的意愿啊！我也希望你能这样。听凭你打点行装，他人不用苦留。”说完回房。

过了两天，东印度鸠摩罗王派使臣送信给戒贤，说：“弟子愿见支那国高僧，请法师派他前来，以慰我钦敬之思。”戒贤得信对大家说：“鸠摩罗王要邀请玄奘，只是他与其他几人准备派往戒日王那里，和小乘辩论，如今去鸠摩罗王处，倘若戒日王要人，怎么应付？不应前去。”于是对使者说：“支那国僧想要回国，没有时间应王命前去。”使臣返回，鸠摩罗王再次派人来请，说：

“法师纵使要回国，也请暂时先到弟子处，然后回国也非难事，请一定前来，不要再推辞。”戒贤仍不让法师去，鸠摩罗王大怒，又派来一位使者送信给戒贤，说：“弟子是凡夫，习于世俗的逸乐，未能领悟佛法，如今听到外国高僧大名，身心欢喜，似乎开始有了点崇法之心，法师却又不许他来，这是要让众生永远沉沦在长夜之中，这难道是法师继承弘扬遗法，汲引众生的作为吗？弟子不胜渴慕，



再次提出请求。倘若仍然不来，弟子本是恶人，近来设赏迦王尚能坏法毁菩提树，法师以为弟子无此能力吗？弟子定要整理象军，云集于你处，踏平那烂陀寺，让它碎成尘土，这话是算数的，法师好好等待着。”戒贤得信，对法师说：“这位君王一向缺少善心，境内佛法还不甚流行，自从听到你的声名，似乎已倾心佛法。你也许是他前世修行的友好，牺牲点去开导他也好，出家人以利物济世为本，现在正当其时，就好象伐树一样，只要斩断树根，枝叶自会枯死，到那里去只要使王发心崇佛，百姓也自然随之向化。倘若违抗不去，或许会引起不测，还是受点辛苦去一趟。”

法师辞别了戒贤，与来使一同前去。到达鸠摩罗国，国王十分高兴，率领着群臣迎拜赞叹，请入宫中，天天为法师奏乐，饮食、花香，也供养得极为周全，并请求接受斋戒。这样过了一个多月。

戒日王讨伐恭御陀国后班师回国，听说法师在鸠摩罗王那里，吃惊道：“我先前多次邀请不来，如今怎么在那里？”派使者对鸠摩罗王说：“赶快把支那僧人送来！”鸠摩罗王说：“我的头可以拿去，法师可不能马上来你处。”使者回报，戒日王大怒，对待臣说：“鸠摩罗王轻视我，怎么为一僧说出这种粗鲁话！”再派使者去指责说：“你说头

可以给我，就交给使者带来。”鸠摩罗王自觉失言，深为恐惧，迅速传命装备象军二万，船三万，和法师一同出发，从殑伽河逆流而上到戒日王处，走到羯朱唵祇罗国，与戒日王相遇。

鸠摩罗王要去见戒日王，先派人在殑伽河北岸准备行宫，这天渡河来到宫中，安置法师后，亲自率领群臣到河南参见戒日王。戒日王见了他很高兴，知道他敬爱法师，也就不追究他以前说过的话，只是问道：“支那僧现在哪里？”鸠摩罗王回答说：“在我的行宫里。”戒日王说：“为什么不来？”鸠摩罗王回答道：“大王钦贤敬道，怎能让法师来这里参见大王？”戒日王说：“好，你先回去，我明天亲自来。”鸠摩罗王返回后向法师说：

“戒日王虽说明天来，也许今夜就到，还得等待。如果来，法师不要动。”法师说：“玄奘遵行佛门规矩，理当如此。”到夜间一更前后，戒日王果然前来。有人禀报道：“河中有数千火炬，响着步鼓之声。”鸠摩罗王说：“这是戒日王来了。”就下令举起火炬，亲自率领群臣远迎。戒日王出行时，常带着数百面金鼓，走一步敲一下，叫做“节步鼓”，只有戒日王有此排场，其他各国国王不得学样。戒日王到达后，向法师顶礼，散花瞻仰，使用许多美好的语言颂扬赞美法师，然后问道：“弟子

原来邀请法师，为什么不来？”法师答道：“玄奘远来寻求佛法，为了要学习《瑜伽师地论》，奉大王之命时，听讲还未结束，所以没能即刻前来参见大王。”戒日王又问：“法师从支那国来，弟子听说那里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不知秦王是谁，又有什么功德，得到人们如此颂扬？”法师说：“玄奘本国见到有人能怀圣贤之德，为百姓剪除凶暴，惠及众生，就作歌颂扬，上则在宗庙演奏，下则在民间传唱。秦王，是支那国当今的天子，没有登位以前，受封为秦王。当时天下动乱，百姓无主，……秦王身为帝子，出任天策上将，振奋军威，翦灭群雄，杖钺挥戈，平定海内，重安社稷，再现天日，天下怀恩，所以有这首颂歌。”戒日王说：“这样的人，真是天派来做万物之主啊！”又对法师说：“弟子先回，明天来礼迎法师，请勿辞辛劳。”于是告辞。

第二天天刚破晓戒日王的使臣来到，法师和鸠摩罗王一同前往，到了戒日王的行宫外，王和门师二十余人出迎。进入宫中坐定，陈设各种精美的食物，还奏乐散花，食毕，戒日王说：“听说法师撰写了《制恶见论》，放在哪里？”法师回答说：

“就在这里。”戒日王取来阅看，看毕，大为高兴，对他的门师们说：“弟子听说日光既出则萤火

失明，天雷轰鸣则锤凿无声。师等所守之宗，他已都破了，师等可再匡救。”门师们无人敢应声，戒日王说：“师等中的长老提婆犀那，自诩解经冠盖群英，学行囊括众哲，率先倡导异见，经常诽谤大乘，而一听说远方高僧来到，立即前去吠舍厘观礼圣迹，借此逃避，因此知道师等无能。”戒日王有妹聪慧有根器，精通正量部经义，坐在戒日王身后，听到法师讲述大乘，途径深奥开阔，显得小乘局促浅薄，内心喜悦，称赞不已。戒日王说：“法师的《制恶见论》好极了，弟子和这些僧人都已信服，只怕其他家的小乘外道还愚迷不悟，准备在曲女城为法师举行一次大会，叫来五印度的僧人及婆罗门、外道等，宣扬大乘的精微，以断绝他们的诽谤之心，显示法师的盛德，以摧垮他们的骄慢之意。”当天发布敕令，通告各国国王及懂得经义的人集中到曲女城，听支那国法师的《制恶见论》。

法师在初冬和戒日王透河而行，腊月里才到达会场。此外到达的有五印度中十八国的国王，精通大小乘的僧侣三千多人，婆罗门和露形外道三千多人，那烂陀寺僧一千多人。这些人都学识广博，能言善辩，想聆听法音，所以都来会场，来会场的还有他们的侍从，有的驭象，有的驾车，有的举幢，有的擎幡，各自围绕着，一簇簇的，好象云兴雾

涌，充塞方圆几十里之地。……

戒日王预先命令在会场营建两座草殿，准备安置佛像及与会人众，到达后都已建成，草殿高大，每座能坐下一千多人，戒日王行宫在会场西边五里之处。当天宫里铸成金佛像一躯，装饰了一头大象，象身上架起宝帐，把佛像安放在帐中。戒日王扮成帝释，手执白拂在佛像之右，鸠摩罗王扮成梵王，举着宝盖在佛像之左，都戴着天冠，挂着花环，垂纓佩玉。又装饰起两头大象，满载宝花跟随在佛像之后，一边行进一边散花。叫法师和门师等都乘坐大象，排列在两位国王之后。又把三百头大象让各国国王、大臣、高僧乘坐，排在道路两旁，口颂赞辞，鱼贯而行。从清晨起进行准备，队列从行宫走向会场，到院门都下象背，捧着佛像进入殿内，安置在宝座上。戒日王、鸠摩罗王与法师等人依次供养礼拜。然后传令十八国国王、一千多享有盛名、学识渊博的高僧，五百多有名望有学行的婆罗门和外道，以及二百多各国的大臣依次进入，其余僧俗人等，都令在院门外安排就座。戒日王叫人给院内外都送上了饭食。食毕，向佛像献上了一只金盘、七只金碗、一个金澡罐、一柄金锡杖、三千枚金钱、五十件上等细棉布衣，对法师和其他僧众也有多少不等的施舍。

施舍已毕，专设宝床，请法师就坐，作为主讲人，称颂大乘，讲述作《制恶见论》的要旨，又叫那烂陀寺明贤法师当众宣读。另外叫人抄写了一本《论》文悬挂在会场门外让大家看，倘若其中有一个字没有道理能被人驳倒，玄奘法师自愿斩首谢罪，这样到了晚上，还没有人敢和法师辩论。戒日王很高兴，休会回到行宫，各国国王、各地僧人也都回到了住所，法师和鸠摩罗王也返回行宫。第二天一早大家又来到会场，并照旧列队迎送佛像和举行集会。

过了五天，小乘和外道们看到法师诋毁他们的宗派，怀恨在心，准备谋害法师。戒日王发觉，发布命令道：“邪党乱真，由来已久，排挤正教，迷误众生，如果没有上贤，何以鉴别真伪。支那法师其人，器宇恢弘，学识高深，为伏群邪，前来我国，以显扬大法，汲引愚迷。如今妖妄之徒，不知惭悔，反而意欲谋害，这如可容忍，还有什么不可忍！如果其中有敢伤害法师的要杀他的头，毁骂法师的要割他的舌，正当辩论的自不在惩罚之列。”从此邪徒才有所收敛，过了十八天无人对法师表示异议。

将要散会的那天傍晚，法师又称扬大乘，赞佛功德，使数不清的人们都弃邪入正，弃小乘而归依

大乘。戒日王对法师越发尊重，施舍给法师金钱一万枚，银钱三万枚和上等细棉布衣一百件，十八国国王也都施舍珍宝，法师分毫不取。戒日王叫侍臣装饰了一头大象，张起幢盖，请法师乘坐，叫贵臣陪从保卫，到大众中巡行告唱，以表示法师所立之义无人能驳倒，遵照印度的惯例，凡是辩论中取胜者都得如此。法师谦让不就，戒日王说：“这是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不好违反。”于是众人捧着法师的袈裟，处处高唱道：“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除了各种异见，十八天来无人敢于出面辩论，大家都应当知道。”大家都很高兴，争着为法师送上美称，大乘送的称号是“摩诃耶那提婆”，汉译是“大乘天”，小乘送的称号是“木叉提婆”，汉译是“解脱天”，都向法师烧香散花敬礼，然后离去，从此法师的德音更加远扬。

戒日王行宫西边有一所佛寺，由戒日王供养，寺里有枚佛牙，长约一寸半，颜色黄白，时时放出光芒。从前迦湿弥罗国的讫利多种毁灭佛法，僧众离散，有个僧人远游到印度。以后睹货罗国雪山下王忿恨贱种们毁灭佛法，就装扮成商人，率领三千勇士，带着很多珍宝，假意说是要奉献，讫利多王生性贪婪，知道了很高兴，派使臣迎接。哪知雪山王器质雄猛，威武如神，来到讫利多王座前，摘下

帽子大喝一声，把訖利多王吓得跌倒在地，雪山王按住他一刀杀死，对他的臣下们说：“我是雪山下王，因为你们这伙贱奴毁灭佛法，所以前来施行惩罚，只惩罚国王一人，不牵连你们，你们应该安心，煽惑国王作恶的要驱逐出境，其余一无所问。”清除了这些丑类后，雪山下王在这里建立了佛寺，召集僧徒，施舍后回国。前此投奔印度的那个僧人听说国内平定，拄着锡杖回国，路上碰到一群大象吼叫着走来，他见状上树躲避，象用鼻子吸水灌树，又用大牙挖掘，片刻间树就倒下，象用鼻子把他卷起来驮在背上，走到一片大树林中，有头病象受了创伤躺着，象用鼻子牵着他的手摸到创口，他看到创口里有根竹刺，就拔了出来，挤掉脓血，又撕开自己的衣服把创口包扎好，这头病象慢慢地好起来。第二天，群象竞相找来各味鲜果，奉献给他，他吃罢，有头象将一个金匣递给病象，病象接着，又转给他，他拿上后，群象再把他驮上送出林外，来到先前那个地方，把他放下来，跪拜而去。他打开匣子，里面原来是佛牙，他带回迦湿弥罗国供养。近时戒日王听说该国有佛牙，亲自来到边界上，要求瞻仰礼拜。那里的僧人们吝惜，不让把佛牙拿出去，另外埋藏起来。但国王畏惧戒日王，到处挖掘寻找，找到后拿上呈献。戒日王见到



极为敬爱重视，依恃强力，夺回供养，就是现在的这枚佛牙。散会后，戒日王将所铸金佛像和衣物、金银钱等交给这所佛寺，嘱咐僧人们守护。

法师在这以前已向那烂陀寺的高僧们辞行，这时取到了经本佛像，讲罢了《制恶见论》，到第十九天就向戒日王辞行，准备回国。戒日王说：“弟子继承宗庙，成为天下之主，三十多年来，时怕福德不能增广，夙因不能继续，所以积聚财宝，在钵罗耶伽国的两河之间设立大会场，每五年要召集五印度的僧人、婆罗门以及贫穷孤独者，举行七十五天的无遮大施舍。已经举办过五次，现在正要举办第六次，法师何不暂时留下观看随喜。”法师答道：“菩萨之行，福慧双修，智人得果，不忘其本。大王尚且不吝惜财宝，玄奘岂能不稍停留，愿跟随大王前去。”戒日王很高兴。

到第二十天，法师与戒日王等出发前往钵罗耶伽国大施场。殑伽河在北边，还有条闾牟那河在南边，都从西北往东流到该国汇合，在两河汇合处的西面有一大块平地，周围十四五里，平得象镜子一样，因为古来国王们都在这里举行施舍，因此就叫作施场，相传在这里施舍一钱，胜过在其他地方施舍百千钱，以此一向为人们所看重。戒日王就下令在这块平地中建立施场，竖起芦苇作为篱笆，每边

各长一千步，中间营建了草堂几十间，收藏各种珍宝，都是金银、珍珠、红玻璃、宝帝青珠、大青珠等。在旁边又建造了长舍几百间，存放绢帛衣、有条纹的细棉布衣以及金银钱等，在篱笆外另有做饭的地方，又在宝库前修建了长屋百余行，就象大唐京城里各行业的店铺，一行长屋可坐千余人。

此前戒日王已通告五印度的僧人、露形外道及贫穷孤独者，都前来施场接受施舍。也有人是在参加法师为论主的曲女城大会之后，没有返回而又直接来到了施场，十八国王也跟随着戒日王同行。到达会场时，僧俗前来的已有五十多万人。戒日王住在菟伽河北岸，南印度王杜鲁婆跋吒住在两河汇合处之西，鸠摩罗王住在阎牟那河南边的华林旁，那些准备接受布施的人住在跋吒王之西。

清晨，戒日王和鸠摩罗王乘船率领着水军，跋吒王率领着象军，各自排好仪仗卫队，来到施场，十八国王依次陪列。第一天，在施场的草殿里安置佛像，向佛像奉献了上好的珍宝、衣服和精美的饌肴、奏乐散花，到天晚各自回到住所。第二天，安置日天像，奉上的珍宝和衣服相当于第一天的一半。第三天，安置自在天像，施舍的财物同日天一样。第四天，施舍僧侣一万多人，受施舍者分坐百行，每人施给金钱一百、文珠一枚、细棉布衣一领

和饮食香花，受供养后离去。第五次是施舍婆罗门，二十多天方施完。第六次是施舍外道，十天才施完。第七次是施舍远方前来求施者，十天才施完。第八次是施舍贫穷孤独者，一个月方施完。到这时五年来府库所积蓄的财物都施舍一空，只留下象、马和兵器，准备用来征讨暴乱，守护宗庙，此外各种宝货以及身上的衣服、璎珞、耳环、手镯、宝鬘、颈珠和发髻上的明珠全部施舍掉，什么也不留。这样施舍完后，戒日王向他的妹妹讨了粗弊的衣服穿上，向十方佛礼拜，踊跃欢喜，合掌道：

“我近来积蓄财宝，常担心不能放进坚牢的贮藏室，如今能贮进福田，可以说是进了坚牢的贮藏室了。我期望每一辈子都能拥有财宝来普施众生，最后修成十种无所不达的神力，具备智慧和福德。”会后，国王们各自用自己的珍宝钱物，向众人赎回戒日王所施舍的璎珞、髻珠、王袍等仍献给戒日王。几天之后，戒日王的衣着和佩用的宝物等仍和原先一样。

法师要辞行回国，戒日王说：“弟子正要同法师一起阐扬如来遗法，为什么又急于回去？”法师因而又停留了十多天。鸠摩罗王对法师也同样殷勤，向法师说：“法师如果能住弟子处接受供养，将为法师建造一百所佛寺。”法师看到国王们固执

不已，就向他们倾诉苦衷道：“支那国离此遥远，很晚才知道佛法，虽略沾梗概，不能具悉原委，为此我才来殊域异邦访求。如今所以能够如愿，都是本土诸贤哲思慕深切之所致，因此不敢片刻忘怀。佛经中说阻碍他人得法的要世世代代失明，如留玄奘，就会使数不清的人们失去知闻佛法的机会，失明的报应能不使人畏惧！”戒日王说：“弟子仰慕敬重法师的德行，情愿长久供养，但这样做既然要损害众人的利益，确实使弟子心存畏惧，现在听任法师自己决定行止。只是不知法师准备从哪条路回去？法师如取道南海，当派使者相送。”法师答道：“玄奘从支那来的时候，到达本国西界，有一国叫高昌，国王明达智慧，敬重佛法，看到玄奘来这里求学，乐于支持，提供了丰厚的财物，希望玄奘返回时再去那里，从情理上讲不好违背，所以如今还得从北路返回。”戒日王说：“法师需要多少资粮？”法师答道：“不需要。”戒日王说：“哪能这样。”于是下令施予金钱等物，鸠摩王也施予各种珍宝，法师都不接受，只接受了鸠摩罗王的一件曷刺厘披肩（就是用粗毛下的细绒制作的），以备途中防雨。于是告别，国王和僧俗大众送出几十里钱行后返回，将要分手之际，都哽咽不能自己。

法师把经本佛像放在北印度王乌地多的军马上

一同前进，以后戒日王又交给乌地多王大象一头，金钱三千，银钱一万，供法师行旅之用。分手三天后，戒日王又和鸠摩罗王、跋吒王等人各自率领几百轻骑前来送别，殷勤到如此地步。戒日王还派了四名叫做摩诃怛罗的达官（类似大唐的散官），戒日王用细白棉布加上红泥封印写了信，叫他们带了信一路护送法师，所经过各国，都叫调发乘骑递送法师，一直送到大唐边境。

法师和乌地多王一行从钵罗耶伽国西南大森林中出发，走了七天，到达桥赏弥国。……又和乌地多王向西北走了一个多月，经历几个国家。……再向西北走了三由旬，到达毗罗那拿国的都城，停了两个月。在这里法师遇到师子光、师子月两位同学，正在这里开讲《俱舍》、《摄论》、《唯识论》等，都很高兴地来迎接法师。法师来到，又给这里开讲《瑜伽》、《决择》和《对法论》等，两个月讲毕后辞行。

再向西北走了一个多月，经过几个国家，到达阁兰达国，就是北印度王的都城，在这里又停留了一个月。这时乌地王另派人给法师带路，法师一行向西走了二十多天，来到僧诃补罗国。当时这里有一百多北方僧人，也携带经像等随同法师回去。这样又走了二十多天，在山涧中穿行，这里盗贼很

多，法师怕来劫掠，常派个僧人走在前面，倘若碰上盗贼，就叫他说：“我们是远来求法的僧人，现在所携带的只是经本、佛像和舍利，请檀越维护，不要打什么主意。”法师带领其他人跟在后面。当时也多次碰上盗贼，但始终没有受到损害。

这样走了二十多天，到达咀叉尸罗国。……该国向东北走五十由旬，就是迦湿弥罗国。国王派使者前来迎接，法师因为用象负载辎重没能前去。停留了七天，又向西北走了三天到达印度大河。河宽五六里，经本、佛像等与同行者用船渡河，法师乘坐大象涉水而过。当时专门派了一个人在船中看守经本和印度的各种奇异花种，船将到河心，忽然风波乱起，摇动船身，几次险些沉没，看守经本的人惊慌落水，大家把他救了出来，但因此损失了五十夹经本和花种等，其余的东西物品都得保全。这时迦毕试王已在乌铎迦汉荼城，听说法师到来，亲自到河边迎接，问道：“听说法师在河中丢失经本，不知法师是否带来印度的花果种籽？”法师回答：“带来了。”王说：“风浪把船倾倒，就是这样引起的，自古以来，要带着花种渡河的都是如此。”于是和法师一起回城。法师寄住在—所佛寺里停留了五十多天，由于失去了部分经本，又派人到乌长那国去抄写了吠陀三藏。迦湿弥罗国国王听说法

师已临近本国，也不辞跋涉亲自前来参拜，几天后才回去。

法师跟随着迦毕试王向西北进发，……到达瞿卢萨谤城，与王告别继续北行。王派了一个大臣率领着一百多人，护送法师翻越雪山，背负着畜草粮食以备供给。走了七天，才来到大山顶。这座雪峰峦重叠，参差不一，有的平缓，有的陡峭，各不相同，登攀艰辛，难以尽述。在这里无法骑马，只能拄着手杖前进。再走了七天，来到一座高岭，岭下有一个村子，村里将近一百多户人家，养着羊，有驴般大小。当天就住在这个村子里，到半夜出发，还让村里人乘着山驼引路，这里多雪涧冰溪，如果不依靠当地人作向导，怕要跌下去。到天大亮后才渡过这片冰山，这时只剩下七个僧人和二十多个雇来的人，还有一头象、十头骡、四匹马。当天到达岭底，再沿着盘道重新登上一座山岭，远望漫山白雪，来到眼前原来都是白石头，这座山岭极高，结的云雾飘的雪花都还只到山腰。快要天黑时，才爬到山顶，寒风凛冽，一行人众没有能够直立的。山上又没有花草树木，只有积石堆峰，高高耸起如同树林、竹笋一般。由于山高风急，鸟要过去都不能展翅，要从岭南到岭北各走上几百步才能飞翔。遍数赡部洲中的高山，都不能超过它。

法师向西北往下走了几里，有一小片平地，就在这里支起帐篷过夜，破晓后动身，经过五六天才下山，到达安怛罗缚婆国，是当年睹货罗国的领地。有三所佛寺，几十名僧侣，都学习大众部，有一座塔，是无忧王所建造。法师在这里停留了五天，又从西北下山走了四百多里，到达阔悉多国，也是睹货罗的旧地。从这里向西北又走了三百多里山路，到达活国，在缚乌河边，就是睹货罗的东界，都城在河的南岸。法师见到叶护可汗孙儿统治睹货罗，自称为叶护，法师在他衙帐里停留了一个月，叶护派人护送法师，和商人一同向东前进。走了两天，到达瞿健国，旁边还有阿利尼国、曷逻胡国、訖栗瑟摩国、钵利曷国，都是睹货罗的旧地。从瞿健国又向东入山走了三百多里，到达咽摩怛罗国，也是睹货罗的旧地，风俗大体上和突厥相同。……从这里又向东行了二百多里，到达钵钵创那国，也是睹货罗的旧地，因为下雪寒冻，又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

从这里又向东南走了二百多里山路，到达淫薄健国。又向东南穿山越岭走了三百多里，到达屈浪拿国。从这里又向东北走了五百多里山路，到达达摩悉铁帝国（也叫护密国）。该国在两山之间，靠着缚乌河，出产良马，体形矮小而矫健。居民不讲



礼义，性情暴烈，相貌丑陋，眼睛多是碧绿色，与其他各国不同。有十几所佛寺，昏驮多城是都城。……从该国的大山向北可到达尸弃尼国。又越过达摩悉铁帝国国境到达商弥国。从这里再向东走了七百多里山路，到达波谜罗川。这条川东西长一千余里，南北宽一百余里，处于两座雪山之间，正当葱岭的中部，风雪飘飞，春夏不止。由于这里是高寒地区，草木稀疏，不长庄稼，四境萧条，人迹不到。

从这条川谷东出，登山踏雪，走了五百多里，到达羯盘陀国，……法师在这里停留了二十多天。再向东北走了五天，遇到一伙盗贼，同行的商侣惊恐登山，大象被赶到水中淹死。盗贼离去后，法师与商人们向东缓缓前进，冒寒履险，走了八百多里，才走出葱岭到达乌铎国。……从这里向北走了五百多里，到达佉沙国（旧译疏勒，……误）。再向东南走了五百多里，渡过徙多河，越过大岭，到达斫句迦国。……

从这里向东走了八百多里，到达瞿萨旦那国（……旧译于阗，误）。土地大半是沙碛，此外则适宜种植粮食，很富足，出产地毯、细毡和细棉布，居民擅长纺织丝绸，地下还有许多白玉、黑玉。气候适宜，居民懂得礼义，好学习爱音乐，仪

容端正，举止安详，与周围其他胡人不一样，文字则遵从印度，稍有变化。很重视佛法，有上百所佛寺，五千多名僧人，多学习大乘。国王雄智勇武，敬爱有德的高僧，自称是毗沙门天的后裔。……法师进入于阗国境，来到勃伽夷城，……停留了七天。于阗王听说法师入境，亲自前来迎接拜谒。第三天法师动身，王先回都城，留下王子陪侍法师。法师在路上走了两天，王又派达官前来迎接，到离城四十里处歇宿。第二天，国王与僧俗奏着音乐，拿着香花在路旁迎接，法师来到后，请进城里，在小乘教的萨婆多寺休息。……

法师由于以前渡河时失落了部分经本，到这里后又派人到屈支国、疏勒国去访求。又为了于阗王要他在这里多停留一阵，不能即刻回国，于是写了表文叫一个随同商队到长安的高昌少年带去，向朝廷陈述自己当年前去婆罗门国求法，现在已回到于阗，在表中说：“……玄奘当初考虑到佛兴西域，遗教东传，但虽传来一些经本，而大乘要旨尚有所欠缺，常立志访求，不顾身命。于是在贞观三年四月，冒犯法令，私往天竺。……从长安神京出发，到达王舍新城，中间经过了五万多里，……游历学习了十七年。如今已从钵罗耶伽国经过迦毕试境，跨越葱岭，穿过波谜罗川回国，达到了于阗。因为

所带大象溺死，经本太多，未得马匹，只好暂时停留，不得从速谒见，引颈远望，不胜急切之至。谨派高昌俗人马玄智随商侣奉表先奏闻陛下。”

此后法师给于闐僧侣讲《瑜伽》、《对法》、《俱舍》、《摄大乘论》，日夜讲说，依次讲完这四论，王和僧俗都归依信奉，每天来听的有上千人。这样过了七八个月，派去的人返回了，太宗皇帝敕命派使臣前来迎接慰勉，说：“听说法师去异域求法，如今归来，朕欢喜无量，请即速前来与朕相见，外国僧人懂得梵语和经义的，也听凭带来。朕已命令于闐等处，叫各国护送法师，人力、马匹应不缺少，还命令敦煌官吏去流沙迎接，叫鄯善派人去沮沫迎接。”法师接到敕令后，就启程回国，于闐王为法师钱行资送极为丰厚。

从于闐都城出发走了三百多里，向东到达媲摩城。……从媲摩城向东进入沙磧，走了二百多里，到达泥壤城。从这里再向东，进入流沙，沙石随风滚动，地无水草，多有热毒鬼魅为患，又没有路径，行人往返，只能以人畜遗骨作为标记，土地坚硬瘠薄，举步艰难，就如同前面说过的那样。再走了四百多里，到达睹货罗故国。再走了六百多里，到达折摩驮那故国，是沮沫的领地。再向东北走了一千多里，到达纳缚波故里，是楼兰的领地。经过

辗转跋涉，到达唐朝边境。在这里得到了唐朝的马匹，打发于阗国的使人和骆驼、马匹回去，朝廷有命令要给予酬报，他们分毫不受就走了。

来到沙州后，法师又向朝廷上表。当时太宗皇帝在洛阳宫，接到表后，得知法师将到，命令西京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派官员迎接。法师得知皇上正准备征讨辽东，怕迟缓了见不上，于是兼程前进，来到长安城西的漕河边上。官府尚不知道，没有迎接，仪仗也来不及陈设，但知道的人已自发地赶来，观看者塞满街道，互相攀登践踏，法师无法前进，当晚就歇宿于漕河岸边。



## 卷 六

### 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 终二 十二年夏六月谢御制经序并答

贞观十九年春正月丙子，京城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等承法师 赉经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sup>①</sup>、雍州司马李叔慎<sup>②</sup>、长安县令李乾佑奉迎。自漕而入，舍于都亭驿，其从若云。

是日，有司颁诸寺，具帐舆、华幡等，拟送经像于弘福寺，人皆欣踊，各竞庄严。翌日，大会于朱雀街之南<sup>③</sup>，凡数百件，部伍陈

---

①武侯大将军，唐初京城中负责皇帝警卫的高级军官。 ②雍州：今陕西关中地区。司马：唐代州刺史之下的佐官。 ③朱雀街：唐长安城里南北方向的中心大街。

列，即以安置法师于西域所得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拟摩揭陀国前正觉山龙窟留影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拟婆罗痾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像刻檀佛像一躯<sup>①</sup>，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拟侨赏弥国出爱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拟劫比他国如来自天宫下降宝阶像银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四尺；拟摩揭陀国鹞峰山说《法华》等经像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拟那揭罗曷国伏毒龙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拟吠舍厘国巡城行化刻檀像等。又安置法师于西域所得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一十五部，三弥底部经、律、论一十五部<sup>②</sup>，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迦叶臂耶部经、律、论一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明论三十六部，声明论一十三部，凡

---

①婆罗痾(nà捺)斯：国名。②三弥底部：佛教部派正量部的梵语音译。

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匹马负而至，其日所司普颁诸寺，俱有宝帐、幢、幡供养之具，限明二十八日旦并集朱雀街，拟迎新至经像于弘福寺。于是人增勇锐，各竞庄严，穷诸丽好，幡帐、幢盖、宝案、宝舆，寺别将出分布讫，僧尼等整服随之，雅梵居前，熏炉列后，至是并到朱雀街内，凡数百事，布经像而行。……始自朱雀街内，终屈弘福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内外官僚，邈道两傍<sup>①</sup>，瞻仰而立，人物阗噎<sup>②</sup>。所司恐相腾践，各令当处烧香散花，无得移动。而烟云赞响，处处连合。……

壬辰，法师谒文武圣皇帝于洛阳宫<sup>③</sup>。二日己亥，见于仪鸾殿，帝迎慰甚厚。既而坐讫，帝曰：“师去何不相报？”法师谢曰：“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帝曰：“师出家与俗殊

<sup>①</sup>邈(liè列)，列队。 <sup>②</sup>阗噎(yē耶)，塞满。 <sup>③</sup>文武圣皇帝：即唐太宗李世民，太宗是他死后的庙号，文武圣皇帝是高宗时给他追上的尊号。

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甚嘉焉，亦不烦为愧。”……因广问彼事，自雪岭以西，印度之境，……并博望之所不传<sup>①</sup>，班、马无得而载<sup>②</sup>。法师既亲游其地，观觐疆邑<sup>③</sup>，耳闻目览，记忆无遗，随问酬对，皆有条理，帝大悦。……帝又谓法师曰：“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罢道，助秉俗务，法师谢曰：

“玄奘少践缙门，服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师令腐败也。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辞乃止。

时帝将问罪辽滨，天下兵马已会于洛，军事忙迫，闻法师至，命引入朝，期暂相见，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昃<sup>④</sup>。赵国公长孙无忌

①博望：指西汉张骞，他曾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因功被封为博望侯。②班：班固，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马：司马迁，西汉史学家，《史记》的作者。③觐（dì敌）：见。④昃（zè仄）：太阳西斜。



奏称法师停在鸿胪<sup>①</sup>，日暮恐不及，帝曰：

“匆匆言犹未尽，意欲共师东行，省方观俗，指麾之外，别更谈叙，师意如何？”法师谢曰：“玄奘远来，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驾。”帝曰：“师尚能孤游绝域，今此行盖同跬步，安足辞焉。”法师对曰：“陛下东征，六军奉卫，罚乱国，诛贼臣，必有牧野之功<sup>②</sup>，昆阳之捷<sup>③</sup>，玄奘自度终无裨助行阵之效，虚负途路费损之惭。加以兵戎战斗，律制不得观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奏。伏愿天慈哀矜<sup>④</sup>，即玄奘幸甚。”帝信纳而止。

法师又奏云：“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多部，一言未译。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sup>⑤</sup>，远离塵落<sup>⑥</sup>，泉石清闲，是后魏孝文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译经

---

①鸿胪：指鸿胪寺，是朝廷负责接待来宾及外交礼仪的官署。 ②牧野之功：周武王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与殷纣王进行决战，一举灭商。 ③昆阳之捷：新莽时绿林军昆阳（今河南叶县北）一战消灭了王莽的主力，大获全胜。 ④矜（jīn今）：怜悯，同情。 ⑤嵩岳：即嵩山，在今河南登封县境。 ⑥塵chán蟬）：居民区。

处。玄奘望为国就彼翻译，伏听敕言。”帝曰：“不须在山，师西方去后，朕奉为穆太后于西京改弘福寺<sup>①</sup>，寺有禅院甚虚静，法师可就翻译。”法师又奏曰：“百姓无知，见玄奘从西方来，妄相观看，遂成阂阂，非直违触宪纲，亦为妨废法事，望得守门，以防诸过。”帝大悦，曰：“师此意可谓保身之言也，当为处分。师可三五日停憩，还京就弘福安置，诸有所须，一共玄龄平章。”自是辞还矣。

三月己巳，法师自洛阳还至长安，即居弘福寺。将事翻译，乃条疏所须证、缀文、笔受、书手等数<sup>②</sup>，以申留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sup>③</sup>，玄龄遣所司具状发使定州启奏<sup>④</sup>。令旨依所须供给，务使周备。

---

①穆太后：指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氏，是李世民的生母。 ②证义、缀文、笔受、记手：我国古代翻译佛经机构译场中从事不同分工的僧侣，证义负责与译主商定译文，缀文负责连缀文文句，笔受负责记录译文，书手负责抄写。 ③司空：唐代授给地位很高的大臣的一种名誉性官衔。 ④定州：“今河北定县，当时太宗在这里指挥征辽之战。

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谳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琛<sup>①</sup>、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sup>②</sup>、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sup>③</sup>、绵州振音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sup>④</sup>。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栖玄、弘福寺沙门明璇、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sup>⑤</sup>、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栖岩寺沙门道卓、豳州昭仁寺沙门慧立<sup>⑥</sup>、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sup>⑦</sup>等。又有字学大德一人至<sup>⑧</sup>，即京大总持寺沙门玄应。又有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至<sup>⑨</sup>，即京大兴善寺沙门玄谟。

①廓州：今青海化隆以西的黄河两岸地区。 ②汴州：今河南开封及周围地区。 ③蒲州：今山西蒲州及周围地区。 ④益州：今四川成都及周围地区。 ⑤简州：今四川简阳一带。 ⑥豳（bīn彬）州：今陕西彬县及周围地区。 ⑦洛州：今河南洛阳及周围地区。 ⑧字学：译场中负责用汉字记录梵文读音的僧侣。 ⑨证梵语梵文：译场中负责检验译主所读梵文有无讹误的僧侣。

自余笔受、书手、所司供料等并至。

丁卯，法师方操贝叶开演梵文<sup>①</sup>，创译《菩萨藏经》、《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教论》等四部。其翻《六门经》当日了，《佛地经》至辛巳了，《菩萨藏经》、《显扬论》等岁暮方讫。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又译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至二月讫。又译《瑜伽师地论》。

秋七月辛卯，法师进新译经论现了者。……前又洛阳奉见日，敕令法师修《西域记》，至是而成。……

二十二年春，驾幸玉华宫<sup>②</sup>。夏五月甲午，翻《瑜伽师地论》讫，凡一百卷。六月庚辰，敕追法师赴宫。比发在途，屡有使至，令缓进，无得劳损。既至，见于玉华殿，甚欢。帝曰：“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山宫，泉石既凉，气力稍好，能省览机务。然忆法师，

<sup>①</sup>贝叶，贝多罗树的叶子，可用来抄写佛经，叫作贝叶经，也以贝叶泛称佛经。<sup>②</sup>玉华宫，唐初的离宫，在今陕西宜君西南，唐高宗时改为佛寺。

故遣相屈，涉途当大劳也。”……又问法师：“比翻何经论？”答：“近翻《瑜伽师地论》论，凡一百卷。”……及举纲提目，陈列大义。帝甚爱焉，遣使向京取《瑜伽论》，《论》至，帝自详览，睹其词义宏远，非从来所闻，……因敕所司简秘书省书手写新翻经论为九本<sup>①</sup>，与雍、洛、并、兖、相、荆、扬、凉、益等九州展转流通<sup>②</sup>，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帝先许作新经序，国务繁剧，未及措意，至此法师重启，方为染翰，少顷而成，名《大唐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笔自写，敕贯众经之首。帝居庆福殿，百官侍卫，命法师坐，使弘文馆学士上官仪以所制《序》对群僚宣读<sup>③</sup>，霞焕锦舒，极褒扬之致。……法师既奉《序》，表谢。……帝看表后，手报书。……

---

①秘书省：掌管图书文籍的官署。②并州：今山西太原及周围地区。兖州：今山东兖州及周围地区。③弘文馆学士：唐初在中央设立弘文馆，馆中设学士，掌管校正图书、教授学生，并参与讨论修订朝廷礼仪制度。

从贞观十九年正月法师进入西京  
讲起，讲到二十二年六月法师表  
谢御制经序并皇帝答书。

贞观十九年正月七日（公元645月2月8日）京城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等听说法师带着佛经佛像到达，就派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慎、长安县令李乾佑前去迎接。法师沿漕河进入长安城，住在都亭驿，随从侍候人众群集如云。

当天，官府传命各寺，置办帐幔、车舆、华幡之类，要把法师带回的经本佛像送进弘福寺，人人欢欣踊跃，争相装饰得讲究美观。第二天，一齐汇合到朱雀街的南头，几百件帐、舆等排列整齐，要用来安放法师从西方带回的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仿照摩揭陀国前正觉山龙窟佛所留影像制作的金佛像一躯，连佛光底座高三尺三寸，仿照婆罗施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像雕刻的檀木佛像一躯，连佛光底座高三尺五寸，仿照侨赏弥国出爱王思慕如来所雕檀木写真像而雕刻的檀木佛像一躯，连佛光底座高二尺九寸，仿照劫比他国如来从天空下降宝阶像制作的银佛像一躯，连佛光底座高四尺，仿照摩揭陀国鹫峰山说《法华》等经像制作的金佛像一躯，连佛光底座高三尺五寸，仿照那揭罗曷国佛降伏毒

龙所留影像雕刻的檀木佛像一躯，连佛光底座高一尺三寸；以及仿照吠舍厘国巡城行化像雕刻的檀木像等。还安放了法师从西方带回的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十五部，正量部经、律、论十五部，化地部经、律论二十二部，饮光部经、律、论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明论三十六部，声明论十三部，一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以上都是法师用二十匹马驮来的，这天官府都分给诸寺，配上宝帐、幢盖、幡旗等供养用具，规定二十八日一早集中到朱雀街，准备送这些经本、佛像进弘福寺。于是各寺僧众更加出力，装饰得十分华丽，到二十八日那天，各寺把装饰好的幡帐、幢盖、宝案、宝舆拿出来排列好，僧尼衣服整齐地跟随着，前面奏着梵乐，后面持着香炉，同时来到朱雀街，一共有好几百案、舆之类，上面安放经本、佛像前进。……从朱雀街出发，到达弘福寺门，几十里之间，到处是京城内的百姓，朝廷和外地官员，都站在道路两边瞻仰，十分拥挤。官府怕人们互相践踏，通知大家就地烧香散花，不要移动。于是这几十里间到处香烟缭绕，诵声交织，连绵不绝。……

正月二十二日，法师前去洛阳宫拜谒太宗皇

帝。二月一日，在仪鸾殿相见，太宗对他予以隆重欢迎和慰问。就坐后，太宗问道：“法师离去时为什么不报告？”法师请罪道：“玄奘在离去之前，曾再三上表奏请，只是愿力微薄，未能蒙恩允准。而玄奘求法之心急切，就私自出走，专擅之罪，深感惭惧。”太宗说：“法师出家已和尘俗脱离，但能舍身求法，以惠利苍生，朕极为赞许，法师不必愧疚。”……并进而向法师询问那里的情况，从雪岭以西，到印度境内，……这都是汉博望侯张骞之所不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所不载。法师既已亲身游历，经历了各国的疆土城邑，耳闻目睹，都记忆得很清楚，随问随答，有条不紊，太宗大为高兴。……太宗又对法师说：“佛国遥远，那里的灵迹和法教，前代史书不能详述其原委，法师既亲眼见过，应该写部传书，给不知道情况的人看。”太宗又发现法师有担任公卿的才能，就劝他还俗，协助自己处理世俗之事，法师辞谢道：

“玄奘从小进入释门，笃信佛教，教法是熟悉的，孔门的学问却很生疏，如今让我还俗，无异使河流里的船离水上岸，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只能使它变成朽木。希望终身传法，以报国恩，这是玄奘最大的愿望。”法师这样地坚决辞谢，太宗才作罢。

当时太宗正准备用兵辽东，全国兵马已集中到



洛阳，军务繁忙紧迫，听说法师来到，请入朝廷，本想只作短暂会见，可一谈下去就不知不觉已到了黄昏。赵国公长孙无忌启奏说法师在鸿胪寺住宿，天晚恐怕赶不回去，太宗说：“时间仓促话说不完，想请法师随我东行，领略地方上的风光民俗，在我指挥用兵之暇，抽空再作长谈，法师是否同意？”法师辞谢道：“玄奘刚从远方归来，身体又有毛病，恐怕不能陪同皇上东行。”太宗说：“法师单身尚能够到远方游学，如今前去走不了几步，还用得着推辞。”法师答道：“陛下东征，六军奉卫，征伐乱国，诛讨逆臣，自当有牧野之功，昆阳之捷，玄奘自思对行军作战无能为力，徒然增加途中麻烦。再说兵戎战斗，戒律禁止观看，这是佛说过的，我不敢不奏明。望陛下体察苦衷，则玄奘幸甚。”太宗听从作罢。

法师又上奏太宗道：“玄奘从西域获得的六百多部梵文经本，一个字都没有翻译。如今得知嵩山之南、少室山之北有个少林寺，远离尘俗，泉石清闲，是北魏孝文帝所建，当年菩提留支三藏译经之处。玄奘希望能在那里为国家翻译经本，愿听取陛下的意见。”太宗说：“不用在山里，法师当年去西方后，朕给穆太后在西京长安建造了弘福寺，寺中的禅院十分清静，法师可去那里翻译。”法师又

说：“百姓无知，见到玄奘从西方回来，都随便前来观看，弄得象闹市一样，不但影响秩序，也要妨碍法事，请派人加强门卫，以免出什么乱子。”太宗大悦，说：“法师所说真是保身之言，朕要妥善安排。法师可在这里休息三、五天，然后回京住进弘福寺，需要什么请和房玄龄商量。”法师于是告辞。

三月一日，法师从洛阳回到长安，就住进弘福寺。准备进行翻译工作，开具所需的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人数，报告留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房玄龄叫人写好文书派使者去定州启奏太宗。太宗传旨照法师所需供给，务必周全。

六月二日，证义高僧熟悉大小乘经论为人们所推崇的十二人来齐，他们是京城弘福寺僧灵润、文备、罗汉寺僧慧贵、实际寺僧明琰、宝昌寺僧法祥、静法寺僧普贤、法海寺僧神昉、廓州法讲寺僧道琛、汴州演觉寺僧玄忠、蒲州普救寺僧神泰、绵州振音寺僧敬明、益州多宝寺僧道因。又有缀文高僧九人来齐，是京城普光寺僧栖玄、弘福寺僧明璇、会昌寺僧辩机、终南山丰德寺僧道宣、简州福聚寺僧静迈、蒲州普救寺僧行友、栖岩寺僧道卓、幽州昭仁寺僧慧立、洛州天宫寺僧玄则。又有字学高僧一人来到，是京城大总持寺僧玄应。还有证梵

语梵文高僧一人来到，是京城大兴善寺僧玄奘。此外笔受、书手以及官府供给的东西也都齐集。

七月一日，法师手持贝叶经本口译梵文，开译《菩萨藏经》、《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教经》四部经论。其中《六门经》当天就译完，《佛地经》到十五日译完，《菩萨藏经》、《显扬论》到年终才译完。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正月一日，又开译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到二月里译完。又接着开译《瑜伽师地论》。

七月一日，法师进呈新译经论已完成的。……又前此在洛阳进见时，太宗敕令法师撰修《西域记》，这时也已完成。……

贞观二十二年春天，太宗驾幸玉华宫。五月十四日，法师翻译《瑜伽师地论》完华，共一百卷。七月一日，太宗敕令法师去玉华宫，中途还几次派使者来，叫法师慢慢地走，免得劳累损伤身体。法师到达后，在玉华殿谒见太宗，谈论得很高兴。太宗说：“朕在京城怕热，因此来到这山里的离宫，泉石清凉，精神得稍振作，能够处理重大政务。但仍思念法师，所以派人迎请，路上很辛苦了。”……又问法师：“近来翻译什么经论？”法师答道：“近来已译完《瑜伽师地论》，有一百卷。”……

并向太宗简述了这部《论》的主要内容。太宗很感兴趣，派人去京城把《论》取来，亲自细读，发现它词旨深远，闻所未闻，……就敕令官府挑选秘书省的书手把法师所译的经论抄成九部，交付雍、洛、并、兖、相、荆、扬、凉、益九州辗转流通，让天下臣民都来听过去所没有听过的道理。……太宗原先已应允为新译经论作序，由于国务繁忙，无暇考虑，这时法师再次启请，太宗方才动笔，很快写成，叫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共七百八十一字，由太宗亲自书写，并下令置于众经之首。太宗坐在庆福殿里，百官侍卫，请法师就坐，叫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将御制序文向百官宣读，文词华美，对法师极其褒扬。……法师得到了序文，上表致谢。……太宗看表后，又手书相答。……

## 卷 七

### 起二十二年夏六月皇太子制《述圣记》 终永徽五年春二月法师答书

二十二年夏六月，天皇大帝居春宫<sup>①</sup>，奉睹圣文，又制《述圣记》。……时弘福寺寺主圆定及京城僧等，请镌二序文于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后寺僧怀仁等乃鸠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勒于碑石焉。

庚辰，皇太子以文德圣皇后早弃万方<sup>②</sup>，思报昊天<sup>③</sup>，追崇福业，使中大夫守右庶子臣

①天皇大帝：即唐高宗李治，高宗是他死后的庙号，天皇大帝是他死后追加的尊号。春宫：即东宫，是太子居住的地方。也常用来代指太子。 ②文德圣皇后：指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是唐高宗的生母。 ③昊(hào)号)天：本意指天，又常用来比喻父母的恩情深重。

高季辅宣令曰<sup>①</sup>：“……令所司于京城内旧废寺妙选一所，奉为文德圣皇后即营僧寺。寺成之日，当别度僧。……”于是有司详择胜地，遂于宫城南晋昌里，面曲池依净觉故伽蓝而营建焉，……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文武圣皇帝又读法师所进《菩萨藏经》，美之，因敕春官作其经后序。……

自是帝既情信日隆，平章法义，福田功德，无辍于口，与法师无暂相离。敕加供给，及时服卧具数令换易。秋七月丙申，夏罢，又施法师衲袈裟一领，价直百金，观其作制，都不知针线出入所从。……并赐法师剃刀一口。……

帝少劳兵事，纂历之后又心存兆庶，及辽东征罚，栉沐风霜<sup>②</sup>，旋旆已来<sup>③</sup>，气力颇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既遇法师，……因问曰：“欲树功德，何最饶益？”法师对曰：

---

①中大夫，加给文官的一种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称号。右庶子：即右春坊右庶子，是太子东宫的属官。②栉（zhì质）：梳。③旆（pèi配）：旗。

“众生寝惑，非慧莫启，慧芽抽殖，法为其资，弘法由人，即度僧为最。”帝甚欢。秋九月己卯，诏曰：“……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未此以前，天下寺庙遭隋季凋残，缁僧将绝，蒙兹一度，并成徒众。……

冬十月，车驾还京，法师亦从还。先是敕所司于北阙紫微殿西别营一所，号弘法院。既到居之，昼则帝留谈说，夜乃还院翻经。更译无性菩萨所释《摄大乘论》十卷、世亲所释《摄大乘论》十卷、《缘起圣道经》一卷、《百法明门论》一卷。

戊申，皇太子又宣令曰：“营慈恩寺渐向毕功<sup>①</sup>，轮奐将成，僧徒尚阙，伏奉敕旨度三百僧，别请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临行道。其新营道场宜名大慈恩寺，别造翻经院……令法师移就翻译，仍纲维寺任。”……

---

①慈恩寺：即上文所提到的李治下令修建的寺院。这所寺院历经千年仍存，在今陕西西安市南郊。

十二月戊辰，又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sup>①</sup>，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sup>②</sup>，及诸寺幢帐，并使务极庄严，己巳旦集安福门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陈列于通衢，……皇太子遣率尉迟绍宗、副率王文训<sup>③</sup>，领东宫兵千余人充手力，敕遣御史大夫李乾佑为大使<sup>④</sup>，与武侯相知检校。帝将皇太子、后宫等，于安福门楼，执香炉目而送之，甚悦，衢路观者数亿万人。经像至寺门，敕赵公、英公、中书褚令执香炉引入<sup>⑤</sup>，安置殿内，奏九部乐、破阵舞及诸戏于庭讫而还。

壬申将欲度僧。辛未，皇太子与仗卫出宿故宅。后日旦，从寺南列羽仪而来，至门，下乘步入，百僚陪从。礼佛已，引五十大德

---

①太常卿：掌管祭祀礼乐的官署太常的长官。九部乐：宫廷中演奏的内地及少数民族和外国九种音乐的合称。②万年、长安：唐代都城长安分由两县治理，东为万年，西为长安。③率、副率：皇太子卫队的正副长官。④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的官署御史台的长官。⑤中书令：中枢机构中书省的长官，是唐初的最高文职官员之一。



相见，陈造寺所为意，发言呜噎，酸感旁人，数臣及僧无不哽泣。……

二十三年夏四月，驾幸翠微宫<sup>①</sup>，皇太子及法师并陪从。既至，处子之外，唯谈玄论道，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芳故迹，皆引经酬对，帝深信纳，数攘袂叹曰：“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帝发京时，虽少违和，而神威睿虑，无减平昔。至五月己巳，微加头痛，留法师宿宫中。庚午，帝崩于含风殿。时秘不言，还京发丧，殡太极殿，其日皇太子即皇帝位于梓宫之侧。逾年改元曰永徽。……

法师还慈恩寺。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及诸州听学僧等恒来何疑请义。既知上座之任<sup>②</sup>，僧事复来咨

①翠微宫：唐代的离宫，在今陕西长安南的翠华山。

②上座：佛教称一寺之长为上座。

禀。复有内使遣营功德，前后造一切十经部，夹紵宝装像二百余躯<sup>①</sup>，亦令取法师进止。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余人咸请教诫，盈廊溢庑，皆酬答处分，无遗漏者。虽众务辐凑，而神气绰然，无所拥滞。犹与诸德说西方圣贤立义，诸部异端，及少年在此周游讲肆之事，高论剧谈，竟无疲惫，其精敏强力过人若斯。……

二年春正月壬寅，瀛州刺史贾敦颐、蒲州刺史李道裕、穀州刺史杜正伦、恒州刺史萧锐因朝集在京<sup>②</sup>，公事之暇，相命参法师请受菩萨戒。法佛即授之，并为广说菩萨行法，劝其事君尽忠，临下慈爱，群公欢喜辞去。各舍净财，共修书遣使参法师，谢闻戒法。…

三年春三月，法师欲于寺端门之阳造石

---

①夹紵：唐代塑像的一种工艺，又叫“干漆法”，先塑泥胎，然后蒙麻布涂漆加工成像，再取出内胎，就成空心的造像。②瀛州：今河北河间及周围地区。穀州：今河南浚县及周围地区。恒州：今河北正定及周围地区。朝集：州官每年赴京报告政务及财政情况叫朝集。

浮图，安置西域所将经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防火难。……将欲营筑，附表闻奏。敕使中书舍人李义府报法师云①：“所营塔功大，恐难卒成，宜用砖造。亦不愿师辛苦，今已敕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助师②，足得成办。”于是用砖，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仿西域制度，不循此旧式也。塔有五级，并相轮、霜盘凡高一百八十尺③。层层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万余粒。上层以石为室。南面有两碑，载二圣《三藏圣教序》、《记》，其书即尚书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笔也。……时三藏亲负簣畚④，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功业斯毕。

夏五月乙卯，中印度国摩诃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致书于法师。光于大小乘及彼外书、四《韦陀》、五明论等莫不洞达⑤，即

---

①中书舍人，中书省负责起草诏旨的官员。②大内：指皇宫。掖庭：嫔妃居住的宫室。③相轮霜盘：塔顶部的装饰物。④簣（kuì），盛土的竹筐。畚（bēn 本）：竹编的簸箕。⑤韦陀，即《吠陀》，见69页注①。

戒贤法师门人之上首，五印度学者咸共宗焉。慧天于小乘十八部该综明练，匠诱之德亦所推重，法师游西域日常共切磋，彼虽半教有功，然未措心于《方等》，为其执守偏见，法师恒诋诃，曲女城法集之时，又深折挫，彼亦愧伏。自别之后，钦伫不忘，乃使同寺沙门法长将书，并赍赞颂及鬘两端，揄扬之心甚厚<sup>①</sup>。……五年春二月，法长辞还，又索报书，法师答，并信物，其书写文录奏，然后将付使人。……

从贞观二十二年六月皇太子制  
《述圣记》讲起，讲到永徽五年  
二月法师答智光等书。

在贞观二十二年六月时，天皇大帝还是皇太子住在东宫里，恭读御制序文后，又撰写了《述圣记》。……当时弘福寺寺主圆定和京城僧人等，请求将两篇序记镌刻在碑石上，保存在佛寺里，太宗准许。

---

<sup>①</sup>揄（yú于）扬：称扬。

后来该寺僧人怀仁等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的字，把序记刻成碑石。

在七月一日那天，皇太子因母后文德圣皇后早辞尘世，为了要报答养育之恩，给她修福，让中大夫守右庶子高季辅传令说：“……叫官府在京城里废弃的佛寺中认真选择一处，给文德圣皇后营建佛寺。寺建成后，应专门剃度一批僧人。……”于是官府精心选择了好地方，在宫城南面晋昌里内，面临曲江池的净觉寺旧址动工营建，……重楼复殿，高阁深房，共十多个院落，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屋舍，床褥器具，到处都安放得满满的。太宗皇帝又阅读了法师进呈的《菩萨藏经》，十分赞赏，敕令太子为这部经作了篇后序。……

此后太宗对法师更为亲近信任，时时与法师讨论教义，福田功德，不离于口，和法师一刻不离。还命令增加供给，经常更换应季的衣物和被褥。七月十七日，夏季安居结束，太宗又施舍给法师袈裟一领，价值百金，缝制精巧，竟看不出针线怎么出入。……同时还赐给法师剃刀一柄。……

太宗早年戎马倥偬，继位以后又为万民操劳，后来出征辽东，栉风沐雨，班师以来，精力颇不如往昔，担心自己的生命可能不长了。和法师晤面后，……就问道：“要树功德，做什么事最有益

处。”法师回答说：“众生愚迷已久，没有智慧就不能觉悟，而智慧的萌芽，要依赖于佛法，阐扬佛法又在于人，所以只有剃度僧人最有益处。”太宗听后很高兴。九月一日，太宗下诏说：“……京城以及全国各州佛寺应各剃度僧人五名，弘福寺应剃度五十名。”当时全国佛寺有三千七百十六所，合计剃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多人。这次剃度之前，天下寺院遭受隋末战乱的摧残，僧众几乎绝迹，经过这次剃度后，人数又多起来。……

十月里，太宗车驾返里，法师也随同回来。前此太宗命令官府在宫城北阙紫微殿西边单独修建了一所房屋，叫做弘法院。法师回来后就居住在这里，白天为太宗留在宫内谈话，夜晚就回院译经。又译了无性菩萨所阐释的《摄大乘论》十卷、世亲所阐释的《摄大乘论》十卷、《缘起圣道经》一卷、《百法明门论》一卷。

早在十月一日，皇太子就传令说：“前后营建的慈恩寺已接近完工，高大华美的殿堂将要落成，但还缺少僧徒，已奉皇帝敕旨剃度三百名僧人，再请五十位高僧，同住此寺，以营佛事。这所新修的道场应命名为大慈恩寺，另外建造翻经院，……请法师搬来这里译经，并主持寺务。”……到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宗又敕令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率领官

廷的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自率领本县音乐，加上各寺的幢帐之类，力求壮观，在二十三日清晨集中在安福门街，迎送佛像和僧人进入大慈恩寺。到这一天，队列都聚集在大道上，……皇太子派太子卫率尉迟绍宗、副率王文训率领东宫兵一千多人充当杂役，太宗敕令御史大夫李乾佑任大使，与武侯大将军共同维持秩序。太宗率领着皇太子和后宫嫔妃等在安福门城楼上，手执香炉看着队伍前进，极为喜悦，路旁看的更有成千上万人。经本、佛像送到慈恩寺门，太宗敕令赵国公长孙无忌、英国公李勣和中书令褚遂良手执香炉引入寺内，安置进正殿，在殿庭里演奏九部乐、破陈舞和百戏，演毕方散。

二十六日将要举行剃度仪式。二十五日这天，皇太子就率领着仪仗、卫士出东宫住宿在从前做晋王时的旧宅里。第二天清晨，从大慈恩寺南边陈列仪仗前来，到寺门下车步行，百官陪着进入寺内。礼佛毕，请五十位高僧前来相见，皇太子讲述了建造大慈恩寺的心意，说着就哭泣起来，使旁人也都感动，侍臣和僧众无不跟着落泪。……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夏四月，太宗驾幸翠微宫，皇太子和法师都随同前去。抵达后，太宗除处理政务外，只与法师谈论佛法，问起因果报应以及

西域先圣的遗迹，法师都引经作答，太宗愈加听信，多次捋起衣袖感叹道：“朕与法师可惜相见太晚，没有能广兴佛事。”太宗离开京城时，身体虽稍感不适，但精神思虑，都不减往昔。到五月二十六日，又有点头痛，就留法师住在宫里。二十七日，太宗在含风殿驾崩。当时秘不宣布，回京城后才正式发丧，灵柩停在太极殿，当天皇太子在柩旁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永徽。……

法师回到大慈恩寺。从此以后，专心致志从事翻译，分秒不虚度。每天自定课程，用笔在经本上作好标记，如果白天有事没能完成，就连夜赶译，译到标记之处，方才停笔。收起经本后，又向佛像礼拜绕行，到三更才睡一会。五更又起身，诵读梵本经文，用朱笔点定，准备天明后翻译。每天饭后和黄昏时讲解新经论，并回答各州前来听讲的僧人们提出的问题。同时因为主持寺务，寺里的事情都要向他请示。又有宫中宦官奉命前来营造功德，先后抄写一切经本十部，制作用珍宝装饰的夹紵佛像二百余躯，也都听法师安排。到了夜里，本寺弟子一百多人都来请教，挤满了廊庑，法师都回答指点，无所遗漏。尽管事情繁忙，法师仍应付裕如，绝无迟滞。还常和高僧们谈论西方圣贤立义，诸部异说，以及少年时在国内周游学习的经历，高谈阔



论，不感到疲倦，精力过人如此。……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正月八日，瀛州刺史贾敦颐、蒲州刺史李道裕、穀州刺史杜正伦、恒州刺史萧锐因朝集来到京师，公事之暇，同来参见法师请求受菩萨戒。法师给他们授戒，并讲说菩萨的行为，劝他们事君要尽忠，治民要慈爱，诸公很高兴地告辞。回去后他们都施舍财物，还修书派人来参见法师，感谢法师为他们授戒传法。……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三月，法师想在寺南门  
外造一座石塔，收藏从西域带来的经本、佛像，担心人世变动无常，要避免经本散失，还要防御火灾。……修建之前，先上表奏闻。高宗派中书舍人李义府来答复法师说：“所营石塔工程浩大，恐怕难以很快建成，应用砖造。也不愿法师辛苦，已经叫大内、东宫、掖庭宫等七宫把已去世者的衣物捐助法师，足够办成此事。”于是用砖，并改在寺内西院建造。塔基每面各长一百四十尺，模仿西域格局，不遵照国内旧式。塔有五层，加上相轮、霜盘总共高一百八十尺。每层中心都藏有舍利，一千二千不等，总共一万多粒，最上面一层用石建成小室。塔南面有两块碑，分别镌刻着太宗、高宗两位皇帝撰写的《三藏圣教序》和《述三藏圣教序记》，是尚书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所书写。……建塔过程

中法师亲自背着竹筐搬运砖石。前后经过两年，大功告成。

五月……中印度国大菩提寺高僧智光、慧天等人寄信给法师。智光对大、小乘以及教外著作、四《吠陀》、五明论等无不通晓，是戒贤门下的头面人物，为五印度学者所尊崇。慧天对小乘十八部精熟博通，作为法匠也为人们推重，法师游学印度时常和他切磋讨论，他虽在小乘方面功底深厚，但对大乘的《大方等大集经》未曾留意，由于他固守偏见，常为法师指责，曲女城大会时，他又深受挫折，也有所惭服。自和法师分别以后，思念不忘，就请同寺僧人法长带来书信和赞颂文字以及两端细棉布，对法师极为称扬。……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二月，法长告辞回国，并索取复书，法师写好了，并附上礼物，抄录上报朝廷之后，交给法长带往中印度。……。



## 卷 八

###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译《理门论》 终显庆元年春三月百官谢示御制寺碑文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师以正译之余，又译《理门论》，又先于弘福寺译《因明论》，此二论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轨，现比量门<sup>①</sup>，译寮僧伍竞造文疏<sup>②</sup>。时译经僧栖霞将其论示尚药奉御吕才<sup>③</sup>，才遂更张衡术，指其长短，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秋七月己巳，译经沙门慧立闻而愍之<sup>④</sup>，因致书于左仆射燕国于公，论其利害。……冬十月丁酉，太

①比量：佛教逻辑学和认识论所讲的由已知推论未知的思维和论证形式。 ②译寮（liáo辽）：译场。 ③尚药奉御：宫中的医官。 ④愍（mǐn悯）：哀怜。

常博士柳宣闻其事寝<sup>①</sup>，乃作《归敬书偈》，以檄译经僧众。……庚子，译经僧明浚答柳博士宣，以《还述颂》言其得失。……癸卯，宣得书，又激吕奉御因奏其事。敕遣群公学士等往慈恩寺，请三藏与吕公对定。吕公词屈，谢而退焉。

显庆元年春正月丙寅，皇太子忠自以非嫡，不敢久处元良，乃慕太伯之规<sup>②</sup>，陈表累让。大帝从之，封忠为梁王，赐物一万段，甲第一区，即以其月册代王弘为皇太子。戊子，就大慈恩寺为皇太子设五千僧斋，人施布帛三段，敕遣朝臣行香。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因参法师<sup>③</sup>，遂问曰：

“翻经固法门之美，未审更有何事可以光扬？又不知古来翻译仪式如何？”法师报曰：

“法藏冲奥，通演实难，然则内闡住持，由乎释种，外护建立，属在帝王，所以泛海之

---

①太常博士：掌管朝廷祭祀礼仪制度的官署太常寺的官员。 ②太伯：周太王的长子，太王欲立幼子，他主动避居吴地，史称吴太伯。 ③黄门侍郎：即门下侍郎，是中枢机构门下省地位仅次于侍中的长官。中书侍郎：是中枢机构中书省地位仅次于中书令的长官。

舟，能驰千里，依松之葛，遂竦万寻<sup>①</sup>，附托胜缘，方能广益。今汉、魏遥远，未可详论，且陈苻、姚以来翻宣经论除僧之外君臣赞助者：苻坚时昙摩难提译经，黄门侍郎赵政执笔；姚兴时鸠摩罗什译经，姚王及安城侯姚嵩执笔；后魏菩提留支译经，侍中崔光执笔及制经序；齐、梁、周、隋并皆如是；贞观初波颇罗那译经，敕左仆射房玄龄、赵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伦、太府卿萧璟等监阅详缉<sup>②</sup>，今独无此。又慈恩寺圣上为文德圣皇后营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未得建碑，垂芳示后，显扬之极，莫过于此。公等能为致言，则斯美可致。”二公许诺而去。明日因朝，遂为法师陈奏，天皇皆可之。壬辰，光禄大夫中书令兼检校太子詹事监修国史柱国固安县开国公崔敦礼宣敕曰<sup>③</sup>：“大慈恩

①竦（sǒng 耸）：直立。寻：八尺为寻，这里说万寻是有意夸张。②太子詹事：掌管太子东宫事务的官吏。太府卿：掌管贡赋财物的官署太府寺的长官。③光禄大夫：唐代对高官重臣加赐的一种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名号。监修国史：唐代以宰相领衔监修国史，所以也可作为宰相的一种头衔。柱国：授给有功者的一种名誉性官号。

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于志宁<sup>①</sup>……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量追三两人。”罢朝后，敕遣内给事王君德来报法师云<sup>②</sup>：“师须官人助翻经者，已处分于志宁等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修，不知称师意不？且令相报。”法师既奉纶旨，允慰宿心，当对使人悲喜，不觉泪流襟袖。

……

二月，有尼宝乘者，高祖神尧皇帝之婕妤<sup>③</sup>，隋襄州总管临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妙通经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时，从其受学，嗣位之后，以师傅旧恩，封河东郡夫人<sup>④</sup>，礼敬甚重。夫人情慕出家，帝从其志，为禁中别造鹤林寺而处之，并建碑树德，又度侍者数十人。……至二月十日，敕法师将大德九

①太子太傅：教诲辅导太子的官吏。②内给事：官中负责服侍皇后的宦官。③高祖神尧皇帝：即李渊，高祖是他死后的庙号，神尧皇帝是唐高宗时给他追上的尊号。婕妤（jié yú捷余）：古代帝王嫔妃的称号。④郡夫人：唐代赐给高官之母或妻的一种封号。

人，各一侍者，赴鹤林寺为河东郡夫人薛尼受戒，……唯法师一人为闍黎<sup>①</sup>，诸德为证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复命巧工吴智敏图十师形，留之供养。其鹤林侧先有德业寺，尼众数百人，又奏请法师受菩萨戒，于是复往德业寺，事讫辞还。徕施隆重，敕遣内给事王君德将手力执华盖引送，衢路观者极生善矣。鹤林后改为隆国寺焉。

无几，御制碑文成，敕遣太尉长孙无忌以碑宣示群公。……

从永徽六年五月法师译《理门论》讲起，讲到显庆元年三月百官表谢御制大慈恩寺碑文。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五月一日，法师在翻译主要经本余暇，又译了《理门论》，前此在弘福寺时还译了《因明论》，这两论各有一卷，讲清楚了“立”和“破”的规则，指明了思维和论证的方

---

①闍黎：阿闍黎的略称，可意译为导师。

法，译场里的僧众争相撰文给这两论作疏解。当时译经僧栖玄把这两论给尚药奉御吕才阅看，吕才提出异说，指驳两论，写作了《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七月一日，译经僧慧立感到这样不行，就上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指出《立破义图》的问题。……十月一日，太常博士柳宣看到吕才没有动静，又写了《归敬书偈》，向译经众僧挑战。……四日，译经僧明浚答复柳宣，用自己写的《还述颂》来指出他的错误。……七日，柳宣收到明浚的来信，又挑唆吕才将此事上奏朝廷。高宗敕令公卿学士等前去大慈恩寺，请法师与吕才当面辩论。吕才词穷理屈，认错而去。

显庆元年（公元675年）正月一日，皇太子李忠认为自己不是武皇后所生，不敢久居其位，援引吴太伯让位先例，一再上表要求辞退。高宗依从了他，改封他为梁王，赐绢帛一万段，大第宅一所，就在当月册封代王李弘为皇太子。二十三日，在大慈恩寺为皇太子李弘斋僧五千人，每人还施给布帛三段，又敕令朝臣到寺中进香。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借此参见法师，并问道：“译经固然是佛门的美事，不知道还可做什么事情来弘扬佛法？又不知道古来翻译的仪式是怎么样？”法师答道：“佛经玄远深奥，融通宣扬确实不易，在内住



持阐述，自然是佛门之事，在外庇护倡导，则要依靠帝王，正如舟船进入大海才能驶行千里，藤葛攀附巨松才能高耸百尺，只有附托胜缘，方能广益。汉、魏时代遥远，已不很清楚，这里只讲讲苻秦、姚秦以来僧众之外赞助翻译经论的君臣：苻坚时昙摩难提译经，有黄门侍郎赵政执笔；姚兴时鸠摩罗什译经，有姚兴和安城侯姚嵩执笔；北魏菩提留支译经，有侍中崔光执笔并撰写了经序；齐、梁、周隋也都是这样；到贞观初年波颇罗那译经，也敕令左仆射房玄龄、赵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伦、太府卿萧瑀等人监阅编次。惟独如今没有这么办。再有大慈恩寺是圣上为文德圣皇后所营建，雄伟壮丽，古今无与伦比，但还没有建立碑石，以垂芳后世，如今要显扬佛法，无过于做这件事。诸公如能代为进言，这两件事定能办到。”二公许诺辞去。第二天上朝时替法师陈奏，高宗都同意。二十七日，光禄大夫中书令兼检校太子詹事监修国史柱国固安县开国公崔敦礼宣布敕令道：“大慈恩寺僧玄奘翻译经论，既是新译，文义必须精当，应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等随时查阅，如有不妥当处，就改修润色，如需学士协助，还可选派三两人。”罢朝后，又派内给事宦官王君德前来答复法师道：“法师所需官员协助译经，已安排于

志宁等前来，碑文朕准备亲自撰写，不知法师对此是否满意？先派人报知。”法师得到圣旨，宿愿已遂，对着使人悲喜交集，不觉泪湿襟袖。……

二月里，有位法名宝乘的尼僧，本是唐高祖的婕妤，隋襄州总管临河公薛道衡的女儿。……精通经史，兼擅文章。高宗幼年时曾跟她学习，即位之后，因师傅旧恩，封她河东郡夫人，对她极为尊重礼貌。她思慕出家，高宗遵从她的志愿，在宫禁里专门建造了一所鹤林寺让她居住，并立碑以表彰她的德行，还为她剃度了侍者几十人。……到二月十日，高宗请法师率领九位高僧，各带一名侍者，前来鹤林寺为河东郡夫人薛尼受戒，……只有法师一人作为导师主持仪式，其余高僧们作证而已，进行了三天才结束。结束后又命高手画工吴智敏给法师等十位高僧画像，留作供养。鹤林寺旁原先有一所德业寺，有尼众数百人，又奏请法师来给她们授菩萨戒，法师等人于是又前去德业寺，事毕辞还。两处的馈赠都十分丰厚，高宗派内给事王君德带了伕役举着华盖接送，沿路观众都为之发心向善。鹤林寺后来改名为隆国寺。

不久，高宗御制碑文写成，敕令太尉长孙无忌给朝臣们阅看。……

## 卷 九

### 起显庆元年三月谢慈恩寺碑 成 终二年十一月法师谢敕 问病表

显庆元年春三月……礼部尚书许敬宗遣使送碑文与法师<sup>①</sup>，鸿胪寺又有符下寺。……法师率寺众诣阙陈谢。……法师以见碑是圣文，其书亦望神笔，诣阙请皇帝自书。……夏四月八日，帝书碑并匠镌讫，将欲送寺。法师惭荷圣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众及京城僧尼，各营幢盖、宝帐、幡、华，共至芳林门迎。敕又遣太常九部乐、长

<sup>①</sup>礼部尚书：负责礼仪、祭祀及科举考试的官 署礼部的长官。

安万年二县音声共送。……十四日旦，方乃引发，幢幡等次第陈列，从芳林门至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帝登安福门楼，望之甚悦，京城士女观者百余万人。……碑至，有司于佛殿前东南角别造碑屋安之。……帝善楷、隶、草、行，尤精飞白<sup>①</sup>，其碑作行书，又用飞白势作“显庆元年”四字，并穷神妙，观者日数千人。文武三品以上表乞模打，许之。……

法师少因听习，及往西方，涉凌山雪岭，遂得病冷，发即封心，屡经困苦，数年以来，凭药防御得定。今夏五月，因热追凉，遂动旧疾，几将不济，道俗忧惧，中书闻奏，敕遣供奉上医尚药奉御蒋孝璋、针医上官琮专看，所须药皆令内送，北门使者日有数般遣伺气候，递报消息，乃至眠寝处所，皆遣内局上手安置。……孝璋等给侍医药，昼夜不离，经五日方损，内外情安。……

---

<sup>①</sup>飞白：汉字的一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枯笔所写。

往贞观十一年中，有敕曰：“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存佛先。”时普光寺大德法常、总持寺大德普应等数百人于朝堂陈诤，未蒙改正。法师还国来已频内奏，许有商量，未果而文帝升遐。永徽六年，先有敕：

“道士、僧等犯罪情难知者，可同俗法推勘。”边远官人不闲敕意，事无大小动行枷杖，亏辱为甚，法师每忧之。因疾委顿，虑更不见天颜，乃附人陈前二事于国非便。……敕遣报云：“所陈之事闻之。但佛道名位，先朝处分，事须平章。其同俗敕，即遣停废。师宜安意，强进汤药。”……法师悲喜交集，……又重进表谢。……帝览表，知法师病愈，遣使迎法师入，安置于凝阴殿院之西阁供养，仍彼翻译，或经二旬、三旬方乃一出。

冬十月，中宫在难，归依三宝<sup>①</sup>，请垂加佑。法师启：“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

---

<sup>①</sup>三宝：佛教称佛、佛法和僧侣为三宝。这里指佛教。

者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当蒙敕许。至十一月五日，皇后施法师衲袈裟一领，并杂物等数十件。……五日申后<sup>①</sup>，忽有一赤雀飞来止于御帐，奘不胜喜庆，陈表贺……表进已，顷闻有敕令使报法师：“皇后分娩已讫，果生男，端正奇特，神光满院，自庭烛天。朕欢喜无已。内外舞跃，必不违所许，愿法师护念。”号为佛光王。……满月，敕为佛光王度七人，仍请法师为王剃发。……

二年春二月，驾幸洛阳宫。法师亦陪从，并翻经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事事公给。佛光王驾前而发，法师与王子同去，余僧居后。既到，安置积翠宫。夏四月，车驾避暑于明德宫，法师又亦陪从，安置飞华殿。……五月，敕法师还于积翠宫翻译。……法师在京之日，先翻《发智论》三十卷及《毗婆沙》未了。至是有敕报法师曰：“其所欲翻经论，无者先翻，有者在后。”

<sup>①</sup>申，我国古代以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来记时，每一支相当于两小时，申时是下午三时至五时。

法师进表曰：“……《发智》、《毗婆沙论》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余卷，而文多舛杂，今更整顿翻之，去秋已来已翻得七十余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此《论》于学者甚要，望听翻了。余经论有详略不同及尤舛误者，亦望随翻，以副圣述。”帝许焉。

法师少离京洛，因兹扈从，暂得还乡，游览旧廛，问访亲故，沦丧将尽。唯有姐一人，适瀛州张氏，遣迎，相见悲喜。问姐父母坟陇所在，躬自扫谒。为岁久荒颓，乃更详胜地，欲具棺槨而改葬。虽有此心，未敢专志，法师乃进表请，……帝览表，允其所请，仍敕所司，其法师营葬所须，并宜公给。……法师既蒙敕许，遂改葬焉，……时洛下道俗赴者万余人。

后魏孝文皇帝自代徙都洛阳<sup>①</sup>，于少室山北造少林伽蓝，因地势之高卑，有上方、下方之称，都一十二院，东据嵩岳、南面少

<sup>①</sup>代，即代郡，今山西大同。

峰，北依高岭，兼带三川，耸石巉岩<sup>①</sup>，飞泉紫映，松萝共簷筍交葛<sup>②</sup>，桂柏与杞梓萧森<sup>③</sup>，壮婉清虚，实域中之佳所。其西台最为秀丽，即菩提留支译经处，又是跋陀禅师宴坐之所<sup>④</sup>，见有遗身定塔。大业之末，群贼以火焚之，不然，远近珍异。寺西北岭下缙氏县之东南凤凰谷陈村，亦名陈堡谷，即法师所生地也。秋九月二十日，法师请入少林寺翻译，……帝览表不许。……

法师时在积翠宫翻译，无时暂辍，积气成疾。奏帝，帝闻之不悦，即遣供奉内医吕弘哲宣敕慰问法师，……经三日后，遣使迎法师入，四事供养，留连累日，敕送法师还积翠宫仍旧宣译焉。

冬十二月，改洛阳宫为东都，嫌封畿之褊隘，乃东分郑州之汜水<sup>⑤</sup>、怀州之河阳<sup>⑥</sup>，西废穀州，取宜阳、久宁、新

①巉(Chán 馋)：山势高险貌。②簷筍(yúndāng 云荡)：大竹。③杞(qǐ 起)：一种优质材木。④宴坐：即坐禅，是佛教僧人的一种静坐思虑的修行方法。⑤汜(sì 巳)水：今河南荥阳以西的汜水及周围地区。⑥怀州：今河南沁阳及周围地区。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一带。



安、澠池等县皆隶属焉<sup>①</sup>。法师以乡邑增贵，修表贺。……

从显庆元年三月法师表谢大慈恩寺碑文讲起，讲到二年十一月法师表谢敕问病状。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三月……礼部尚书许敬宗派人把御制碑文送给法师，鸿胪寺的有关公文也送达寺里。……法师率寺里僧众前往宫阙陈谢。……法师因为碑文既是御撰，还希望由御笔书写，又来到宫阙请求。……四月八日，高宗御笔所书碑文已镌刻完工，准备送往寺中。法师感戴圣恩，不敢在寺中坐等，就率领着大慈恩寺僧众及京城各寺僧尼，擎着幢盖、宝帐、幡、花之类，一同到芳林门前迎接。高宗又敕令太常寺九部乐和长安、万年两县音乐陪送。……到十四日清晨，方才出发，幢幡等依次排列，从芳林门到慈恩寺，三十里之间灿烂夺目，充塞道路。高宗登上安福门城楼，看了大为高兴，京城士女来

<sup>①</sup>宜阳：今河南宜阳西的福昌一带。永宁：今河南洛宁东北一带。新安：今河南新安及周围地区。澠（miàn 免）池：今河南澠池西一带。

观看的有一百多万人。……碑石迎到寺里，官府在佛殿前面东南角上专门建造了一间碑屋来安放。……高宗兼擅楷、隶、草、行各体，尤其精于飞白书，这块碑是用行书书写，又用飞白书写了“显庆元年”四个大字，都极为精妙，前来观看的每天都有几千人。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上表请求传拓，获得允准。……

法师早年勤苦学习，以后前往西方，跋涉冰山雪岭，得了一种冷病，每当发作时就感到心口堵塞，困苦不堪，多年来依靠药物支持。这年夏天五月，因暑热乘凉，旧疾发作，几乎濒于危殆，僧俗都为之忧惧，中书省也特为奏闻，高宗派遣名医尚药奉御蒋孝璋和针医上官琮专职治疗，所需药物均由宫里送到，宫里每天几次派人前去探望病情，递报消息，就连睡眠休息，都由宫里委派内行料理。……蒋孝璋等人侍候医药，日夜不离，过了五天后病情好转，内外始得安心。……

早在贞观十一年，太宗曾有敕令说：“老子是朕的祖宗，名位称号应当排在佛的前面。”当时普光寺高僧法常，总持寺高僧普应等数百人在朝堂诤谏，没能够纠正。法师回国后多次为此上奏，太宗允许可以商量，但还没有结果就逝世了。在永徽六年，高宗曾有敕令说：“道士、僧人犯罪而案情尚未弄清的，可以用世俗的刑法勘问。”边远地区的官员不懂得敕令

用意，事无大小动辄上枷行杖，损辱过甚，常引起法师忧虑。这次病得厉害，怕将没有机会再见圣上，就请人陈奏这两件事对国家不利。……高宗派人对法师说：“所陈述的事情朕已知悉。只是佛道名位排列，是先朝所定，还须从长计议。朕前所发布僧道犯罪同俗勘问的敕令，即行停废。法师可以安心，请好好服药调养。”……法师听了悲喜交集，……又重上表致谢。……高宗看了表文，知道法师病愈，派使者迎法师入宫，住进凝阴殿院的西阁内供养，就在这里继续翻译，过二、三十天才出去一次。

十月，皇后武氏产期临近，归依佛法，祈求保佑。法师启禀道：“圣体必定安和无痛苦，但倘若所怀的是男孩，诞生以后请能让他出家。”高宗敕令准许。到十一月五日，皇后施给法师袈裟一领以及其他杂物几十件。……当天申刻以后，忽然有一只赤雀飞来停在御帐上，玄奘不胜喜悦，上表庆贺。……贺表刚递进，就有敕令报告法师：“皇后分娩已毕，果然喜生一男，相貌端正奇伟，神光满院，照耀天际。朕欣喜不已，内外也欢腾喜跃，朕必不违背许诺，愿法师庇护爱念。”这位皇子加名号为佛光王。……满月，敕令为佛光王剃度僧人七名，又请法师为佛光王剃发。……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二月，高宗驾幸洛阳

宫。法师也陪同前去，还带有译经僧五人，并各带弟子一人，所需均由官府供给。佛光王在车驾之前先行出发，法师与他同行，其余僧人随后前进。到达洛阳后，法师住进积翠宫。四月里，高宗前去明德宫避暑，法师又陪同前往，住进飞华殿。……五月，高宗敕许法师回积翠宫翻译。……法师在京师时，先已翻译《发智论》三十卷和《毗婆沙》，尚未译完。这时高宗有敕通知法师说：“准备翻译的经论，尚无译本的先译，已有的放到以后再译。”法师上表说：“……《发智》及《毗婆沙论》共二百卷，国中旧译本仅有一半，一百来卷，译文还多有讹误，如今重新整理翻译，去年秋天以来已经译出七十多卷，还有一百三十卷没译。这部《论》对学习佛法极为切要，希望能让译完。其余经论如果详略不同及译文错误太多的，也希望能随时译出，以副圣意。”高宗表示同意。

法师从小离开洛阳，这次因为扈从车驾，暂时得以回到故乡，游览旧日的坊里，访问亲旧，几乎都已去世。只有一位姐姐，嫁给瀛州张家，法师派人请来，见面后悲喜交集。法师向姐姐问清楚父母坟址所在，亲自前去祭扫。鉴于年久荒颓，要另挑块好地，备下棺槨改葬。但虽有此想法，还未敢自作主张，先上表向高宗请示，……高宗看过表，同

意他的请求，并命令官府，法师营葬所需，都由公家供给。……法师得到了高宗敕许，就改葬父母，……洛阳僧俗前来送葬的有一万多人。

当年北魏孝文帝从代北迁都到洛阳，在少室山北麓建造了少林寺，就地势高低，有上方、下方之称，共十二院，东据嵩岳，南临少室，北依高岭，兼带三川，山石突兀，飞泉映带，松萝和绿竹交杂，桂柏与杞梓萧森，壮婉清虚，真是人间胜境。其中西台尤为秀丽，是当年菩提留支译经之处，又是跋陀禅师坐禅之所，灵塔至今犹存。隋大业末年，盗贼纵火，火不能燃烧，远近之人无不惊异。寺西北岭下的缙氏县东南凤凰谷陈村，也叫陈堡谷，就是法师的诞生地。九月二十日，法师上表请求住进少林寺译经。……高宗看了表文没有允许。……法师在积翠宫中译经，片时不停，积劳成疾。高宗得了奏报很忧虑，即刻派供奉内医吕弘哲带上敕旨慰问法师。……过了三天，派使者把法师接进宫里，尽心供养，过了好多天才敕送法师回积翠宫继续译经。

十二月，高宗改洛阳宫为东都，嫌领地太小，就东分郑州的汜水县、怀州的河阳县隶属东都，西废穀州，把宜阳、永宁、新安、滎池等县也隶属东都。法师因乡邑升格为京城领地，修表庆贺。

## 卷 十

起显庆三年正月随车驾  
自洛还西京 终至麟德  
元年二月玉华宫舍化

显庆三年正月，驾自东都还西京，法师亦随还。

秋七月，敕法师徙居西明寺。寺以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造，时有敕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为皇太子分造观、寺各一。”命法师案行其处，还奏地窄，不容两所，于是总用营寺，其观改就普宁坊。仍先造寺，以其年夏六月营造功毕。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围数里，左右通衢，腹背廕落，青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间<sup>①</sup>，

<sup>①</sup>渌（lù录）：清澈。亘（gèn）：横贯。

璽璽耽耽<sup>①</sup>，都邑仁祠，此为最也。……敕先委所司简大德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后更令詮试业行童子一百五十人拟度。至其月十三日，于寺建斋度僧，命法师看度。至秋七月十四日，迎僧入寺，其威仪、幢盖、音乐等一如入慈恩及迎碑之则。敕遣西明寺给法师上房一口，新度沙弥十人充弟子。帝以法师先朝所重，嗣位之后礼敬逾隆，中使朝臣问慰无绝，俸施绵帛绫锦前后万余段，沙服、衲、袈裟等数百事。法师受已，皆为国造塔及营经像，给施贫穷并外国婆罗门客等，随得随散，无所贮蓄。发愿造十俱胝像，百万为一俱胝，并造成矣。

东国重于《般若》，前代虽翻，不能周备，众人更请委翻。然《般若》部大，京师多务，又人命无常，恐难得了，乃请就于玉华宫翻译，帝许焉。即以四年冬十月，法师从京发向玉华宫，并翻经大德及门徒等同去，其供给诸事一如京下，到彼安置肃诚院

<sup>①</sup>璽(wèi伟)，美。

焉。

至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经》。梵本总有二十万颂，文既广大，学徒每请删略。法师将顺众意，如罗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于夜梦中即有极怖畏事以相警诫，或见乘危履峻，或见猛兽搏人，流汗颤栗，方得免脱。觉已惊惧，向诸众说，还依广翻。夜中乃见诸佛菩萨眉间放光，照触己身，心意怡适，法师又自见手执华灯供养诸佛，或升高座为众说法，多人围绕，赞叹恭敬，或梦见有人奉己名果。觉而喜庆，不敢更删，一如梵本。……法师于西域得三本，到此翻译之日，文有疑错，即校三本以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审慎之心，自古无比。……法师翻此经时，汲汲然恒虑无常，谓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经部甚大，每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至龙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方乃绝笔，合成六百卷，称为《大般若经》焉。合掌欢喜，告徒



众曰：“此经于此地有缘，玄奘来此玉华寺者，经之力也。向在京师，诸缘牵乱，岂有了时，今得终讫，并是诸佛冥加，龙天拥护。此乃镇国之典，人天大宝，徒众宜各踊跃欣庆。”时玉华寺都维那寂照<sup>①</sup>，庆贺功毕，设斋供养。是日请经从肃诚殿往嘉寿殿斋所讲读。……至十一月二十二日，令弟子窥基奉表奏闻，请御制经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冯义宣敕垂许<sup>②</sup>。

法师翻《般若》后，自觉身力衰竭，知无常将至，谓门人曰：“吾来玉华，本缘《般若》，今经事既终，吾生涯亦尽，若无常后，汝等遣我宜从俭省，可以簾蓆裹送<sup>③</sup>，仍择山涧僻处安置，勿近宫寺，不净之身宜须屏远。”门徒等闻之哀哽，各拭泪启曰：“和尚气力尚可，尊颜不殊于旧，何因忽出此言？”法师曰：“吾自知之，汝何由得解。”

①都维那：寺院中总管僧众日常事务的僧职。 ②通事舍人：唐代负责朝见引进的官吏。 ③簾蓆（qú chǎ）渠除：用苇或竹编成的粗席。

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经大德及彼寺众殷勤启请翻《大宝积经》。法师见众情专至，俯仰翻数行讫，便收梵本停住，告众曰：“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sup>①</sup>，今欲往兰芝等谷礼辞俱胝佛像。”于是与门人同出，僧众相顾莫不潸然。礼讫还寺，专精行道，遂绝翻译。

至八日：有弟子高昌僧玄觉因向法师自陈所梦，见有一浮图端严高大，忽然崩倒，见已惊起，告法师。法师曰：“非汝身事，此是吾灭谢之征。”至九日暮间，于房后度渠脚跌倒，胫上有少许皮破，因即寝疾，气候渐微。

至十六日，如从梦觉，口云：“吾眼前有白莲花，大于盘，鲜净可爱。”十七日，又梦见百千人，形容伟大，俱著锦衣，将诸绮绣及妙华珍宝，从法师所卧房室以次庄严，遍翻经院内外，爰至院后山岭林木，悉

---

<sup>①</sup>赊（shē 奢），长远。

竖幢幡，众彩交错，并奏音乐，门外又见无数宝舆，舆中香食美果色类百千，并非人中之物，各各擎来供养于法师。法师辞曰：

“如此珍味，证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阶此位，何敢辄受。”虽此推辞，而进食不止。待人譬欬<sup>①</sup>，遂尔开目，因向寺主慧德具说前事。法师又云：“玄奘一生已来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如佛教因果并不虚也。”遂命嘉尚法师具录所翻经论，合七十四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录造俱胝图像、弥勒像各一千帧，又造素像十俱胝，又写《能断般若》、《药师》、《六门陀罗尼》等经各一千部，供养悲敬二田各万余人，烧百千灯，赎数万生。录讫，令嘉尚宣读，闻已合掌喜庆。又告门人曰：“吾无常期至，意欲舍堕，宜命有缘总集。”于是罄舍衣资，更令造像，并请僧行道。至二十三日，设斋俵施。其日又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寿殿竖菩提像骨已，因从寺众及翻经大

①譬（qīng顷）欬：咳嗽声。

德并门徒等乞欢喜辞别，云：“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所作事毕，无宜久住，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诸有情同生睹史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时寺主慧德又梦见有千躯金像从东方来，下入翻经院，香华满空。

至二月四日夜半，瞻病僧明藏禅师见有二人各长一丈许，共捧一白莲华如小车轮，华有三重，叶长尺余，光净可爱，将至法师前，擎华人云：“师从无始已来所有损恼、有情、诸有恶业，因今小疾并得消殄，应生欣庆。”法师顾视，合掌良久，遂以右手而自撑颐<sup>①</sup>，次以左手申左胫上<sup>②</sup>，舒足重累右胁而卧，暨乎属纆<sup>③</sup>，竟不回转，不饮不食。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问云：“和尚决定得生弥勒内众不？”法师报云：“得生。”言讫，气息渐微，少间神游，侍人不觉。属

---

①撑（zhī支）：支撑。②左胫（bǐ胫）：身体左侧。③纆（kuàng矿）：疾病临危。

纡方委，从足渐冷，最后顶暖，颜色赤白，怡悦胜常，过七日竟无改变，亦无异气。……

法师形长七尺余，身赤白色，眉目疏朗，端严若神，美丽如画。音词清远，言谈雅亮，听者无厌。或处徒众，或对嘉宾，一坐半朝，身不倾动。服尚乾陀，裁唯细氎，修广适中，行步雍容，直前而视，辄不顾盼<sup>①</sup>。……性爱怡简，不好交游，一入道场，非朝命不出。……

法师病时，检校翻经使人许玄备以其年二月三日奏云：“法师因损足得病。”至其月七日，敕中御府宜遣医人将药往看<sup>②</sup>，所司即差供奉医人张德志、程桃棒将药急赴，比至，法师已终，医药不及。时坊州刺史窦师伦奏法师已亡<sup>③</sup>，帝闻之哀恻伤感，为之罢朝，数曰：“朕失国宝矣！”时文武百僚莫不悲哽流涕，帝言已呜咽，悲不能胜。翌

①眴（mián免），斜视。 ②中御府，掌管皇帝日常事务如衣食住行等的官署。 ③坊州：今陕西黄陵、宜君一带。

日，又谓群臣曰：“惜哉！朕国内失奘法师一人，可谓释众梁摧矣，四生无导矣，亦何异苦海方阔，舟楫遽沉，暗室犹昏，灯炬斯掩。”帝言已，嗟惋不止。至其月二十六日，下敕曰：“窆师伦所奏玉华寺玄奘法师已亡，葬事所须并令官给。”至三月六日，又敕曰：“玉华寺玄奘法师既亡，其翻经之事且停。已翻成者，准旧例官为钞写。自余未翻者，总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损失。其奘师弟子及同翻经先非玉华寺僧者，宜放还本寺。”至三月十五日，又有敕：“玉华寺故大德玄奘法师葬日，宜听京城僧尼造幢、盖送至墓所。”法师道茂德高，为明时痛惜，故于亡后重叠降恩，求之古人无比此也。

于是门人遵其遗命，以簾帛为舆，奉神柩还京，安置慈恩寺翻经堂内。弟子数百人哀号动地，京城道俗奔赴哭泣，日数百千。以四月十四日将葬浐东<sup>①</sup>，都内僧尼及诸士庶共造殓送之仪，素盖幡幢、泥洹帐舆、金

<sup>①</sup>浐（chān产）：今陕西西安市东郊浐河东岸。

棺银椁、娑罗树等五百余事，布之街衢，连云接汉，悲笳凄挽，响匝穹宇，而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万余人。虽复丧事华整，而法师神枢仍存籓籛本輿。东市绢行用缙彩三千匹结作涅槃輿<sup>①</sup>，兼以华珮庄严，极为殊妙，请安法师神枢。门徒等恐亏师素志，因止之，乃以法师三衣及国家所施百金之衲置以前行，籓籛輿次其后，观者莫不流泪哽塞。是日缙素宿于墓所者三万余人。十五日旦，掩坎讫，即于墓所设无遮会而散。……

至总章二年四月八日，有敕徙葬法师于樊川北原<sup>②</sup>，营建塔宇。盖以旧所密迩京郊，禁中多见，时伤圣虑，故改卜焉。……

从显庆三年正月法师随车驾自洛阳返回西京讲起，讲到麟德元年二月法师在玉华宫逝世。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正月，高宗从东都回

①缙（zēng增）：古代丝织品的总称。 ②樊川：在今陕西长安南。

到西京长安，法师也随同返回。

七月，高宗敕请法师移居西明寺。这所佛寺是显庆元年八月十九日开始建造的，当时有敕说：

“以延康坊濮王旧居为皇太子建造道观和佛寺各一所。”让法师实地勘察，法师上奏说地方狭小，容不下两所寺观，于是全部用来建筑佛寺，道观改在普宁坊营造。佛寺先行建筑，到今年六月竣工。寺正面宽三百五十步，周围有好几里，左右和大道相邻，前后和民居相接，青槐环绕其外，绿水横穿其中，巍峨壮丽，都城中佛寺允推第一。……高宗先前已敕令官府挑选高僧五十人并各带侍者一人入居此寺，后来又叫挑选愿入佛门的童子一百五十人准备剃度。到七月十三日这天，在寺中设斋剃度，命法师亲临现场。七月十四日，迎请法师及其他僧人入寺，仪仗、幢盖和音乐等完全依照当年进入大慈恩寺及迎接御碑的规模。敕令西明寺供给法师上房一间，并新剃度沙弥十人作为弟子。高宗因法师为先朝所敬重，即位后愈加尊崇，去慰问的宦官、朝臣络绎不绝，施与的绵帛绫锦前后有一万多段，各种法衣也有好几百件。法师领受后，都用来为国家造塔及写经造像，还施舍穷人和外国的婆罗门等，随得随散，无所积蓄。法师发愿要修造十具毗佛像，一百万是一俱毗，这时也都造成。



中国重视《般若经》，前朝虽有译本，并不详备，僧众请法师重新翻译。但《般若》部帙浩繁，京城中杂务缠扰，加之寿命有限，法师担心不能完成，向高宗提出到玉华宫去翻译，高宗同意。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十月，法师从京师出发去玉华宫，协助译经的高僧和门徒们一同前去，所需各种物品完全按照京城中的旧例供给，到达后入居宫里的肃诚院。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正月一日，开译《大般若经》。这部经的梵文原本有二十万颂，文字繁多，门徒多次请求翻译时加以删节。法师准备接受大家的意见，象当年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那样，删除繁重。这一念头方起，当夜就梦见极其可怕的事情以相警诫，或是身临险地，或是猛虎扑咬，流汗颤慄，方才逃脱。醒后惊惧，向僧众说明还得全译。当夜又梦见诸佛菩萨眉间大放光明，照耀己身，使自己心意恬适，又梦见自己手捧花灯供养诸佛，又梦见自己登上高座为大众说法，很多人围绕身旁，恭敬赞叹，还梦见有人给自己献上名果。醒后欣喜，不敢再考虑删节，要完全依照梵文原本译出。……法师在西域得到的《大般若经》原本有三部，翻译时遇到文字可能有错误之处，就用三个本子互校确定，反复推敲，然后才写出译文，审慎之心，

从古以来没有人比得上。……法师在翻译这部大经时，常忧虑死期将至，总是一刻不停地工作，对僧众说：“玄奘今年已六十五岁，一定要死在这寺里了，这部经部头甚大，常怕译不完，希望大家加倍努力，勿辞劳苦。”到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十月二十三日，方才搁笔，一共六百卷，称为《大般若经》。法师合掌称庆，对徒众说：“这部经与此地有缘，玄奘能来这玉华寺，是经的力量啊。从前在京师，诸事干扰，没完没了，如今得以译完，都靠诸佛庇护，龙天扶佑。这部经是镇国之书，人天大宝，众人应当欢喜庆贺。”当时玉华寺都维那寂照，为庆贺译事完毕，设斋供养。当天将《大般若经》从肃诚殿请到嘉寿殿设斋处讲读。……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师派弟子窥基奉表闻，并请高宗御制经序。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冯义宣读敕令准许法师的请求。

法师译成《大般若经》后，感到体力衰竭，知道死期将至，对门人说：“我来玉华寺，本为了《般若》，如今已经译成，我的生命到了尽头，我死后，你们料理我的后事务必俭省，可以用粗席裹身发送，选择山涧僻静之处葬埋，切勿邻近宫寺，污秽不洁之身应该远离才好。”门徒们听了十分悲哀，擦着泪水说：“和尚精力尚可，容貌也与往日

无异，为什么忽然讲出这样的话来？”法师说：

“我自己知道，你们怎能明白。”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正月一日，译经高僧和玉华寺僧众又恳切请求法师翻译《大宝积经》。法师看到大家情意诚挚，勉强翻译了几行，就收起梵文经本，对大家说：“这部经的部帙和《大般若经》相同，玄奘自量精力，不能再承担，死期将临，已为时不远，现在想去兰芝谷等处向所修造的十俱胝佛像礼拜告别。”说罢就与门人一同前去，僧众相对无不潸然泪下。礼拜后回到寺里，专心修持，不再翻译。

到正月八日，弟子高昌僧玄觉对法师说他做了个梦，梦见一座高大壮丽的塔，忽然崩倒，惊醒后起来，告诉法师。法师说：“和你无关，这是我即将寂灭的征兆。”到九日傍晚，法师在房后跨过门槛时失足跌倒，脚胫碰破了一些皮，因此病倒，神色一天不如一天。

到十六日，法师象从梦中醒来，口说：“我眼前有白莲花，象盘子般大，鲜洁可爱。”十七日，法师又梦见成百上千的人，魁梧高大，都穿着锦衣，手捧各色绮绣和鲜花珍宝，从法师卧室装饰起，遍及翻经院内外，直至院后的山岭树木，还处处树起幢幡，五彩间杂，并奏着音乐，又见门外有

无数宝车，载着种种香食美果，都非人间所有，纷纷捧来供养法师。法师辞谢道：“这样的美味，只有已证神通者才配享用，玄奘还没有修到这种地位，怎敢随便接受。”尽管推辞，但仍进食不止。身旁服侍的人一声咳嗽，法师才惊醒，睁开眼，向寺主慧德讲说梦中所见。法师又说道：“玄奘一生所修的福慧，根据梦中所见，似乎还没有虚抛，看来佛家的因果之说并非虚妄。”于是叫嘉尚法师记下自己翻译的经论，共七十四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记下自己所造俱胝画像、弥勒像各一千幅，及所造素像十俱胝，所抄写《能断般若》、《药师》、《六门陀罗尼》等经各一干部，所供养穷人和僧人各一万人，所烧千百盏灯，所救赎几万生灵。记录完毕，叫嘉尚宣读，听毕合掌欣喜称庆。又告诉门人说：“我死期已到，想广为施舍，叫有缘的都来。”于是法师施舍了全部衣物，叫再造佛像，并请僧众举行法事。到二十三日，设斋施舍。这天又叫塑工宋法智在嘉寿殿立起菩提像的骨架，然后向玉华寺众僧和译经高僧以及门徒们欣然辞别，说：“玄奘这个毒身实可厌恶，如今要做的事都已做完了，不应久留，愿以所修福慧回赠众生，和众生一起往生睹史多天列入弥勒内眷属中，以奉事慈氏菩萨，将来佛重临尘世，也愿意跟随到世间

广作佛事，直至修成无上的彻悟。”……当时寺主慧德又梦见有成千躯金像从东方到来，降落到翻经院里，香花满天。

到二月四日半夜里，给法师看病的明藏禅师见到有两个人都身高一丈多，一起捧着一朵白莲花有车轮般大，花分三重，叶长一尺多，光洁可爱，捧到了法师面前，捧花人说：“法师前生多少世以来所积有的烦恼、欲念以及种种恶业，由于今日的小疾都得以消除，应该感到欣庆。”法师举目注视，合掌良久，然后先用右手支着头，再把左手平放到身体左侧，伸展并交叠双腿向右边侧卧，直至临危，不再转动，不进饮食。到五日（公元664年3月8日）半夜里，弟子光等人问道：“和尚是否定能往生弥勒内眷之中？”法师回答道：“定能往生。”说毕，气息渐微，过了不一会就安静地逝世，连侍候的人都没有觉察。到收敛时，遗体先从足部冷起，最后只有顶部还温暖，脸色白里见红，和悦之状胜过平时，过了七日仍不改变，也毫无气味。……

法师身高七尺多，肤色红白，眉目清朗，端严如神，美丽如画。发音清亮，言谈典雅，听的人从不会厌倦。无论和徒众相处，或和贵宾应对，能一坐半天，身子不会摇动。服装喜好黄色，只用细棉

布缝制，长宽适中。走路时仪态从容，只看着前方，从不左顾右盼。……生性淡泊，不喜欢交游，一进道场，没有朝廷命令决不随便出来。……

法师患病期间，检校翻经使人许玄备在二月三日曾奏报朝廷：“法师因伤足得病。”到这月七日，高宗敕令中御府派遣医官带着药物前去诊治，中御府当即委派供奉医人张得志、程桃棒携带药物赶去，等赶到时，法师已去世，来不及施用医药。当时坊州刺史窆师伦奏报法师去世，高宗得知哀痛感伤，为之停罢朝会，多次说：“朕失掉国宝了！”在场的文武百官无不悲哀流泪，高宗说过后也禁不住悲伤哭泣。第二天，高宗又对百官说：“可惜啊！朕国内失去玄奘法师一人，可以说僧众中的栋梁摧折了，众生无人引导了，这何异于苦海方隅，渡船忽沉，暗室尚昏，灯炬熄灭。”说毕，仍感伤叹息不止。到这月二十六日，高宗下敕说：“窆师伦所奏玉华寺玄奘法师已去世，丧事所需都由官府供给。”到三月六日，又有敕说：“玉华寺玄奘法师既已去世，译经之事暂时停止。已经译成的，依照旧例由官府派人抄写。其余未译的经本，都交付大慈恩寺保管，不让散失。玄奘法师的弟子以及共同译经而原先不是玉华寺的僧人，应放回本寺。”到三月十五日，又有敕说：“玉华寺已故高僧玄奘法

师下葬之日，可听任京城僧尼制作幢、盖送到墓地。”法师道深德高，为圣明所痛惜，所以在逝世后屡次降恩，查之古人没有一个能象这样。

这时门人遵照法师遗命，用竹席盖车，把灵柩送回京师，停放到大慈恩寺的翻经堂里。弟子几百人哭声动地，京城僧俗也前来哭泣，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四月十四日将下葬于浐河东岸，京城里的僧尼以及官员百姓都预备了送葬的仪仗，有素盖幢幡、涅槃帐舆、金棺银椁、娑罗树等五百多件，陈列街道，连云接日，哀乐凄婉，响彻云霄，京城和五百里内各州前来送葬者有一百多万人。尽管丧仪华丽齐整，法师的灵柩却仍放在竹席车中。京城东市绢行用彩帛三千匹结成涅槃帐舆，上面饰以华珮，极其精美，请求用来安放法师的灵柩。门徒等怕有亏法师的夙愿，谢绝了请求，只把法师的三套法衣和太宗所赐百金袈裟放在这涅槃帐舆里走在前头，法师的竹席灵车跟在后面，观看的人无不流泪悲泣。当天有僧俗三万多人留宿墓地。十五日清晨，下葬已毕，在墓地举行了无遮施舍才离散。……

到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四月八日，高宗敕令迁葬法师到樊川北原，并建舍造塔。这是由于原来的葬地离京郊太近，禁中常能看到，容易引动高宗的哀思，所以要改葬他处。……